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 无人生还

王丽丽／刘万勇／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 第　一　章

## 1

在头等吸烟车厢的角落里，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抽着雪茄，饶有兴趣地浏览着《泰晤士报》上的政治新闻。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报纸，瞥了一眼窗外。火车正在穿越萨默塞特郡（英格兰西南部一郡）。他看了一下手表——火车还得跑两个小时。

沃格雷夫先生满脑子装的都是报上有关黑人岛的报道。这个岛曾以最低价被一个喜欢驾驶快艇的美国百万富翁买走。他在德文郡（英格兰西南部一郡）沿海的这个小岛上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常常晕船，这使他最终不得不忍痛出售别墅和岛屿。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广告充斥各种报刊。在有人宣称小岛被欧文先生买走之后，种种流言蜚语接踵而至。有的说，黑人岛的真

正买主是加布里埃尔·特尔小姐，大名鼎鼎的好莱坞明星！她想每年在小岛过上几个月轻松自在的日子，躲过公众的注视与追逐！比西·比巧妙地暗示，这地方有可能成为王室的另一处行宫?！梅里韦瑟先生则私下告诉他，这地方已被他人购得，是为终于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扬·洛德·L度蜜月准备的！而弗纳斯先生却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宣称，事实上黑人岛早就被英国海军部买下作为某些秘密试验的观察点了！

显然，黑人岛成了众目注视的中心！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的笔迹难以辨认，但字里行间不时呈现出几个异常清楚的词。"亲爱的劳伦斯……这么多年我听到你的消息……一定来黑人岛……最迷人的地方……那么多次交谈……往昔的岁月……享受自然……日光浴……十二点四十分从帕丁顿……在奥克布里奇见……"写信人落款用的是花体字"永远的康斯坦斯·卡明顿"。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康斯坦斯·卡明顿夫人的情景。那是七年——不，八年以前的事了。她那时到意大利接受日光浴，一个人在乡下和意大利农民住在一起。后来，他听说她去了叙利亚。和贝都因人[1]住在一起，打算在那里接受更强烈的日光浴。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心想，康斯坦斯·卡明顿属

① 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译注。

于那种女人，为了在自己周围制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宁愿花巨资买下一座岛！他对自己合乎逻辑的推论满意地点点头，然后打起了瞌睡……

他睡着了……

## 2

三等车厢里只有五六个乘客。维拉·克莱索恩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她心想，今天坐火车真是太热了，等到了海边就好了。能得到眼下这个工作真是幸运，通常她在假期里能找到的工作就是照看一大群孩子，秘书的位置简直不可能。即使委托职业介绍所也没什么希望。

可今年，她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信上说：

职业的妇女介绍所向我推荐了您。她们对您的人品非常了解。我很高兴接受您的应聘条件，并希望您从八月八号开始工作。火车十二点四十分从帕丁顿车站开出，您将在奥克布里奇车站遇见接您的人。随信附上五英镑路费。

您忠诚的

尤纳·南希·欧文

信封上印有地址：黑人岛，斯蒂克黑文，德文郡……

黑人岛！近来报上都是关于它的形形色色的传闻，那座百万富翁的别墅据说是绝顶的豪华现代。

维拉·克莱索恩被这个学期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她

想:"在三流学校里做个教游戏的老师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但愿我能在体面的学校里找份工作。"

这时,她心里一阵发冷:"不过,我目前已经很幸运了。毕竟,人们不喜欢验尸,即使验尸官宣判我无罪!"

她记得,他甚至赞扬了她的勇敢和沉着。作为一场审讯,这是最好不过的结果了。而且汉密尔顿先生对她非常友好——只是雨果——她不愿想起雨果!

维拉禁不住打起了冷战,虽然这时车厢里酷热难耐。她甚至暗自希望自己不是正在前往海岛的火车上。一幅画面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西里尔的头,一起一伏,游向礁石……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她自己劈开浪花轻松地游在他后面。可她心里清楚,她追不上了……

海水湛蓝温暖,许多个早晨,他们躺在海边金色的沙滩上,雨果轻轻地对她说:"我爱你,我爱你……"

她不能再想雨果……

维拉睁开眼睛,视线正好落在她对面的男人身上。这是个面孔黝黑的高个男人,两只眼睛长得紧靠在一起,一张让人感觉傲慢甚至有点儿残酷的嘴巴。

维拉想:"这肯定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 3

菲利普·隆巴德瞬间工夫就对面前的姑娘做出了判断:

"相当有魅力,可能是个教员。"

一个冷美人。他猜测这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姑娘——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灾难。他喜欢同这样的人较量……

不，他皱起了眉头，别胡思乱想了。眼前可是笔大生意。他必须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感到很奇怪。那个小个子犹太人身上笼罩着一团迷雾。

“要，还是不要，隆巴德上尉？”

他有些迟疑地问：

“一百几尼金币，是吗？”

说这话时，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一百几尼金币对他算不了什么。实际上，一百几尼金币足以使他后半生衣食无忧了。不过，他想该死的犹太人是不会上当的。在金钱方面你绝对骗不了他们。犹太人太精明了！

他仍然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调说：“你不能提供更多的情况吗？”

艾萨克·莫里斯先生摇了摇微秃的脑袋。

“不能，隆巴德上尉。事情就这样。我的委托人听说你素以临危不惧而闻名。他委托我付给你一百几尼金币作为你到德文郡的斯蒂克黑文旅行的报酬。距那里最近的火车站是奥克布里奇。你会在那里遇到接你的人和开往斯蒂克黑文的汽车。到斯蒂克黑文后，有汽艇送你上黑人岛。然后，一切由我的当事人安排。”

隆巴德突然问：“多长时间？”

“最多不超过一星期。”

隆巴德摸了摸胡子，说：

"你知道我不能什么都干——违法吗？"

说这话时，隆巴德飞快地瞥了一眼莫里斯。

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浮上莫里斯极具犹太人特征的厚嘴唇上。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如果出现违法的事，你完全有权利离开。"

该死的畜生，他笑了！好像他相当了解隆巴德以前的行为并非处处合法……

隆巴德气得直咧嘴。

啊，他曾有一两次几乎犯法！但最后都顺利脱身！关键在于能够把握界限，见好就收！

对，关键在于掌握界限。他想他在黑人岛上一定会过得很愉快……

## 4

在禁烟车厢里，六十五岁的埃米莉·布伦特小姐像往常一样，腰板笔直地坐在座位上。她向来讨厌懒洋洋的姿势。她的父亲是一位守旧的陆军上校，特别讲究举止。

现在的年青人举止随便，不拘小节，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其它地方……

坐在拥挤的三等车厢里的布伦特小姐，完全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传统氛围中，浑然不觉车厢里的炎热与嘈杂。现在的人总是小题大作！拔牙要打止痛针——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要坐舒服的椅子和垫子。姑娘们的穿着随随便便，

到了夏天，几乎是半裸地躺在海滩上。

布伦特小姐紧闭嘴角，腰板笔挺地坐着。她想给周围的人做个榜样。

布伦特小姐想起了去年暑假。而今年暑假，将和去年迥然不同。黑人岛……

她又看起那封她已经读了无数遍的信：

亲爱的布伦特小姐：

希望您还记得我？几年前的一个八月，我们同住在贝尔黑文旅馆。我们似乎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目前我在德文郡沿海的小岛上开了一家旅馆。那里的饭菜美味可口，来往的客人也都是恪守传统的、有教养的绅士、太太。在那里，您看不到半裸的人，也不会在半夜里受到留声机的骚扰。如果您能作为我的客人，在黑人岛上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将十分高兴。八月初是否合适？大约是八月八号。

您的忠诚的

尤纳·南希·欧文

写信人的签名很难辨认。埃米莉·布伦特不耐烦地想：“现在签名花里胡哨的人真多。”

她的思绪回到了贝尔黑文。她连续在那里过了两个夏天。见到过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叫什么名字来着？——她的父亲是位教士。还有一位奥尔顿——奥曼太太——噢，不，是奥利弗太太！对——奥利弗太太。

黑人岛！报纸上有些关于它的报道——关于好莱坞明星的——或者是关于那个美国百万富翁的？

经常有类似黑人岛这样的地方被廉价出售——海岛并不适合所有的人。那只是幻想中的浪漫乐园，一旦在那里生活，才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房主总是急于脱手。

埃米莉·布伦特心想："总而言之，我会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随着收入的急剧下降以及一些投资不能及时支付股息，有些实际问题埃米莉就不得不考虑了。但愿她对奥利弗太太——或是奥利弗小姐？——能够回忆起再多一点儿。

## 5

麦克阿瑟上将注视着窗外。火车正驶入埃克塞特，他得在那里换车。这种支线慢车真是糟透了！实际上黑人岛离这里的直线距离并不远。

他至今尚未弄清欧文这家伙究竟是谁，好像是斯普福·莱加德的朋友——也好像是约翰尼·戴尔的。

"你的几个老朋友都要来——你们可以在一起重叙友谊。"

啊，他非常喜欢和人谈论往昔的岁月，其中的乐趣无法言说。只是近来他觉得朋友们都在躲避他。都是那些该死的谣言。上帝，太可怕了，差不多有三十年了！他猜想是阿米塔奇说的。该死的东西！关于那件事他都知道什么呢？算

了，想也没用！有时候，一件事会越传越走样！

现在，他就想快点到黑人岛。关于这个小岛，有很多流言蜚语。谣传不是归了海军部，就是归了陆军或空军……

据说那个年轻的美国百万富翁埃尔默·罗布森为建设黑人岛花去了上千万美元。因而每一处都是极尽豪华……

埃克塞特！还要再等一个小时！他真有点等不及了。恨不得马上就到……

## 6

阿姆斯特朗先生正开着他的莫里斯汽车穿过索尔兹伯里平原。他已疲劳已极……看来成功都要付出代价。阿姆斯特朗的诊所坐落在哈利大街，里面设备先进，装饰典雅。可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病人。他每天不得不穿戴整齐地坐在里面，等待着幸运之神来叩响他的大门。他渴望成功！

啊，终于成功了！他真走运！当然是运气加技术。阿姆斯特朗的技术相当精湛——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成功，还要运气好。阿姆斯特朗的运气不错！他给两位身份高贵的妇女治好了病，结果这两人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你最好去找阿姆斯特朗医生。别看他年纪不大，医术却很高明。帕姆的病这么多年找了好些医生都无法确诊。可阿姆斯特朗医生一下子就找到了病根，准极了！”就这样，他的声誉越来越高。

阿姆斯特朗真的成功了。现在他几乎没什么空闲时间，

每天病人都排得满满的。所以，他很高兴今天早上能离开伦敦，到德文郡沿海的小岛上过几天轻松日子，虽然这还不能算是假期。他收到的那封信措辞含糊，但随信附来的支票却不含糊，一大笔钱！这家姓欧文的一定是滚在钱堆里了。不过有点麻烦的是，做丈夫的似乎正为妻子的健康忧虑，想在不惊动她的前提下了解一些情况。大概是做妻子的拒绝看医生。有些神经紧张——

神经紧张！医生耸了耸眉毛。这些神经质的女人！不过，这对他的生意倒是很有好处。找他看病的妇女一半以上没有病，只是情绪倦怠，厌烦，但是她们并不喜欢听实话！人总是能够给自己找出点不适之处。

"不是病的病也要认真对待——而这种病真正需要的是调整情绪。一个简单的疗法。"

对那些因情绪导致不适的病人来讲，最好的药物就是信仰疗法。阿姆斯特朗举止优雅、高贵——他能激起人们的信任和希望。

幸运使他从十五年前那件事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可怕的事件，几乎使他崩溃。现在他已振作起来，彻底戒了酒。啊，真是太险了，虽然……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一辆巨大的高级达尔梅因赛车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阿姆斯特朗躲闪不及，差点冲进路旁的树障。一个在乡下横冲直闯的野小子。阿姆斯特朗恨得头顶冒火。差点没把命送进去。该死的蠢货！

## 7

托尼[1] 的汽车轰鸣着开进了米尔，他心想："太可怕了，这么多汽车像虫子一样在公路上爬行。到处都堵。他们大概还在途中呢！在英格兰开车真让人沮丧。哪像在法国，简直可以放开跑……"

他把车停在这儿是想喝点东西再加紧赶路，时间充足得很！只剩下一百多英里了。他要了杜松子酒和啤酒。天太热了！

如果天一直这么热下去，黑人岛可真是个避暑的好去处。他一直弄不清楚欧文夫妇是什么人。可能既有钱又卑鄙。巴杰尔最擅长打探这类人的丑闻。当然，他必须付钱。可怜的老朋友，现在太穷了……

但愿他们能一直这么养尊处优。人们从来摸不透这些有钱人，并且常常对他们心存嫉恨。可惜关于加布里埃尔·特尔小姐买下黑人岛的传闻是假的。他可真想和那个大明星在一块呆上几天。

嗨，算了，那里一定会有姑娘的……

从旅馆出来，托尼伸伸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又抬头看看天，然后钻进了汽车。

几个年轻女人站在路边，颇带欣赏意味地看着他——托尼足有六英尺高，身材匀称，头发卷曲，晒得黑黑的面孔，

---

① 安东尼·马斯顿的爱称。——译注。

一对热情洋溢的蓝眼睛。

托尼踩上离合器，汽车轰鸣着跃上窄窄的街道。老人和孩子吓得赶紧跳开。孩子们艳羡地目送着汽车奔驰而去。

安东尼·马斯顿继续他的凯旋式的游历去了。

## 8

布洛尔先生坐在从普利茅斯开出的慢车上。车厢里除他以外只有一个乘客，一位视力模糊的老海员。这会儿已经睡着了。

布洛尔先生认真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全在这儿啦，”他自言自语道。“埃米莉·布伦特，维拉·克莱索恩，阿姆斯特朗医生，安东尼·马斯顿，老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菲利普·隆巴德，麦克阿瑟上将，男佣人和他的妻子：罗杰斯夫妇。”

布洛尔合上本子，放回口袋里。他扫了一眼角落里沉睡的老人。

“醉得七颠八倒了。”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布洛尔先生认真考虑着眼前的事。

“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他反复思忖着，“但愿不出差错，一切顺利。”

他站起来，在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镜子里是一张瘦长的、留着小胡子的、颇有点军人气质的脸。但上面毫无表情，两只灰色的眼睛紧紧靠在一起。

“可能是个少校，”布洛尔说，“不，我忘了，那里有个老

兵油子。他这么快就影响了我。”

“我假装是从南非来的。所幸那批人里没有一个去过南非。况且我一直在看旅游指南，到时聊起来不会出差错。”

幸亏有各种类型的殖民地。布洛尔先生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可以进入南非来客这个角色了。

黑人岛。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地方……小岛距海岸大约一海里，岛上到处都是鸥粪，不时散发着臭气。整个岛的形状非常像一个巨大的黑人头颅，黑人岛因此而得名。

把别墅建在那种地方真是太滑稽了！岛上的气候变化无常！美国佬真是异想天开！

车厢角落里的老人醒了，睡眼惺忪地说：

“你永远摸不透大海的脾气——永远摸不透！”

布洛尔先生附和道：“是的，谁都摸不透！”

老人打了两个嗝，悲哀地说：

“暴风雨要来了。”

布洛尔先生笑笑：

“不会的，老先生，天气好得很呢。”

老人生气了，说：

“暴风雨就要来了。我已经闻到它的气味了。”

“也许你是对的。”布洛尔息事宁人地说。

火车到站了，老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我该下车了。”他摸索着窗户。布洛尔走过来帮他。

老人站在门口，不停地眨动着蒙眬的双眼，又举起一只手。

“祈祷吧，”他说，“祈祷吧。末日就要到了。”

老人从车厢门口跌到了月台上。躺在地上他仍然不停地对布洛尔说：

“我告诉你，年轻人，末日就要到了。”

回到座位上，布洛尔心想：“他的末日比我的先到！”

但是这一次，布洛尔先生错了……

# 第　二　章

## 1

奥克布里奇车站。刚下车的一群旅客聚集在车站外面，他们身后是提着箱子的脚夫。其中一个人喊："吉姆！"

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

司机问："是去黑人岛吗？"话里带着德文郡口音。

四个声音一齐回答："是的。"话音刚落，每个人的目光迅速扫过其他三个人。

司机把目光停留在四人中最年长的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身上。

"先生，这儿有两辆出租车。有一辆要等从埃克塞特开过来的慢车——大约还要五分钟——有位先生坐这趟车来。有人愿意等吗？那样要舒服些。"

非常清楚自己的秘书地位的维拉·克莱索恩立即说："我愿意等。"又看看其他三位："你们走不走？"她的声音和

目光都带有身居高位的人所特有的命令意味。可能她在女孩子们的网球比赛中一直充当指挥。

布伦特小姐生硬地说："谢谢你。"低头进了汽车。车门一直是开着的。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也跟着进了汽车。

隆巴德上尉说："我和小姐一起等——"

"我姓克莱索恩。"维拉说。

"我叫隆巴德，菲利普·隆巴德。"

脚夫把行李放进了汽车。车里，贾斯蒂斯·沃格雷夫文质彬彬地说："今天天气真好。"

布伦特小姐应道："是的，天气确实不错。"

这是位气质高贵的绅士，她心里想。一点不像通常在海滨旅馆见到的那种人。看来奥利弗先生或者奥利弗太太结交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询问道：

"您对这个地方熟悉吗？"

"我去过康沃尔和托基[1]，德文郡的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来。"

法官说："我对这个地方也不熟。"

汽车开走了。

第二辆出租车的司机对维拉和隆巴德说：

"进来坐坐吗？"

---

① 康沃尔为英格兰西南部一郡，托基为英格兰西南部一城市。——译注。

维拉果断地说："不用。"

隆巴德上尉笑了。他说：

"阳光越来越强，要不然你先到车站里呆一会儿。"

"不，刚从闷热的车厢出来，不想再进去了。"

"是的，这种天气坐火车真不舒服。"

维拉说："我希望一直这样——我指天气。我们英国的夏天变幻莫测。"

又没话找话地，隆巴德问：

"你对这个地方熟悉吗？"

"不熟悉，以前从没来过。"为了让对方明了自己的身份，维拉又迅速地加上一句："我连我的雇主还没见过呢。"

"你的雇主？"

"是的，我是欧文太太的秘书。"

"噢，我明白啦。"从声音里，可以听出隆巴德的态度明显有了改变。"真不简单。"

维拉笑了。

"嗨，其实没什么。她的秘书突然病了，她给职业介绍所拍了一封电报，要求提供人选，职业介绍所推荐了我。"

"噢，是这样。恐怕你不喜欢这个工作吧？"

维拉又笑了。

"只是短期的——假期里干干。我在一所女子学校有份固定工作。事实上，知道能到黑人岛来，我激动得不得了。报纸上有那么多关于它的报道。它真的有那么迷人吗？"

隆巴德说：

"不知道。我从没来过。"

“噢，真的吗？我想欧文夫妇一定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们长什么样？”

隆巴德心想：“这可有点麻烦，我是说见过他们还是说没见过呢？”突然，他灵机一动。“哎呀，你胳膊上爬了只黄蜂。别动，千万别动。”然后，猛地一挥手，“好啦，飞走了。”

“啊，谢谢你。今年夏天黄蜂特别多。”

“是的，大概是天太热了。我们在等谁，你知道吗？”

“我一点儿不知道。”

“呜……”一声长长的火车汽笛声传了过来。隆巴德说：“火车到了。”

一位个子高高的、颇有军人风度的老头子出现在站台出口。老人精神矍铄，银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几乎全白的胡子也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身旁的脚夫，被肩上的大皮箱压得摇摇晃晃的，对着维拉和隆巴德做了个手势。

维拉以秘书小姐的姿态款款上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欧文太太的秘书。汽车正等着您呢。”稍顿，又加上一句：“这是隆巴德先生。”

老人那双虽然已显暗淡，但仍然十分敏锐的目光落在了隆巴德身上。片刻，任何人都看得懂的评判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

“漂亮的家伙。不过肯定有点问题……”

三个人坐进了出租车。汽车穿过奥克布里奇寂静的街道，又在普利茅斯大道上跑了大约一英里，然后进入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尽管车子不停地颠簸，但是满眼绿色还是让

人感到心旷神怡。

麦克阿瑟上将说：

“我对德文郡的这一部分一点不熟悉。我住的地方在东德文——刚好与多塞特[1] 接壤。”

维拉说：

“这里太美了。青山，红土，一切都那么新鲜可爱。”

菲利普·隆巴德说：

“就是有点闭塞……我喜欢开放的乡村，在那儿你能看到许多新鲜事……”

麦克阿瑟上将问隆巴德：

“我想，你一定出国游历过吧？”

隆巴德轻蔑地耸了耸肩膀。

“是的，我到处漫游，先生。”

他心想：“接下来他该问我是不是打过仗了。这些老家伙总爱这么问。”

但是麦克阿瑟上将没有提战争。

## 2

汽车翻过一个陡峭的山坡后到达斯蒂克黑文——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仅仅是几排农舍、一两只停泊在岸边的渔船。

夕阳照耀下，他们看到了耸立在海面上的黑人岛。

维拉惊呼：“这么远！”

① 多塞特：英格兰南部一郡。——译注。

眼前的黑人岛与她不止一次在心中描画的相去甚远。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紧靠着海岸，美丽的白色房屋鳞次栉比。可远处的黑人岛上根本看不到房子，只能看到粗犷鲜明的岩石轮廓，就像一只巨大的黑人头颅。好像有什么不祥之感。维拉禁不住微微发抖。

在一家名为“七星”的小旅馆外面坐着三个人。身板笔直的布伦特小姐，弯腰弓背的老法官沃格雷夫，还有一位神态自大、直率的男人。他走上前来说：

“看来还是等你们一起走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戴维斯·纳塔尔，出生在南非，哈哈！”

他的笑声轻松愉快。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用恶毒的目光盯着他，好像恨不能把他送上法庭。埃米莉·布伦特小姐对他的自我介绍无动于衷。

“上船前哪位想喝点什么吗？”戴维斯先生热情地问。

无人响应。戴维斯转身招了一下手。

“那么，就不耽搁了。好客的男女主人正等着我们呢。”他说。

他感觉到人群里弥漫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紧张情绪。好像提到主人竟把客人们吓住了。

看到戴维斯先生的手势，一个男人走了过来。方才他一直在附近一堵墙边倚着。摇摇晃晃的步态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渔民身份。黑红的脸上一对游移不定的目光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说话带有德文郡口音。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上岛吗？船正等着呢。还有

两位先生要开车来，不过欧文先生说不等他们了，他们到的时间说不准。"

几个人全站了起来。向导带他们沿着小码头走过去。一艘汽船停靠在码头边。

埃米莉·布伦特说：

"这么小的船。"

船主解释说：

"这可是艘上好的船，夫人。你坐着它去普利茅斯，眨眼工夫就到了。"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尖刻地说：

"坐船的人很多。"

"再多两倍也没问题，先生。"

菲利普·隆巴德愉快地说：

"一切都很好。令人愉快的天气——无风无浪。"

迟迟疑疑地，布伦特小姐在别人的帮助下上了船。其他人也跟着鱼贯而入。迄今为止，游客相互之间还相当冷淡，仿佛每个人都对其他的人心存疑虑。

缆绳都快解开了，向导突然停手了，钩篙还拿在手里。

顺着从村子里延伸出来的小路，一辆汽车正朝码头飞奔而来。那是一辆相当大、又相当漂亮的汽车。方向盘后坐着一个年轻人，头发被风吹得向后高高扬起。落日余晖中，他看上去不像一个人，而像一个年青的神，一位从北欧"萨迦"里走出来的英雄之神。①

---

① "萨迦"：中世纪北欧英雄传奇。——译注。

他按响了喇叭，巨大的声音在海湾的岩石间回荡。

那是一个奇特的时刻。那一刻，安东尼·马斯顿似乎超越了人世。那一刻，也给在场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3

坐在船头的弗雷德·纳拉科特觉得很奇怪。怎么欧文先生的客人跟他想象中的一点不一样。他想象中的那些客人可比眼前的这些人高贵得多。豪华游艇上的盛装男女都是既富有又傲慢的。

也一点不像埃尔默·罗布森先生的那些朋友。想起那个百万富翁的客人们，一缕微笑浮上弗雷德·纳拉科特的唇边。那些人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狂欢。

弗雷德想这个欧文先生肯定与众不同，有点怪，他至今既没见过欧文先生，也没见过欧文太太。因为欧文先生从没来过这儿。一切事务都由那个莫里斯先生代理。所有的指示都非常清楚，报酬也是当场交付。真是奇怪，报上说欧文先生是个神秘人物，看来果真不错。

或许最终还是加布里埃尔·特尔小姐买下了黑人岛。但是弗雷德转身再看看船上的游客，马上又觉得不可能。这些人里没有一个看上去像是和明星交往的人。

他冷静地对这些人一一做出判断。

那个老处女——酸腐的家伙——他了解这种人，肯定是个难对付的。那个军人派头的老绅士——像个真正的军人似的，冷眼观察着他。那个年轻小姐挺漂亮——但是太普

通了，不迷人——好莱坞不会选中她。那个说话直爽、嘻嘻哈哈的家伙——不像个有身份的人，可能就是个退休的商人，弗雷德·纳拉科特想。另外那个瘦瘦的虽然满脸饥色，眼神却很尖锐的先生，是个古怪的人，很古怪。他倒是很可能与电影界有些关系。

船上只有一位游客让人看着愉快。就是最后开车来的那位(多漂亮的车！这种车以前在斯蒂克黑文从未见过。买一辆这样的车得花好多好多钱)。这人真让人羡慕，这么有钱。如果船上这群人都像他……突然，他心里有谱了。

这件事越想越让人觉得怪——从头到尾都很怪——非常怪……

## 4

汽船绕过礁石，在海面上“突、突”地前进。终于看到岛上的房子了。岛的南面与其它部分很不一样，它成一个斜坡，缓缓地没入海面。别墅是一幢不高的方形建筑物，外观很新潮，尤其是那设计新奇的圆形大窗户，可以使整座房子的光线非常充足。

一座让人兴奋的房子——正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弗雷德·纳拉科特关上发动机，汽艇缓缓进入岩石间一个天然形成的水湾。

菲利普·隆巴德说：

“暴风雨的天气在这登岸肯定很困难。”

弗雷德·纳拉科特笑着说：

"刮东南风的时候是不能在黑人岛登岸的。有时一个多星期它都和大陆无法联系。"

维拉·克莱索恩想：

"供应伙食一定很困难。这是海岛最不方便的地方。在这里日常起居是很麻烦的。"

汽船停靠在岸边的礁石旁。弗雷德·纳拉科特跳下船，和隆巴德一起帮助其他人一一走下船。然后，他迅速地把船拴在礁石上，领着人们踏上了石级。这些石级，都是在悬崖上开凿出来的。

麦克阿瑟上将说：

"哈！这地方真让人喜欢。"

其实他心里很不自在，该死的鬼地方。

走到石级尽头，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庭园，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别墅大门洞开，衣着得体的男管家正在门口恭候他们。他的严肃、庄重，使人们心中的忧虑一扫而光。尤其别墅是那么诱人，在庭园里看，更显得豪华典雅……

管家走上前微微鞠了个躬。这是个身材修长的男子，灰白色的头发让人肃然起敬。他说：

"请跟我来。"

宽敞的大厅里，各种饮料都已准备停当，五颜六色的瓶子一排排地摆在桌上，让人眼花缭乱。安东尼·马斯顿不由精神一振。他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炫耀。没别的！老巴杰尔为什么让他到这来？不管怎样，这都是些好酒。还放了许多冰。

那管家正说什么呢？

欧文先生——不巧被耽搁了——明天才能到。指示——他们需要的一切——他们是否想到自己的房间去？……八点钟开晚饭……

## 5

维拉跟着罗杰斯太太上了楼。罗杰斯太太推开走廊尽头的一扇房门，出现在维拉面前的是一间非常漂亮的卧室。两个大大的窗户，一个临海，一个朝东。维拉高兴得叫了起来。

罗杰斯太太说：

“希望你对这儿的一切都满意，小姐。”

维拉看看四周。她的行李已经送到并且解开了。房间另一边有扇门，通往用淡蓝色瓷砖镶嵌的浴室。

她说：“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如果有事情打铃，小姐。”

罗杰斯太太的声音平淡、单调。维拉好奇地上下打量她。一个苍白的、幽灵般的女人！着一身黑衣，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后面，外表显得端庄、体面。只是古怪的目光游移不定。

维拉想：

“她恐怕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是的，她害怕！

她看上去像是内心有着极大的恐惧……

维拉背上一阵发麻。这个女人究竟怕什么呢？

维拉自我介绍说：

“我是欧文太太新请来的秘书。我想您知道的。”

罗杰斯太太面无表情地说：

“不，小姐，我不知道。我只是根据客人的名单安排住处。”

维拉说：

“欧文太太没有提起过我吗？”

罗杰斯太太的睫毛闪动了一下。

“我还没有见过欧文太太。我们两天前才到这儿。”

欧文夫妇真是一对怪人，维拉心想。她大声问：

“各处的服务员都是哪些人？”

“只有我和罗杰斯，小姐。”

维拉皱起了眉头。整座别墅里八个人——加上男女主人十个人——可只有一对夫妇为他们服务。

罗杰斯太太说：

“我擅长烹饪，罗杰斯料理家事也很熟练。当然，我事先不知道会来这么多人。”

维拉说：“你忙得过来吗？”

“噢，可以，小姐，我忙得过来。如果经常有这么多人，或许欧文太太会另外增加人手。”

维拉说：“希望能这样。”

罗杰斯太太转身走了，像个影子似的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点脚步声都没有。

维拉走到窗边坐下。她心里有点乱，不知怎么回事，眼前的一切都有点怪。欧文夫妇隐而不见，幽灵般的罗杰斯太

太。还有那些客人们！是的，这些客人也显得很古怪。一群奇怪的人。

“希望能见到欧文夫妇……真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她站起来，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是一间现代风格的卧室。光滑的镶木地板上铺着米色的地毯——浅色墙壁——墙上镶嵌着一人多高的镜子，明光锃亮。壁炉台上放着一只很大的白色大理石做成的，形状像熊一样的现代雕塑。雕塑中间，非常巧妙地插入了一个时钟。在钟的镀铬框上，夹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羊皮纸——上面有一首诗。

维拉站在壁炉前看了起来。这是一首古老的童谣，她从小就会念。

十个黑孩子去吃饭，
一个呛死剩九个。
九个黑孩子睡过了头，
一个不醒剩八个。
八个黑孩子上德文，
一个留下剩七个。
七个黑孩子砍树枝，
一个砍死自己剩六个。
六个黑孩子玩蜂箱，
大蜂蜇死一个剩五个。
五个黑孩子打官司，
一个进了法院剩四个。
四个黑孩子去出海，

熏鲱鱼吞吃一个剩三个。

三个黑孩子上动物园，

大熊抓住一个剩两个。

两个黑孩子晒太阳，

一个晒焦啦剩一个。

一个黑孩子太孤单，

一个黑孩子太孤单，

吊死自己全完啦。

维拉笑了。毫无疑问，这里就是黑人岛！

她又走到窗口坐下，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海真大呀！四周看不到一点陆地。只有湛蓝湛蓝的海水在夕阳下荡漾。

眼前的大海温柔平静——可有时它却那么残酷……把人拖下海底。下沉……下沉……沉向海底……下沉——下沉——下沉……

不，她不愿回忆……她不愿想这个。

一切全都过去了……

## 6

阿姆斯特朗医生恰在日落时分来到黑人岛。路上，他和船主——一个当地人——聊了一会儿，知道了一点黑人岛主人的情况。但是船主纳拉科特看起来有点不善言谈，或者干脆就是不想说。

所以阿姆斯特朗一路上和他无非就是聊聊天气、钓鱼

之类的话题。

长途驾车以后，阿姆斯特朗感觉相当疲劳，连眼球都有点疼。因为是往西来，一路上他一直是迎着太阳开车。

他太累了。眼下，他最需要的是在海岛幽静的环境里好好休息休息，过一个长长的假期。但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没有钱，而是无法从工作中脱身。现今社会，稍一懈怠，就会被淘汰。所以，在事业已有起色的今天，还是得埋头工作。

他想：

还是那句话，就假设今晚我回不去了——和伦敦、和哈利街以及其它的一切都没关系了。

这个黑人岛有点不可思议——用一句话说就是让人想入非非。到了这里就好像与世隔绝啦——小岛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你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世界。

他想：我把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丢在身后啦。

他一边笑，一边为自己的未来制定美妙的计划。就在沿着石级往上走的时候，他的脸上仍然挂着笑。

别墅前的庭院里，一位老绅士正坐在椅子里休息。他毫无表情的目光让阿姆斯特朗觉得似曾相识。他在哪里见过这个人？青蛙一样的脸，乌龟似的短脖子，弯腰弓背的身姿——对了，还有那双暗淡而精明的小眼睛？噢，没错，这是老沃格雷夫。自己曾在他的面前做过证。别看他总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可在法律事务上，他可是精明得不能再精明了。据说他对陪审团的影响力相当大，他可以让陪审团在一周的随便哪一天做出决定。有几次，他还给证据并不确凿的犯人定了罪。该绞死的法官，一些人这么诅咒他。

在这个奇特的地方遇见了他……这里——与世隔绝。

## 7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想：

“阿姆斯特朗？在证人席上见过他。非常地认真、谨慎。所有的医生都是该死的傻瓜。哈利街的人又是这些傻瓜里面最傻的。”他恶毒地想起了最近他和那条街上一位要人的会谈。

他大声咕哝一句：

“酒在客厅里。”

阿姆斯特朗说：

“我得先去拜会主人夫妇。”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又闭上了眼睛，然后冷冰冰地说：

“你办不到。”

阿姆斯特朗吃了一惊。

“为什么？”

法官说：

“没有男主人也没有女主人。事情怪得很。真弄不明白这个地方。”

阿姆斯特朗医生看着他，足有一分钟时间。他觉得他似乎睡着了，刚要转身，沃格雷夫突然又说话了：

“你认识康斯坦斯·卡明顿吗？”

“呃——不，我想我不认识。”

“这无关紧要。”法官说，“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字写得让人看不懂。我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阿姆斯特朗医生摇摇头，一直朝别墅走去。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对康斯坦斯·卡明顿的看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女人。

他想起别墅里那两个女人，不苟言笑的老处女和那个年轻姑娘。他对那个姑娘不在意，没有感情的轻佻女子。不对，是三个女人，如果算上罗杰斯夫人的话。古怪的家伙，一副吓得要死的样子。不过，看上去倒是一对体面的夫妇，对工作也很内行。

这时，罗杰斯先生出来了，法官问他：

“在等康斯坦斯·卡明顿夫人，你知道吗？”

罗杰斯盯着他：

“不，先生，我不知道。”

法官的眉毛耸了起来。但他只是低声咕哝了一句。

他想：

“黑人岛，嗯？柴堆上有个黑人。”

## 8

安东尼·马斯顿正在洗澡。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他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现在，泡在热水里，舒展开四肢，真是舒服极了。这会儿，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安东尼本来就是一个只凭感觉行事的人。

他想：“先把澡洗完再说。”以后的事他是不考虑的。

舒服的热水——疲乏的四肢——刮个胡子——鸡尾酒——晚餐。

以后——?

## 9

布洛尔先生正在系领带。在这类事情上,他不是很在行。

看起来很不错?是的,他对自己挺满意。

没有人对他表现出热情……相互之间都是一种古怪的目光——好像他们知道……

很好,这对他有利。

在工作上,他不会掉以轻心的。

他瞥了一眼壁炉台上的那首童谣。

童谣触动了他。

他想:"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岛了。但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到这里来干这种工作。或许,人不能预见未来是件好事。"

## 10

麦克阿瑟上将皱着眉头。

该死的,所有的事都这么怪!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打算找借口逃走……

但是汽船已经回大陆了。

他不得不留在这儿。

那个叫隆巴德的，是个奇怪的家伙。不像个正派人。他敢发誓那家伙不是个正派人。

## 11

铃声响了，菲利普·隆巴德走出房间，来到楼梯口。他走路像只豹子，无声无息的。他整个人就像头豹子。像头令人悦目的猛兽。

他脸上挂着笑。

一星期——嗯？

他打算快快活活地过一星期！

## 12

楼上卧室里，着一身黑绸衣，已收拾停当准备去吃晚饭的埃米莉·布伦特小姐，这会儿正在读《圣经》。

随着目光的移动，她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

“异教徒堕入了地狱：在藏匿之处被抓住了双脚。上帝知道要发生的事：邪恶落入圈套。邪恶将被打入地狱。”

布伦特小姐闭拢嘴，合上了《圣经》。

然后站起身来，在胸前别上一枚胸针后，下楼吃饭去了。

# 第 三 章

## 1

晚餐结束了。

饭菜很可口，酒的味道也很好，罗杰斯侍奉得殷勤周到。

人人都很满意。在餐后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人们开始相互交谈。

微有醉意的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对阿姆斯特朗和托尼·马斯顿开着刻薄的玩笑。布伦特小姐在和麦克阿瑟上将交谈，他们愉快地发现，双方竟然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维拉·克莱索恩好奇地向戴维斯先生询问南非的风土人情。这个话题是戴维斯先生最擅长的，他眉飞色舞，侃侃而谈。隆巴德坐在一旁，眯缝着眼睛听，并且不时地环顾四周，观察桌旁的其他人。

安东尼·马斯顿突然说：

“奇怪。这些东西，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桌子中央的一个圆形玻璃台上，摆放着几个陶瓷做的小人。

“黑人，”托尼说，“黑人岛。我猜是这个意思。”

维拉往前探探身子。

“我觉得挺奇怪。这是多少个？十个？”

维拉叫了起来。

“真有意思！我猜是童谣里的十个黑孩子。那首童谣被镶在框子里，就放在我卧室的壁炉台上。”

隆巴德说：

“我房间里也有。”

其他几个人也异口同声地说：

“我房间里也有。”

“我房间里也有。”

“这主意挺新鲜的，对吧？”维拉说。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咕哝了一句：“真是孩子气。”自己又喝起了葡萄酒。

埃米丽·布伦特看着维拉。维拉也看着埃米丽·布伦特。两个人站起来走出餐厅。

客厅的落地窗大开着。海风习习，海水拍打岩石的声音清晰可闻。

埃米莉·布伦特小姐说：“多么美妙的声音。”

维拉声音尖利地说：“我恨这个声音。”

埃米莉·布伦特奇怪地看着她，维拉脸红了。片刻，她神情自若地说：

“暴风雨的天气，这里会很不舒服。”

埃米莉·布伦特点点头。

“冬天别墅肯定会关闭，”她说，“那时候，首先就找不到愿意呆在这儿的佣人。”

维拉低声说：

“不论什么时候，找佣人都难。”

埃米莉·布伦特说：

“奥利弗太太运气真好，能找到罗杰斯夫妇这样的佣人。罗杰斯太太是个好厨师。”

维拉想：“年纪大的人总爱说错名字，真可笑。”

她说：

“是的，欧文太太的运气确实很不错。”

埃米莉·布伦特从包里拿出一小块绣品。她正准备穿针，手突然停住了。

她机警地说：

“欧文？你是说欧文？”

“是的。”

埃米莉·布伦特大声说：

“我从没见过姓欧文的人。”

维拉茫然地看着她。

“但是肯定——”

她还没有说完，客厅的门开了，男士们走了进来。罗杰斯跟在后边，手里端着放咖啡的托盘。

法官在埃米莉·布伦特身旁坐了下来。阿姆斯特朗则坐到了维拉一边。托尼·马斯顿在窗前悠闲自得地来回溜

达。布洛尔站在那儿，好奇地研究着一个黄铜小塑像。麦克阿瑟上将背靠壁炉台，抚摩着胡子，一脸满意的神情。这顿美餐，把他的精神提起来了。隆巴德翻阅着墙边桌上的《笨拙》周刊[1]，桌上还散放着一些其它书刊。

罗杰斯把咖啡送到每个人手里。咖啡很地道——真正的黑咖啡，又香又热。

大家喝得很惬意。对自己、对眼前的生活心满意足。时针指向九点二十分。房间里已安静下来，人们沉浸在安逸、舒适的气氛中。

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

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们环顾四周，才发现声音是从墙上发出来的。谁在那儿说话？

声音又出现了——非常清晰：

"你们被指控犯有下列罪行：

爱德华·乔治·阿姆斯特朗，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是你造成了露易莎·玛丽·克利斯的死亡。

威廉·亨利·布洛尔，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是你导致了詹姆斯·斯蒂芬·兰多的死亡。

埃米莉·卡罗琳·布伦特，对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比阿特丽斯·泰勒的死，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维拉·伊丽莎白·克莱索恩，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你杀害了西里尔·奥格尔维·汉密尔顿。

① 英国伦敦出版的幽默插画杂志。——译注。

菲利普·隆巴德，对一九三二年二月东非某部落二十一个人的死，你负有直接责任。

约翰·戈登·麦克阿瑟，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四日，你蓄意杀害了你妻子的情夫阿瑟·里士满。

安东尼·詹姆斯·马斯顿，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你杀害了约翰和露西·库姆斯。

汤姆斯·罗杰斯和埃塞尔·罗杰斯，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是你们导致了詹尼弗·布雷迪的死亡。

劳伦斯·约翰·沃格雷夫，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你造成了爱德华·塞顿的死。

被告们，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 2

声音停止了。

死一般的沉默。“哐当”一声，罗杰斯手里的托盘掉了。

几乎同时，房间外面传来一声尖叫和人突然倒地的声音。

隆巴德第一个跳起来冲向门口。他砰地一声打开门。门外，缩成一团躺在地下的，是罗杰斯太太。

隆巴德喊：

“马斯顿。”

安东尼跑出去帮他。他们抬起罗杰斯太太，进了客厅。

阿姆斯特朗医生快步走来，帮着他们把罗杰斯太太放到沙发上，然后弯腰为她检查。片刻，他抬起头说：

“不要紧的。她只是有些虚弱，一会儿就会恢复的。”

隆巴德对罗杰斯说：

“去拿点白兰地来。”

站在一旁的罗杰斯，脸色煞白，双手不停地发抖。他听到隆巴德的话，说了声“是，先生”，转身快步出了客厅。

维拉叫了起来：

“说话的人是谁？他在哪儿？听起来——听起来——”

麦克阿瑟上将气急败坏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搞的什么恶作剧。”

他的手不停地抖动，背也弯了，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布洛尔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只有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和埃米莉·布伦特小姐不为所动。埃米莉·布伦特仍然昂着头，身子笔挺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法官也还是老样子，头缩在衣领里，一只手慢慢地搔着耳朵。只有他的眼睛，警觉地转来转去，审视着每一个人。

隆巴德刚才一直忙着帮阿姆斯特朗照料罗杰斯太太，隆巴德可发话了：

“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就在房间里。”

维拉叫道：

“是谁？是谁？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像侦探似的，隆巴德的眼睛慢慢掠过房间。他的目光在窗户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坚定地摇了摇头。突然，他眼睛一亮，快步走到壁炉旁。这儿有一扇门，连着隔壁房间。

隆巴德迅速向众人做了个手势，然后抓住门把手，猛地

推开房门冲了进去，随即，一声满意的惊呼：

“啊，找到了！”

人们蜂拥过去。只有布伦特小姐没有动，仍然直直地坐在椅子里。

隔壁房间里，有张桌子紧靠着和客厅相连的墙，上面放着一台留声机——一台老式的大喇叭留声机。喇叭口对着墙。隆巴德推开喇叭，人们顺着他的手指，可以看到墙上有两个凿穿的小洞。

隆巴德重新摆好唱针，立刻，人们又听到了：

“你们被指控犯有下列罪行……”

维拉大叫：

“关上！关上！太可怕了！”

隆巴德关上了唱机。

阿姆斯特朗医生松了口气，说：

“可耻的，闻所未闻的恶作剧。”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小声问：

“你认为这是一个玩笑，是吗？”

医生看着他。

“还能是什么呢？”

法官摸了摸胡子，说：

“目前我还没有想好。”

托尼·马斯顿插进来说：

“喂，你们忘了一件事。究竟是谁打开留声机的？”

沃格雷夫低声说：

“是的，我们应该先问这个。”

他率先走回客厅，其他人也跟着回来了。

客厅里，布伦特小姐正在照料罗杰斯太太。这时，罗杰斯拿着一杯白兰地也回来了。他机敏地侧身插进两位女士中间，对布伦特小姐说：

“对不起，夫人，我和她说句话。埃塞尔——埃塞尔——没事的，没事的，你听到了吗？振作起来。”

罗杰斯太太急促地喘着气，惊恐的眼睛凝视着周围的人。

罗杰斯的口气有些急促：

“振作起来，埃塞尔。”

阿姆斯特朗医生安慰她说：

“你就会好的，罗杰斯太太，刚才只是受惊了。”

罗杰斯太太说：“我昏过去了，是吗？”

“是的。”

“那个可怕的声音——像是审判——”

她的脸色又变了，眼皮不停地抖动。

阿姆斯特朗医生焦急地说：

“快拿白兰地来。”

罗杰斯刚才把酒放在了桌子上。有人把酒递给了医生，阿姆斯特朗赶紧弯腰送到急喘不止的罗杰斯太太唇边。

“把酒喝了，罗杰斯太太。”

她喝了几口酒，不小心呛了一下，又引起一阵急喘。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脸上也有了几丝血色。她说：

“我没事了。刚才——把我吓了一跳。”

罗杰斯急急地说：“是的，也把我吓了一跳。托盘都掉

了。恶毒的谎言！我要知道——”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轻轻咳嗽了一声，罗杰斯突然不说了。仅仅是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的一声干咳，就止住了他的喊叫。他两眼直直地看着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后者又咳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是谁把唱片放在留声机上的，是你吗，罗杰斯？”

罗杰斯叫了起来：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先生，要是我从来没动过它该多好。”

法官干巴巴地说：

“你说的也可能是真的。不过你最好解释得再清楚一点，罗杰斯。”

管家用手帕擦擦脸，认真地说：

“我只是执行命令，先生，就这些。”

“谁的命令？”

“欧文先生的。”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让我们再弄清楚点。欧文先生的命令——究竟是什么？”

罗杰斯说：

“我必须把唱片放在留声机上。我在抽屉里拿到唱片，当我端着咖啡盘走进客厅时，我妻子把留声机打开。”

法官低声说：

“一个奇特的故事。”

罗杰斯叫了起来：

“这是真的，先生。我向上帝发誓。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唱片上有标题——我以为只不过是段音乐。”

沃格雷夫看看隆巴德：

“唱片上有标题吗?”

隆巴德点点头。他突然咧嘴笑了，露出尖尖的白牙。他说：

“是的，先生。唱片上的题名是《天鹅之歌》。”

## 3

麦克阿瑟上将突然叫了起来。他大声说：

“这太荒谬了——太荒谬了!这是诽谤罪!要受到指控。不管那个叫欧文的家伙是什么人……”

埃米莉·布伦特大声说：

“对，他是谁?”

法官又发话了，语调里带着一种权威性。这是他多年法庭生涯养成的习惯。他说：

“这正是我们必须仔细探寻的。罗杰斯，我看你先送罗杰斯太太回卧室休息，然后再回来。”

“是，先生。”

阿姆斯特朗医生说：

“我来帮你，罗杰斯。”

在两个男人的搀扶下，罗杰斯太太摇摇晃晃地走出客厅。他们刚走，托尼·马斯顿说：

“怎么样，先生们，我可是想喝点儿啦。”

隆巴德说：

“我也是。”

托尼说：

“我去弄点来。”

他走出客厅。

不到一分钟，他就回来了，手里提着几个瓶子。

“这些东西都放在外边一个盘子里准备端进来呢。”

他小心地放下瓶子，然后给大家倒酒。麦克阿瑟上将和法官各要了一杯烈性白兰地。每个人都想借酒提提神。只有埃米莉·布伦特要了一杯水。

阿姆斯特朗医生又回到了房间。

“她没事了，”他说，“我给她服了镇静剂。那是什么，酒？我也要一杯。”

几个男人又把手中的杯子倒满。过了一会儿，罗杰斯也回来了。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开始审问了。客厅变成了临时法庭。

法官说：

“喂，罗杰斯，我们必须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谁是欧文先生？”

罗杰斯目不转睛地盯着法官。

“他是这儿的主人，先生。”

“这我知道。我问他的具体情况。”

罗杰斯摇摇头。

"我不知道，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屋里一阵骚动。

麦克阿瑟上将说：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妻子和我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先生。我们是通过职业介绍所的一封来信被雇用的。普利茅斯的里贾纳介绍所。"

布洛尔点点头。

"一家历史悠久的职业介绍所。"他说。

"那封信还在吗？"

"雇用我们的信？不，先生。我没有保存。"

"继续你的故事。像你说的，通过一封信，你们被雇用了。"

"是的，先生。我们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到达。我们按时来了。这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仓库里有大量的食品，一切都非常好。我们只需打扫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呢？"

"没有什么，先生。我们又通过信接到了指示——为客人准备房间。然后，昨天下午又接到了欧文先生的信。信上说他和欧文太太被耽搁了，要我们尽力照顾好客人，并且交代了关于晚餐、咖啡和放唱片的事。"

法官问：

"你肯定收到了那封信？"

"是的，先生，在这儿。"

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法官接了过去。

“哼，”他说，“最上面写的是里茨饭店，用打字机打的。”

布洛尔快步走到法官身边：

他说：“能不能让我看看。”

然后一下子把信从法官手中抽走，飞快地看起来。

边看边低声说：

“科伦阿蒂打字机，相当新——没一点儿毛病。恩赛因打字纸——普通型的。从这上面看不出什么。可能会留有指纹，不过我拿不准。”

沃格雷夫突然对他产生了注意，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安东尼·马斯顿凑在布洛尔身边看了看信，然后说：

“像是教名，对吧？尤利克·诺曼·欧文。真妙。”

老法官轻蔑地说：

“谢谢你，马斯顿先生。你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了奇怪可笑的一面。”

他掉头看看其他人，然后像只愤怒的乌龟似的，把脖子从衣领里探出来，说：

“现在该调查调查我们自己了。我认为，每个人主动说出与别墅主人的关系是有好处的。”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我们都是他的客人，如果我们每个人详细地介绍一下来这里的起因，对调查整个事件大有裨益。”

一时无人响应。过了一会儿，埃米莉·布伦特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张口了。

“事情很奇怪，”她说，“我收到了一封署名模糊不清的信。她声称自己是两三年前在一个避暑胜地与我见过面的一位女士。我想这个人不是奥格登就是奥利弗。因为我认

识奥利弗夫人和奥格登小姐。我可以肯定自己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姓欧文的人，更谈不上有什么朋友关系了。”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那封信还在吗，布伦特小姐？”

“还在，我去拿。”

几分钟后，布伦特小姐就把信从卧室拿来了。

法官看了信，说：

“我有点头绪了……克莱索恩小姐？”

维拉解释了她是如何获得秘书职位的详情。

法官又点了下一个：

“马斯顿？”

安东尼说：

“我收到一份电报，是我的好朋友巴杰尔·伯克利发来的。电报要我开车到这儿来。当时我还觉得挺奇怪。我以为这家伙早就去了挪威。”

沃格雷夫先生点点头，又点了下一个：

“阿姆斯特朗医生？”

“是我的职业要我来的。”

“我明白了。你和这家人从不相识？”

“是的。信里提到我的一个同学。”

“听起来很像是真的……那个在信里提到的同学，我猜想，和你很久没联系了吧？”

“嗯——呃，是的。”

一直盯着布洛尔的隆巴德，突然说话了：

“喂，我突然想起来——”

法官抬手制止了他。

“等一会儿……”

“可是我——”

“我们一次只能做一件事，隆巴德先生。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今晚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来的原因。麦克阿瑟上将？”

摸了摸胡子，麦克阿瑟上将低声说：

“我收到了一封信，就是那个叫欧文的家伙写来的。信上说我的一些老朋友要到这儿来，因而邀请我到这里和老朋友们叙叙旧。那封信我没有保存。”

沃格雷夫说：

“隆巴德先生？”

隆巴德的脑子相当活。是当众和盘托出呢，还是保守秘密？他迅速拿定了主意：

“情况都差不多，”他说，“一封邀请信，信里提到双方共同的朋友——我上当了。信我已经撕了。”

沃格雷夫把注意力转向了布洛尔先生。他边说边用食指敲着上嘴唇。话虽然说得客气，但却暗含杀机。他说：

“刚才我们都经历了不愉快的事。那个幽灵一般的声音提到我们所有的人，用那些罪名谴责我们。我们都要牵扯到这些罪名里去。不过，目前我对其中一个细节很感兴趣。被列举的罪人里有一个威廉·亨利·布洛尔。大家知道，在座的没有姓布洛尔的。而戴维斯这个名字却没有被提到。这是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

布洛尔沉着脸说：

“秘密暴露了。我承认我不是戴维斯。”

“你是威廉·亨利·布洛尔?”

“是的。”

“我说两句。”隆巴德说,“你不仅用了假名,布洛尔先生,你还撒了个弥天大谎。你说你来自南非的纳塔尔,我对南非、对纳塔尔非常熟悉。我敢发誓,你的脚从未踏上过南非。”

所有的人都盯着布洛尔,双双眼睛迸射出愤怒。

安东尼步步逼近他,拳头攥得紧紧的。

“喂,你这头猪,”他说,“还有什么好说的?”

布洛尔一边躲闪一边说:

“你们错怪我了,先生们。我有证书,你们可以看看。我以前是刑事调查局的。现在在普利茅斯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我是在工作。”

沃格雷夫问:

“为谁工作?”

“就是这个欧文。他寄来一大笔经费,指示我按他的要求去做。我必须假扮游客加入你们这个圈子。他给了我你们所有人的名单。我的任务是监视你们。”

“为什么?”

“保护欧文太太的珠宝。欧文太太真是胡说!我不相信你们中间有那种人。”

法官又用食指敲打着上唇,好像是对布洛尔的坦率表示欣赏。

“你的结论很正确,”他说,“尤利克·诺曼·欧文!给布伦特小姐的信虽然姓写得像鬼画符,教名还是可以看清楚

的——尤纳·南希——无论哪封信上，姓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相同的。(U)尤利克·(N)诺曼·(O)欧文——(U)尤纳·(N)南希·(O)欧文——这就是说，每次都是尤·纳·欧文写的信，只不过他在签名上玩了点花招。"

维拉叫了起来：

"这是一个怪物——疯子！"

法官微微地点点头。

他说：

"噢，是的。我毫不怀疑我们是被一个疯子请到这里来的——也可能是个可怕的杀人犯。"

# 第 四 章

## 1

法官的话让人们震惊，接着，房间陷入死一般的沉默中。过了一会儿，还是法官打破了沉默，他说：

“现在，我们来做进一步的调查。这是我收到的信。”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扔在桌上。

“写信人声称是我的老朋友康斯坦斯·卡明顿。我已经有些年没见到她了。她前些年去了亚洲。信写得含含糊糊，语无伦次，极力怂恿我和她一起到这儿来，在一些什么事情上帮帮她的男女主人。所用伎俩，和写给你们的信如出一辙。这里我提醒大家一点，在我们所有人收到的信中，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无论怂恿我们到这儿来的那个人是谁，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相当了解。他不仅知道我和康斯坦斯夫人的交情而且熟悉她的写信风格。他了解阿姆斯特朗医生同事的情况，知道他们目前的住址。他甚至连

马斯顿先生朋友的绰号和他拍电报的方式都非常熟悉。他也准确地知道布伦特小姐两年前的度假地点和她在那里结识的游客。他还熟悉麦克阿瑟上将所有的老朋友。”

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

“你们看，他知道的非常多，多得甚至超出了有关我们自身的情况，给我们定了几个明确的罪名。”

房间里立刻一片喧哗。

麦克阿瑟上将大叫：

“一堆该死的谎话！诽谤！”

维拉也大叫：

“这是不公正的！”她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可恶！”

罗杰斯嘶哑着嗓子说：

“谎言——可耻的谎言……我们从没做……我们中间没有人……”

安东尼·马斯顿咆哮着：

“这个该死的笨蛋是什么意思？”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抬手制止了喧哗。

他字斟句酌地说：

“我想说几句。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朋友谴责我杀了一个叫爱德华·塞顿的人。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〇年六月，因为审讯，他站在了我面前。他被控杀害了一位老年妇女。法庭上，他机智地为自己辩护，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在证据面前，他确实有罪。因而我对证据、辩论做了概述以后，陪审团裁决他有罪。我同意陪审团的裁决，判处他死刑。犯人不服，提出上诉，但上诉的理由不充

分，被驳了回来。很快，爱德华·塞顿就被处死了。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在这个案子上，我是清白的，问心无愧的。我只是尽我的职责，没别的。我判决的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杀人犯。"

阿姆斯特朗想起来了，塞顿案件！判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案件正在审理时，一天在饭店吃饭，他遇见了王室法律顾问马修斯，马修斯还自信地说："毫无疑问，肯定宣判无罪。"后来，他听到人们议论："法官和塞顿过不去，结果使陪审团改变意见，裁决他有罪。在法律程序上任何人挑不出一点毛病。老沃格雷夫深谙法律，操纵起来得心应手。好像他对塞顿特别反感。"

过去的记忆一一浮上医生的脑海。他冲动地问：

"你完全了解塞顿吗？我是指这个案子审理之前。"

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法官冷冷地说：

"审理案子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塞顿。"

阿姆斯特朗心里说：

"这个家伙在撒谎——我知道他在撒谎。"

## 2

维拉颤抖着嗓子说：

"我把那个孩子——西里尔·汉密尔顿的事情告诉你们，我是他的家庭教师。他被禁止到远处游泳，但是那一天，趁我不注意，他私自下海了。我在他后面拼命地游……我没能追上他……太可怕了……但这不是我的错。事故调查之

后，验尸官宣布我无罪。甚至他的妈妈——她是那么善良——也没有责怪我。为什么——为什么又重提这件可怕的事？这不公平——不公平……”

她说不下去了，失声痛哭。

麦克阿瑟上将轻轻拍着她的肩头，说：

“好啦，好啦，亲爱的。那家伙是个疯子，疯子！精神不正常！满口胡言乱语。”

他挺胸直立，怒气冲冲地说：

“对这种无需辩驳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但是，我还是要说——他说的——呃——阿瑟·里士满的事完全是一派胡言。里士满是我手下的一个军官。我派他去执行侦察任务，他不幸牺牲了。战争期间，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让我非常气愤的是，那个疯子玷污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绝对的——凯撒之妻！”

麦克阿瑟上将坐下了，颤抖的手不停地摸着胡子。这番情绪激昂的辩白使他精疲力尽。

隆巴德开始说话了，眼睛里还带着笑意：

“关于那些土著人——”

马斯顿问：

“他们怎么了？”

菲利普·隆巴德笑了。

“故事是真的！我把他们扔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在丛林里迷了路。我和另外两个同伴拿着吃的逃走了。”

麦克阿瑟上将严厉地说：

"你抛弃了他们——让他们活活饿死?"

隆巴德说:

"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绅士行为。但是保存自己是人的首要责任。土著人不在乎死,这你们知道。他们对死的感觉和欧洲人不一样。"

维拉刚才一直在掩面哭泣,这会儿也抬起头,盯着隆巴德:

"你扔下他们——让他们去死?"

隆巴德回答说:

"是的,我扔下他们,让他们等死。"

隆巴德笑眯眯地看着维拉恐怖的神情。

安东尼·马斯顿困惑地说:

"我一直在想——约翰和露西·库姆斯。他们一定是我在剑桥附近撞倒的那两个孩子。运气真不好。"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讥讽地问:

"是他们,还是你?"

安东尼说:

"噢,我在想——是我——但是,当然,你是对的,先生,他们太不幸了。这纯粹是场意外事故。他们从房子或是什么地方冲了出来。我的执照被吊销一年了。真讨厌。"

阿姆斯特朗医生温和地说:

"超速行车是祸根——祸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社会的危险人物。"

安东尼耸耸肩膀。他说:

"速度已经限定了。英国的公路真没劲,在这种路面开

车很难让人满意。”

安东尼转头找到自己的杯子，然后走到放酒的小桌旁，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又加上点苏打水，接着又说：

“无论如何，那不是我的错。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 3

方才，罗杰斯一直显得很不安，不停地搓手、舔嘴唇。这会儿，他恭恭敬敬地问：

“先生，我能说几句吗？”

隆巴德说：

“说吧，罗杰斯。”

罗杰斯清清喉咙，再一次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先生，刚才提到了我和我的妻子，还有布雷迪小姐。那一番话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布雷迪小姐去世之前，我和我妻子一直在她身边。从我们被她雇用那天起，她就一直病着。在她病情恶化那天晚上，天下起了暴雨，电话出了故障，我们没办法给医生打电话。我就步行，先生，我冒着大雨步行去找医生。但是医生来得太晚了，我们为她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为她尽了全力。了解情况的人都会这样说，不会有人说我们的不是，不会的。”

看着罗杰斯不停抽搐的脸，干巴巴的嘴唇，眼睛里恐惧的目光，隆巴德陷入了沉思。他真想问一句：“呃，真的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布洛尔说话了——一副官气十足的样子。

他说：

“不过，由于她的死，你们继承了一些东西吧？啊？”

罗杰斯挺直身体，生硬地说：

“布雷迪小姐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承认我们忠诚服务的遗产。为什么不可以？我想知道。”

隆巴德说：“说说你自己吧，布洛尔先生？”

“我怎么了？”

“你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里。”

布洛尔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你是说兰多？那是一起银行抢劫案。伦敦商业银行。”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插话了，他说：

“我记得这个案件。它不是我审理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因为你提供的证据，兰多被定罪。你是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

“是的。”

“兰多被判终生苦役。一年后死在达特穆尔[①]。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布洛尔说：

“他是个窃贼。就是他打昏了守夜人，对他的判决很公正。”

沃格雷夫缓缓地说：

“我想，你的办案能力受到了赞扬。”

布洛尔绷着脸说：“我获得了晋升。”

---

① 英国著名监狱，在英格兰德文郡。——译注。

然后又用粗重的声音加了一句：

“我只是尽职而已。”

隆巴德突然大声笑了起来。他说：

“大家看起来都是多么尽职守法呀！除了我！怎么样，医生，你的职业过失是怎么回事？非法手术，对吗？”

埃米莉·布伦特厌恶地扫了他一眼，挪了挪身子，以便离他远点。

阿姆斯特朗医生非常镇定，他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提到的那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叫什么——克利斯？克洛斯？我真的想不起来给这个病人看过病，或者和她的死有什么关系。当然，事情已过去很长时间了。也可能是我做过的一例手术。病人来得太晚，很多人都是这样。一旦病人不治而亡，病人家属总是归罪于医生。”

“唉！”他叹口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可他心里却在想：

“醉酒——全都是因为这个——喝醉了……又做手术！我的精神全垮了——手不停地发抖。确实是我杀了她。可怜的老太太——如果我没喝醉，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在医学界，我一直是很走运的。姐姐知道这件事——但她守口如瓶。上帝，这事给我的打击太大了。几乎毁了我。但事过多年之后，谁会知道这件事呢？”

## 4

屋里一片沉默。大家都看着埃米莉·布伦特。过了一会儿，仿佛猜到了大家正在等待什么，她扬了扬眉毛，说：

"你们正等着我开口，是吗？我没什么可说的。"

法官说："布伦特小姐，你无话可说？"

"是的。"

她的嘴唇闭得紧紧的。

法官摸摸脸，温和地说：

"你严守自己的秘密？"

布伦特小姐冷冷地回敬道：

"毫无秘密可言。我一贯凭良心行事。我没有什么事可引以自责。"

她的回答显然令众人不满意，人们窃窃私语。但是埃米莉·布伦特不在乎众人的反应，仍旧端坐在那里，毫不让步。

"哼、哼，"法官清了清嗓子，然后说，"调查就到这儿吧。罗杰斯，除了我们几个和你们夫妇两人之外，现在岛上还有什么人？"

"没有人，先生。什么人都没有。"

"你能肯定？"

"我可以肯定，先生。"

沃格雷夫说：

"至今我还弄不清我们那位不相识的主人把我们大家

聚集到这儿的目的。依我看，这个人——不管他是谁——精神不正常。”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我建议咱们尽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罗杰斯说：

“请原谅，先生。岛上没有船。”

“一条船也没有？”

“一条船也没有，先生。”

“那你怎么和大陆联系？”

“通过弗雷德·纳拉科特，先生。他每天早上来，带来面包、牛奶、邮件，还有主人的指令。”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那么明天早上纳拉科特的船一到我们就走。”

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只有安东尼·马斯顿反对。

“灰溜溜的，不是吗？”他说，“应该在走之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整个事件像部侦探小说，真够刺激的。”

法官尖刻地说：

“我一辈子也不想领略你所说的那种刺激。”

安东尼咧嘴笑了：

“循规蹈矩的生活太乏味！我赞成犯罪！为犯罪干杯！”

他拿起酒杯，一口喝干了。

突然，他似乎被什么东西噎住了，脸涨得通红，大张着嘴喘气，面孔痛苦得变了形。然后，一下子从椅子里跌落出来，手中的杯子也掉在了地上。

# 第 五 章

## 1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人们吓得目瞪口呆，大气也不敢出，直愣愣地盯着地上蜷成一团的马斯顿。

还是阿姆斯特朗医生先回过神，他冲到马斯顿身边，屈膝跪了下来。片刻，他抬起头，声音颤抖着说：

"上帝！他死了。"

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死了？死了？那个年轻力壮的挪威人，一下子就完了。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就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怎么就会死了呢……

不，他们不相信。

阿姆斯特朗医生凝视着死者的脸，又在他发蓝的嘴唇上闻了闻，然后拾起马斯顿刚才用过的酒杯。

麦克阿瑟上将说：

“死了？你是说这个人呛了一口酒就——就死了？”

医生说：

“你想说呛死也可以。他实际上是窒息而死。”

他闻了闻杯子，又用手指在杯底沾了点残酒，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舔了舔。

他的脸色大变。

麦克阿瑟上将说：

“没听说过人呛一下也会死。”

埃米莉·布伦特说：

“我们时时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中。”

阿姆斯特朗医生站起来，粗暴地说：

“不，人不会呛一下就死的。马斯顿的死是非正常死亡。”

维拉低声问：

“是威士忌里有——有什么东西吗？”

阿姆斯特朗点点头。

“是的。种种迹象表明是氰化物中毒，但说不准是哪一种。氢氰酸没有特殊的气味。可能是氰化钾，它发作得相当快。”

法官阴沉着脸问：

“是在他的杯子里吗？”

“是的。”

医生大步走到放饮料的桌子旁。他打开威士忌的瓶塞，闻了闻，又尝了一点，然后又尝了点苏打水，他摇了摇头。

“酒和苏打水都没问题。”

隆巴德说：

“你的意思是——他自己在杯子里放了东西？”

阿姆斯特朗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他说：

“看起来是这样。”

布洛尔说：

“自杀，是吗？真奇怪。”

维拉低声说：

“你们永远不要认为他会自杀。他是那么有活力，那么快乐！那天晚上，他开车下山的时候，看起来——看起来——哦——我无法形容！”

人们都明白她的意思。青春勃发的马斯顿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可是现在，他蜷成一团，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

阿姆斯特朗医生说：

“不是自杀又是什么呢？”

人们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没有别的解释。他们自己杯子里的酒都没问题。而且他们都看见安东尼·马斯顿是自己走到桌子旁倒的酒。所以，杯子里的氰化物肯定是他自己放进去的。

可是，安东尼·马斯顿为什么要自杀呢？

布洛尔若有所思地说：

“医生，我觉得不对头。安东尼·马斯顿不像是个要自杀的人。”

阿姆斯特朗点点头：

“我同意你的看法。”

## 2

他们只能认为安东尼·马斯顿是自杀，不然，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姆斯特朗和隆巴德把安东尼·马斯顿毫无知觉的身体抬回他的卧室，放在床上，又用床单把他全身盖上。

阿姆斯特朗和隆巴德回到客厅时，发现大家聚成一堆站着，身体都有点发抖，尽管八月的夜晚并不冷。

埃米莉·布伦特说：

"我们去睡吧。天晚了。"

已经过了十二点，是该去睡觉了。可是每个人都有点犹豫，似乎大家在一起才有安全感。

法官说：

"好吧，我们去睡觉。"

罗杰斯说：

"我还得去收拾餐厅。"

隆巴德不以为然地说：

"明天早上再干吧。"

阿姆斯特朗问罗杰斯：

"你妻子好了吗？"

"我去看看，先生。"

几分钟后，罗杰斯回来了。

"她睡得非常好。"

"很好，"医生说。"别惊动她。"

“是，先生。我收拾好就去睡。”

他穿过走廊，进了餐厅。

其他人步子缓慢地上了楼梯，好像很不情愿似的。

如果这是一幢楼梯狭窄破败、光线幽暗的老房子，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但这却是一幢非常气派的新房子，楼梯宽大，家具新潮，到处灯火通明，找不到一个幽暗的角落。这样的房子里，什么也藏不住，因为无处可藏。

可不知怎么回事，这却是最可怕的……

在楼梯口，人们互致晚安。走进各自的房间后，几乎不加思索地，每个人都紧紧锁上了房门。

## 3

灯光柔和、色彩淡雅的卧室里，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脱下了外套，准备上床了。

此刻，他脑子里出现了爱德华·塞顿。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他头发的颜色，他那对蓝色的眼睛，尤其是他看人时那种直率的目光。正是这一点，给陪审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公诉人卢埃林有些草率，言词过分激烈。

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马修斯却相当出色。他在法庭上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尤其是他对证人的质询，极为切中要害。

爱德华·塞顿顺利通过了质询。但他并不显得激动兴奋。这一点，对陪审团的影响也很大。在马修斯看来，他似

乎已经稳操胜券了。

法官仔细地给手表上紧发条，然后把它放在床边。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他坐在那里，边听边记，欣赏着眼前每个人的表演，把证人提供的一个个依据列表显示出来。

他喜欢这个案子！马修斯最后的演说是一流的。卢埃林大为逊色，因而没有能够改变辩护律师给陪审团留下的好印象。

然后是他对证据，辩论做概述……

很小心地，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摘掉假牙，把它放进水杯里。去掉假牙后的嘴瘪了，看上去冷酷残忍，让人不寒而栗。

闭上眼睛，法官先生忍不住笑了。

他干掉了塞顿！

风湿痛使他忍不住地哼了几声，他赶紧爬上床，随手关了电灯。

## 4

楼下餐厅里，罗杰斯茫然地站在那儿。

他盯着桌子中间的瓷人，喃喃自语道：

“真是出鬼了！我明明记得是十个。”

## 5

麦克阿瑟上将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他毫无睡意。

黑暗中,阿瑟·里士满的面孔不断地在他眼前浮现。

他喜欢阿瑟——一直非常喜欢。他也很高兴莱斯利像他一样喜欢这个年轻人。

莱斯利是个高傲任性的女人。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人她都嗤之以鼻,认为人家枯燥无味。“蠢货!”她总是这么说。

但她却对阿瑟·里士满另眼相看。一开始他们就相处得非常愉快,在一起谈论戏剧、音乐、绘画。莱斯利不断地和阿瑟开玩笑,戏弄他。而麦克阿瑟一直高兴地认为莱斯利是把阿瑟当个大孩子看待的。这个傻瓜忘了他们之间只相差一岁。里士满二十八岁,莱斯利二十九岁。

麦克阿瑟非常爱莱斯利。黑暗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她的瓜子脸,美丽动人的灰眼睛,浓密的棕色鬈发。他爱她,并且也相信她对自己的感情。

那是在法国。一天,他抑止不住对莱斯利的思念,从贴胸衣袋里取出她的照片,细细端详。

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像许多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收到了一封被装错了信封的信。莱斯利同时给他和里士满各写了一封信,但却把写给里士满的信寄给了自己的丈夫。即使是现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之后,麦克阿瑟一想到那封信,依然心如刀绞……

上帝,太痛苦了!

事情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信里面写得很清楚。周末!里士满上次离开……

莱斯利——莱斯利和阿瑟!

愿上帝惩罚那个该死的家伙!那张该死的笑脸,表面上总是恭恭敬敬地说:"是,先生。"其实是个骗子,伪君子!诱骗别人的妻子!

一个可怕的主意在他脑子里渐渐形成了。

他表面上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对里士满的态度一如既往。

他成功了吗?是的。里士满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不过,麦克阿瑟就像一座沉默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只有年轻的阿米塔奇好像觉察出点什么。这个小伙子,相当敏锐。

或许,事情发生时,阿米塔奇猜到了真相。

他派里士满去执行一项任务,实际上是送死。他不可能生还,除非发生奇迹。奇迹没有发生,是的,是他把里士满送上了死亡之路,但他并不感到内疚。战争期间,做这样的事太容易了。由于不断发生指挥错误,经常导致一些军官、士兵不必要的牺牲。军营内弥漫着恐怖情绪,很多时候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中。事后,人们会说:"老麦克阿瑟稀里糊涂地犯了个大错误,结果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不会再说别的。

但是,阿米塔奇有些不同。当时,他用一种非常古怪的目光盯着指挥官。也许他知道里士满之死是被有意安排的。

(战争结束以后——阿米塔奇说了?)

莱斯利不知内情。她为情人的死悲痛欲绝(他猜想)。但他回到英格兰之后,莱斯利从未在他面前流过泪,他也从未告诉莱斯利他知道她与里士满之间的事。他们仍然在一起生活——只是,莱斯利好像换了个人。三四年后,她就患肺炎去世了。

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十五年——十六年?

他离开军队之后,在德文郡买了一所房子,定居下来。有几个好邻居,闲时打打猎,钓钓鱼,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星期日,他通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是牧师诵读《圣经》里大卫谋杀乌利亚一节的那个星期日,他是不去的,因为听到这个故事,他就不舒服。)

起初,周围的人对他非常友善。后来,他感觉人们在背后议论他,看他时的目光也有异样。好像他们听说了什么——一些谣言……

(阿米塔奇?可能是他说的?)

后来,他开始躲避周围的人——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但他还是觉得人们在议论他,这让他很恼火。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切都仿佛是过眼烟云。莱斯利和里士满早已消逝在他的记忆深处,过去发生的事再也无关紧要了。

虽然生活很孤独,他还是尽量躲避军队里的老朋友。

(如果阿米塔奇说了,他们都会知道的。)

今天晚上,那个隐蔽的声音大声宣布了已经沉埋多年的事。

他该怎么办?拒不承认?那就不必面对众人的愤怒与

厌恶。但那样就不内疚，就没有罪恶感了吗？要说出来太难了。

肯定不会有人把那些话当真。都是一派胡言乱语。那位漂亮姑娘——居然被指责溺死了一个小孩！白痴！疯子才会把那些话当真！

埃米莉·布伦特——就是军团里老汤姆·布伦特的侄女。她也被指责杀了人！真是荒唐。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是那种一举一动都按上帝旨意行事的人。

整个事情古怪之极！简直是疯狂！

从他们到这儿以来——那是什么时候？噢，该死，就是今天下午！怎么觉得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

他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

当然是明天。汽船明天从大陆来。

奇怪的是，刹那间，他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想离开这儿……不想回到大陆，回到他的小屋，重新陷入日常的烦恼与琐碎之中。窗户大开着，外面不时传来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深夜，这声音听来格外清晰。

起风了。

他想："美妙的声音。宁静的岛屿……"

他又想："你来到了最美丽的小岛——你不可能到更远的地方去……你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突然，他明白了，自己不想离开这儿。

## 6

维拉·克莱索恩躺在床上，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两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床头的灯开着。她不敢关灯。

她想：

“雨果……雨果……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觉得你离我这么近？……好像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他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永远无法知道。他离我而去了——刹那间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她忘不掉雨果。他好像就在她身边。她不能不想他——她忘不掉他……

康沃尔……

黑色的岩石，金黄色的海滩。矮胖、幽默的汉密尔顿太太。西里尔总是拉着她的手，嘀嘀咕咕地说：

“我想到岩石那边去游泳，克莱索恩小姐。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她抬起头，正碰上雨果的目光。

每晚西里尔上床以后……

“出去散散步吧，克莱索恩小姐。”

“好吧。”

海风徐徐吹来。皎洁的月光下，他们沿着海滩漫步。

“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吗，维拉？”

是的，她知道。

（或者她以为知道。）

“我不能向你求婚。我没有一分钱。我只能养活我自己。你知道，我曾经有三个月的时间有希望成为我期待已久的有钱人——就是莫里斯死后，西里尔还没生下来那三个月。如果西里尔是个女孩子……”

如果西里尔是个女孩，雨果就将继承一切遗产。他承认，他非常失望。

“当然，我不指望这个。但对我是个小小的打击。喔，幸运的是，西里尔是个可爱的孩子。我非常喜欢他。”雨果确实非常喜欢西里尔，总是和他玩游戏或者逗弄这个小侄子。雨果不是个记仇的人。

西里尔生下来体质就很弱。这样的孩子，很可能会中途夭折……

然后……

“克莱索恩小姐，为什么我不能游到岩石那边？”

真让人厌烦。

“太远了，西里尔。”

“可是，克莱索恩小姐……”

维拉从床上下来，走到梳妆台旁，吞下三片阿司匹林。

她想：

“要是有安眠药就好了。”

“要是我想自杀，那我就多吃点安眠药，而不是去服用什么氰化物。”

她想起安东尼·马斯顿那张发紫的、不停抽搐的脸，不由一阵战栗。

她走过壁炉台，看到了那首打油诗。

十个黑孩子去吃饭，
一个呛死剩九个。

她心想：
“太可怕了——今晚发生的事……”
安东尼·马斯顿为什么要死呢？
她可不想死。
她无法想象自己会去死……
死，那是——别人的事……

# 第 六 章

## 1

阿姆斯特朗医生正在做梦……

手术室里太热了……

是他们把温度调得太高了？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手也是粘糊糊的，很难抓紧手术刀。

手中的刀锋利极了……

用这种刀杀人太容易了。当然，他不是在杀人……

女病人的身体有些异样。这本来是一具庞大、臃肿的躯体，现在变成了一把骨头。脸也蒙着。

他必须杀死的人是谁？

他想不起来了。但他必须知道。应该问问姐姐？

姐姐正看着他。不，不能问她。姐姐是个多疑的人，他不喜欢那样。

但是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谁呢？

他们不应该把病人的脸蒙上……

如果他可以看到脸……

啊！这下好了，一个见习护士把病人脸上的盖布去掉了。

埃米莉·布伦特。他必须杀掉的人是埃米莉·布伦特。她的眼睛多么恶毒！她的嘴唇在动。她正在说什么？

“我们时时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中……”

她在笑。不，护士，不要把脸盖上。我必须看见。得给她用麻醉剂。乙醚在哪里？我应该带点来。你用乙醚干什么，姐姐？哪个药？可以，效果是一样的。

护士，把盖布拿走。

当然！我认识他！他是安东尼·马斯顿！他的脸发紫，不停地抽搐。但是他还活着——他正在笑。我告诉你他正在笑！他不停地晃动手术台。

小心，先生，小心。护士，稳住——稳住——

阿姆斯特朗医生惊醒了。这时已是早上，阳光洒满了房间。

有人正在摇晃他。是罗杰斯。罗杰斯脸色苍白地喊：“医生——医生！”

阿姆斯特朗完全醒了。

他一下子坐起来，大声问：

“什么事？”

“是我妻子，医生。我喊不醒她。上帝呀！我喊不醒她。我看她有点不对头。”

阿姆斯特朗医生有着职业性的干练和速度。他裹上睡

衣就跟罗杰斯走了。

罗杰斯太太平静地躺在床上。阿姆斯特朗医生弯下腰，抬了抬她冰冷的手，又翻开眼睑看了看。几分钟后，他起身离开床边。

罗杰斯小声问：

“她——她是——？”

他舔了一下干巴巴的嘴唇。

阿姆斯特朗点点头。

“是的，她死了。”

他的目光在罗杰斯脸上停留片刻。然后，他走到床边的小桌旁，又走到洗脸架旁，最后又回到沉睡的罗杰斯太太身边。罗杰斯一直跟在他身后。

罗杰斯说：

“这是——这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医生？”

阿姆斯特朗沉吟片刻，然后问：

“她平时身体怎样？”

罗杰斯说：

“她有点风湿。”

“最近找医生看过病吗？”

“医生？”罗杰斯看着阿姆斯特朗，“已经多年没找医生看过病了——我们两人都没找过。”

“你不会相信她是心脏病发作而死吧？”

“是的，我不会相信。我从不知道她有心脏病。”

阿姆斯特朗又问：

“昨晚她睡得好吗？”

罗杰斯避开阿姆斯特朗的目光，不安地搓动着双手，低声咕哝道：

“她睡得很不好——不好。”

医生厉声问：

“她吃了安眠药。”

罗杰斯奇怪地看着阿姆斯特朗：

“吃药？安眠药？我不知道。我肯定她没吃。”

阿姆斯特朗走到洗脸架旁。

洗脸架上放着几个瓶子。有洗发水，熏衣草香水，止泻剂，擦手用的黄瓜甘油，一把牙刷，牙膏，剃须膏。

罗杰斯帮着阿姆斯特朗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接着又打开了五斗橱。里面都没有安眠药。

罗杰斯说：

“她昨晚什么都没吃，先生，除了你给她服的……”

## 2

九点钟，早餐的铃声响了。实际上，人们都已起来，正等着吃早饭呢。

麦克阿瑟上将和法官在屋外庭院里散步，不时交换着对政局的看法。

维拉和隆巴德爬到屋后的山顶上。他们发现威廉·亨利·布洛尔正站在那儿，朝大陆的方向眺望。

他说：

“还是看不到汽船的影子。我在这儿望了半天了。”

维拉笑着说：

“德文郡是个懒散的地方，干什么事都慢。”

菲利普·隆巴德朝另外一个方向眺望。

他突然说：

“你们觉得天气怎样？”

布洛尔朝天空瞥了一眼，说：

“我觉得天气不错。”

隆巴德吹了一声口哨，然后说：

“天黑以前会起风。”

布洛尔说：

“起风暴——是吗？”

山下传来了铃声。

菲利普·隆巴德说：

“吃早饭了？好，我要去吃点东西了。”

他们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时，布洛尔若有所思地对隆巴德说：

“我真不明白，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自杀！为这事，我一夜都没睡好。”

维拉走在前面。隆巴德脚步停了一下，问：

“找到答案了吗？”

“我需要证据。首先，是动机。我感觉，他很有钱。”

埃米莉·布伦特从客厅的窗户里探出身子，大声问：

“汽船来了吗？”

“还没有。”维拉答道。

他们走进餐厅吃早饭。桌上有一大盘鸡蛋和咸肉，还有

茶和咖啡。

罗杰斯打开餐厅门让人们进去后，又从外面把门关上了。

埃米莉·布伦特说：

“罗杰斯好像病了。”

站在窗户边的阿姆斯特朗医生清了清喉咙，然后说：

“早饭你们将就点。罗杰斯一个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罗杰斯太太——啊——罗杰斯太太今天早上不能做了。”

埃米莉·布伦特机警地问：

“罗杰斯太太怎么了？”

阿姆斯特朗医生从容地说：

“先吃饭吧。鸡蛋要凉了。吃过饭后我想和你们商议几件事。”

人们领会了医生的暗示，纷纷往自己的盘子里放鸡蛋、咸肉，往杯子里倒茶或倒咖啡。早餐开始了。

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人们闭口不谈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只是漫无边际地聊着一些流行时尚，国际新闻，体育赛事，以及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湖怪现象。

大家都吃完了。阿姆斯特朗医生挪了挪椅子，又严肃地清了清喉咙，说话了。

他说：

“我想不幸的消息最好在吃过饭后告诉你们。罗杰斯太太睡觉时死了。”

屋内一片惊呼声。

维拉大叫：

“太可怕了！我们到这儿以后岛上死了两个人。”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眯缝着眼，用小而清晰的声音说：

“哼——真奇怪——怎么死的？”

阿姆斯特朗耸耸肩。

“一下子也说不准。”

“尸体检查过了？”

“我下不了结论。我不知道她平时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

维拉说：

“她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我想可能是昨晚受了惊吓，引发了心脏病。”

阿姆斯特朗医生干巴巴地说：

“她的心脏肯定受了刺激——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一个冷冰冰的字眼从埃米莉·布伦特小姐嘴里吐出，让人们吃了一惊。

“良心！”她说。

阿姆斯特朗医生转身看着她：

“你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布伦特小姐？”

埃米莉·布伦特说：

“你们都听见了。她和她丈夫被指控蓄意谋杀了他们以前的主人——一位老太太。”

“你对这事怎么想？”

埃米莉·布伦特说：

“我认为指控是有根据的。她昨天晚上的样子你们都看到了，完全垮了。内心的罪恶感使她无法承受。她纯粹是吓死的。”

阿姆斯特朗医生怀疑地摇了摇头。

“有这个可能。但是在没有准确掌握她的健康状况的情况下，不能贸然下这个结论。她是否有心脏病——”

埃米莉·布伦特平静地说：

“不管你是否赞成，这是上帝的安排。”

众人一片愕然。布洛尔先生不安地说：

“你有点过分了，布伦特小姐。”

她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大家，昂着头，说：

“你们认为一个罪人受到上帝的惩罚是不可能的事吗？我不这样看！”

法官摸摸下巴，冷笑着说：

“亲爱的女士，根据我的经验，上帝对我的审判和惩罚是很艰难的。不会这么简单。”

埃米莉·布伦特耸了耸肩膀。

布洛尔大声说：

“昨晚她上床以后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阿姆斯特朗说：

“既没吃什么，也没喝什么。”

“她什么都没吃？一杯茶、一口水都没喝？我敢断定她喝茶了。一般人晚上都喝茶的。”

“罗杰斯向我保证她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

“噢，”布洛尔说，“他当然会这么说。”

布洛尔的话意味深长，阿姆斯特朗忍不住看了他几眼。

菲利普·隆巴德说：“那么你的看法呢？”

布洛尔盛气凌人地说：

“好啊，为什么不说呢？昨天晚上的指控我们都听到了。那些话也许完全是胡说——是痴人说梦！另一方面，也可能不是。我们先假设它是真的。罗杰斯和他的妻子干掉了那位老太太。人不知，鬼不觉的。他们一直觉得很安全，也很愉快——”

“不，”维拉打断他的话，低声说，“我觉得罗杰斯太太一直没有安全感。”

被截断话头的布洛尔生气地看了她一眼。

“真是个女人。”他的目光仿佛在这样说。

他接着又说：

“也许你说得对。但就他们所知，无人知晓他们的秘密，也就是说，他们的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然而，昨天晚上，一个不为人知的疯子泄露了秘密。结果怎样？这个女人崩溃了——完全垮了。我注意到罗杰斯太太醒过来时她丈夫的表情。没有一点做丈夫应有的焦虑！一点儿也不高兴！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烦躁不安，生怕她妻子说出点什么。”

“站在他们的立场想一想！他们杀了人，逃脱了，但是如果这事被重新提起，会产生什么后果？十之八九，这个女人会泄露秘密。脆弱的神经使她无法在众人面前撒谎。因而，对罗杰斯来说，她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罗杰斯做得对。他自

己到死都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是他不能保证她的妻子！如果她垮了，他也就完了。所以他放点东西在她的杯子里，让她永远闭紧嘴巴。”

阿姆斯特朗慢慢地说：

“她身边没有空杯子——什么都没有。我看过的。”

布洛尔轻蔑地说：

“当然什么都没有！罗杰斯太太喝过之后，罗杰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茶杯拿走，仔仔细细地洗干净。”

屋里一片沉寂。过了一会儿，麦克阿瑟上将怀疑地说：

“也可能是这样。可是我很难想象一个男人会对他的妻子——做这样的事。”

布洛尔笑了一声。

他说：

“一个男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不会过多顾忌感情的。”

众人沉默不语。这时，门开了，罗杰斯走了进来。

他依次看了看大家，说：

“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在椅子里动了动身子。问：

“汽船通常什么时候到？”

“七点到八点之间，先生。有时八点过一点儿。不知弗雷德·纳拉科特今天早上怎么了。如果他病了，他应该派他的弟弟来。”

菲利普·隆巴德问：

“现在几点了？”

“九点五十分，先生。”

隆巴德耸耸眉毛，头慢慢地点了几下。

罗杰斯在一旁站着。

麦克阿瑟上将突然说：

“听到你妻子的事很难过，罗杰斯。医生刚刚告诉我们。”

罗杰斯低下头。

“是的，先生。谢谢您。”

他拿起已经空了的咸肉盘子，出去了。

一时，屋内一片沉默。

## 3

屋外庭院里，菲利普·隆巴德说：

“这艘汽船……”

布洛尔看着他，点了点头。

他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隆巴德先生。我已经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汽船两小时以前就该到了，但至今没来，为什么？”

“找到答案了吗？”隆巴德问。

“这不是偶然的——这就是我的答案。它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一切都是有联系的。”

菲利普·隆巴德说：

“你认为它不会来了？”

一个人不耐烦地在他身后说：

“汽船不会来了。”

布洛尔转过身子，意味深长地看着说话的人：

“你也这么认为，上将？”

麦克阿瑟上将说：

“它当然不会来了。我们只能靠汽船离开这儿，这是策划好的。我们无法离开这里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离开……这就是结局，你们懂吗——一切的结局……”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

“那就平静了——真正的平静。到那时候——什么事都没啦……是的，平静了……”

他突然转身走了。沿着草坪，走下斜坡，朝着小岛的边沿走去。

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就像一个半睡半醒的人。

布洛尔说：

“又是一个傻瓜！好像要去同归于尽似的。”

菲利普·隆巴德说：

“我想你不会的，布洛尔。”

这位前警督笑了。

“我的头早掉过无数次了。”

接着，他又加上一句：

“我想你也不会走那条路，隆巴德先生。”

菲利普·隆巴德说：

“我目前很正常。谢谢你，布洛尔先生。”

## 4

阿姆斯特朗医生来到了庭院里。他站在那儿不知往那边走。左边是布洛尔和隆巴德，右边是正低着头来回踱步的沃格雷夫。

阿姆斯特朗犹豫了一会儿，转身朝沃格雷夫走去。

就在这时，罗杰斯从别墅里跑了出来。

“能和您说句话吗，先生？”

阿姆斯特朗转过身，大吃一惊，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罗杰斯面部抽搐，脸色灰白，双手不停地发抖。跟几分钟前那个拘谨、克制的罗杰斯判若两人。

“请，先生，如果可以跟您讲话，请到里边来。”

医生转回来，跟着近乎狂乱的管家走回别墅。他边走边问：

“出了什么事，罗杰斯？你镇静些。”

“里面，先生，请到里面来。”

他打开餐厅门。医生走了进去。罗杰斯跟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

“好啦，”阿姆斯特朗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罗杰斯的喉头不停地抽动。他咽了一口唾沫，急促地说：

“事情还在继续，先生，我弄不明白。”

阿姆斯特朗厉声问：

“事情？什么事情？”

“您一定以为我疯了，先生。您会说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必须弄明白，先生。必须弄明白。因为这让人无法理解。”

“好啦，先生，告诉我怎么回事？别再像打谜语似的。”

罗杰斯又吞了口唾沫。他说：

“就是那些小瓷人，先生。桌子中间的小瓷人。一共是十个。我发誓，是十个。”

阿姆斯特朗说：

“对，是十个。昨晚吃饭时我们数过的。”

罗杰斯走近阿姆斯特朗：

“问题就在这，先生。昨晚我收拾餐厅时只剩九个了。当时我觉得挺奇怪，并没十分在意。今天早上我摆早饭时，心烦意乱的，也没注意。可是刚才，先生，我进去收拾桌子时——如果不信您自己去看，只剩八个了，先生！只剩八个了！这讲不通的，是吧？只剩八个……”

# 第 七 章

## 1

吃过早饭，埃米莉·布伦特向维拉·克莱索恩建议到山顶上走一走，顺便望一望汽船，维拉同意了。

海风清新宜人。成群的海鸟拍打着翅膀，掠过海面。海上没有一艘渔船——更看不到汽船的影子。

他们来时经过的斯蒂克黑文村也看不到，只能看到它周围的山影和红岩峭壁下隐蔽的海湾。

埃米莉·布伦特说：

“昨天送我们来的那个人看上去挺可靠的。他今天来得这么晚真让人觉得奇怪。”

维拉没有说话，她正在努力遏制自己内心的恐慌。

她在心里生气地对自己说：

“要冷静。这可不像你。你一直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过了一会儿，她大声说：

"但愿他会来。我——我真想走了。"

埃米莉·布伦特干巴巴地说：

"我想大家都和你一样。"

维拉说：

"一切都这么反常……真没意思。"

她身旁的埃米莉·布伦特尖刻地说：

"我真懊悔自己卷到这里边来。当初如果认真推敲一下，就会发现那封信实际是很荒谬的。可是我当时没有产生丝毫怀疑——一点也没有。"

维拉机械地咕哝道："我没有想到。"

"人们想当然的事太多了。"埃米莉·布伦特说。

维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说：

"你早饭时说的那番话，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亲爱的。你对那件事怎么看？"

维拉低声说：

"你真的认为罗杰斯和他的妻子弄死了那位老太太？"

埃米莉·布伦特凝神眺望着大海，片刻，她说：

"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这一点。你怎么想？"

"我脑子里乱极了。"

埃米莉·布伦特说：

"种种迹象都证实了这一点。记得吧，那个女人吓得昏了过去，罗杰斯手里的咖啡盘也掉了。后来他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就不真实。噢，说真的，他们做的事真让我害怕。"

维拉说：

“她看上去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我从未见过如此惊恐的女人……她肯定一直提心吊胆的……”

布伦特小姐低声说：

“我记得小时候我的保姆经常念叨一句话，叫做‘罪孽终将败露’。这话千真万确，罪孽终将败露。”

维拉匆忙站起来。她说：

“但是布伦特小姐——布伦特小姐——假如这样……”

“怎么了，亲爱的？”

“其他人呢？其他人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对其他人的指控——它们——它们都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对罗杰斯夫妇的指控是真的——”她停住了，她无法理清自己混乱的思绪。

埃米莉·布伦特方才一直困惑地皱着眉头，现在，她听明白了。

她说：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说隆巴德先生吧，他承认自己曾经抛弃了二十个人，导致他们全部丧生。”

维拉说：“他们只是一些土著人……”

埃米莉·布伦特严厉地说：

“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是我们的兄弟。”

维拉想：

“我们的黑人兄弟——我们的黑人兄弟。我真想笑，我简直要发疯了。我有点不正常了……”

埃米莉·布伦特继续若有所思地说：

“当然，有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荒谬至极。比如说法官吧，他只是在履行职责。还有那个苏格兰场的前任警督。我自己也是。”

她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

“当然，考虑到场合，我昨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因为这是一个在男士面前不宜谈论的话题。”

“不宜谈论？”

维拉立时来了兴趣。布伦特小姐仍旧平静地叙述着：

“比阿特丽斯·泰勒是我的佣人。她不是个正派的姑娘——当我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我被她骗了。表面上看，她举止端庄，整洁，乐于助人，我非常喜欢她。当然，这一切全是装出来的！实际上，她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放荡的姑娘。令人作呕！她怀孕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她顿了顿，精致的鼻子厌恶地抽了几下。“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她的父母都是正派人，对她的教育很严格。他们不原谅她的行为，这点让我很高兴。”

维拉盯着布伦特小姐：

“后来呢？”

“我当然不能再和她共居一室，一小时也不行。我不能让人说我容忍这种淫荡的行为。”

维拉低声问：“后来——她怎么样了？”

布伦特小姐说：

“放荡的东西，她还不满足这一桩罪恶，再一次犯罪。她自杀了。”

维拉害怕得低声问道：

“她自杀了?”

“是的,她跳了河。”

维拉一阵战栗。

布伦特小姐此时正面朝大海。从侧面看去,她显得那么宁静、典雅。维拉又问她:

“你听说她自杀时有什么感觉?你内心不谴责自己吗?”

埃米莉·布伦特挺了挺身子。

“我?我没有一点需要谴责自己的地方。”

维拉说:“会不会是你的——无情——使她走上了绝路?”

埃米莉·布伦特刻薄地说:

“她自己的行为——她自己的罪孽——才是她走上绝路的原因。如果她是个正派的姑娘,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她转过脸看着维拉,眼睛里没有一丝懊悔和不安,有的只是自信和无情。埃米莉·布伦特坐在黑人岛的最高处,沉浸在自己的美德之中。

对维拉来讲,这个老处女再也不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了。

突然——她感到很害怕。

## 2

阿姆斯特朗走出餐厅,又一次来到庭院里。

法官正坐在椅子里,平静地眺望着大海。

隆巴德和布洛尔站在左边，一言不发地抽烟。

医生犹豫了一下，他想找人商量商量罗杰斯说的事。他先看看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他知道法官思维敏捷，逻辑性强。不过，他还是有些犹豫，尽管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头脑灵活，但他毕竟上了年纪。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有行动能力的人。

他拿定主意了。

“隆巴德，能和你说会儿话吗？”

隆巴德吃了一惊。

“当然可以。”

两个人离开庭院，下了斜坡，朝海边走去。到了僻静处，阿姆斯特朗说：

“我想和你商讨一下。”

隆巴德的眉毛耸了起来。他说：

“亲爱的朋友，我没有一点药物知识。”

“不，不，只是一般性的讨论。”

“噢，那就不一样了。”

阿姆斯特朗说：

“坦率地说，你有什么看法？”

隆巴德思索了一下，然后说：

“你的话具有暗示性，不是吗？”

“那个女人的事你怎么看？你同意布洛尔的观点吗？”

菲利普吐了一口烟，说：

“布洛尔的话很有道理。”

“确实如此。”

阿姆斯特朗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多了。菲利普·隆巴德不是傻瓜。

他又说：

“我们先假定罗杰斯夫妇的谋杀行为没有败露。我不明白怎么能够不被发现？你认为他们是怎么干的？毒死了那位老太太？”

阿姆斯特朗慢慢地答道：

“比下毒药简单得多。今天早上我问罗杰斯布雷迪太太是什么病，他的回答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某些类型的心脏病需要用亚硝酸戊酯。即病发作时，立即服用一支亚硝酸戊酯。如果不及时服用亚硝酸戊酯，结果很可能是致命的。”①

菲利普·隆巴德若有所思地说：

“原来如此简单。一定相当——有诱惑力。”

医生点点头。

“是的，不用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既不用找毒药也不用下药——没有任何明确的行为——只是——不管！罗杰斯深夜急急忙忙地去找医生，他们都确信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详情。”

“即使有人知道，也抓不到任何证据。”菲利普·隆巴德说。

他突然皱起了眉头。

“当然——这也可以说明很多事。”

---

① 亚硝酸戊酯：血管舒张剂，用于心绞痛。——译注。

阿姆斯特朗迷惑不解地问：

“请原谅，我没听懂你的话。”

隆巴德说：

“我的意思是——它说明了黑人岛这里有一些不能被证明的罪行。比如罗杰斯夫妇，再比如老沃格雷夫，他披着法律的外衣杀人。”

阿姆斯特朗机警地问：

“你相信那个故事？”

菲利普·隆巴德笑了。

“哦，是的，我相信。沃格雷夫杀死了爱德华·塞顿，就像用匕首刺穿了他那样准确无误。但是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是坐在法官的席位上，戴着法官的假发，穿着法官的长袍干的。所以，你无法证明他有一点罪。”

一个念头在阿姆斯特朗脑子里一闪而过。

“医院里的谋杀。手术台上的谋杀。无法证明，无法证明。”

菲利普·隆巴德正在说：

“所以——欧文先生——所以——黑人岛！”

阿姆斯特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再想想，把我们聚集到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菲利普·隆巴德说：

“你怎么想？”

阿姆斯特朗突然中止了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想想那个女人的死吧。有几种可能性？首先是罗杰斯害怕她泄露秘密，因而杀了她。再就是她承受不了

内心的压力，精神崩溃而自杀。”

菲利普·隆巴德说：

“自杀，是吗？”

“你说呢？”

“如果没有发生马斯顿的事，这也许可能。十二小时两个人自杀，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如果你告诉我安东尼·马斯顿，这个像野牛一样没脑子的人，像锄草一样轧死了两个孩子的人，自杀了——嘿，这太可笑了！还有，他怎么弄到的药？据我所知，氰化钾不是那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药。它是你们那一行里用的。”

阿姆斯特朗说：

“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随身带着氰化钾。这可能是打算捅马蜂窝的人弄来的。”

“园艺工或主人，真的吗？再说一遍，不是安东尼·马斯顿。我觉得氰化钾的来源要弄清楚。要么是安东尼·马斯顿来这儿之前就打算自杀，因而带在身上的——要么就是——”

阿姆斯特朗追问道：

“要么是什么？”

菲利普·隆巴德咧嘴笑了。

“为什么让我说呢？其实话就在你的嘴边上。安东尼·马斯顿是被谋杀的。”

## 3

阿姆斯特朗深深地吸了口气。

“罗杰斯太太呢?”

隆巴德慢吞吞地说:

“如果没有发生罗杰斯太太的事,我可能会相信安东尼是自杀(尽管这很难)。反过来,如果没有发生安东尼的事,我也可能会相信罗杰斯太太是自杀(这倒不很困难)。如果没有安东尼的突然死亡,我会相信是罗杰斯杀了自己的妻子。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死了两个人?”

阿姆斯特朗说:

“我可以提供点线索。”

他重复了刚才罗杰斯说的两个小瓷人神秘消失的事。

隆巴德说:

“噢,小黑瓷人……昨晚吃饭时是十个,现在只剩八个了,是吗?”

阿姆斯特朗背起了那首童谣:

十个黑孩子去吃饭,
一个呛死剩九个。
九个黑孩子睡过了头,
一个不醒剩八个。

两个人目光对视了一下，隆巴德咧嘴笑笑，扔掉了手里的雪茄。

“太巧了！昨天晚饭后，安东尼·马斯顿窒息而死，罗杰斯太太又一睡不醒。”

“所以？”阿姆斯特朗问。

隆巴德继续说：

“轮到另一个黑人了。柴堆里的那个！神秘莫测！欧文先生！尤·纳·欧文！一个十足的疯子！”

“啊！”阿姆斯特朗松了一口气，“你也这么看？但是你能看出哪些人卷进去了吗？罗杰斯发誓岛上除了我们和他们夫妻之外，再没有任何人。”

“罗杰斯弄错了！要么就是他撒谎！”

阿姆斯特朗摇摇头。

“我觉得他没有撒谎。那家伙吓坏了，几乎精神失常了。”

菲利普·隆巴德点点头。

他说：

“今天早上汽船没有来。很明显，这都是欧文先生事先安排好的。在他的计划完成之前，黑人岛将一直与外界隔绝。”

阿姆斯特朗的脸一下子变得雪白。他说：

“你认为——那家伙肯定是个疯子！”

菲利普·隆巴德突然有点兴奋地说：

“有件事欧文先生忘了。”

“什么？”

“这个岛光秃秃的。我们简单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尤·纳·欧文先生。”

阿姆斯特朗医生激动地说：

“这回他可危险了。”

菲利普·隆巴德笑了。

“危险？害怕大坏蛋的是谁？抓住他的时候我才危险呢！”

他顿了一下，又说：

“最好把布洛尔拉来帮我们。他在关键时刻一定是好样的。另外不要告诉女士们。至于其他人吗，麦克阿瑟上将是个老糊涂，老沃格雷夫又特别迟钝。还是我们三个人干吧。”

# 第 八 章

## 1

布洛尔很容易地就被拉进来了，并且马上表示同意他们的判断。

“你们说的瓷人的事，先生们，关系重大。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疯狂！疯狂！你们想没想过这个欧文好像只是在幕后操纵，所有的事都是由别人代他干的吗？”

“请说清楚点，先生。”

“好吧，我的意思是说，昨晚留声机事件之后，马斯顿吓得服毒自杀。罗杰斯也因为害怕而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切都是按照尤·纳·欧文的计划进行的。”

阿姆斯特朗摇了摇头，他强调氰化钾的来源问题。布洛尔点点头，说：

“是的，这个我忘了。氰化钾不是一般人随身携带的东西。但是它是怎么放到马斯顿的杯子里的，先生？”

隆巴德说：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马斯顿昨晚喝了几次酒。在最后一次和前一次之间，有个间隙。这段时间他的杯子没有拿在手里。尽管我不能肯定，但好像是放在窗户旁边的小桌子上。窗户是开着的。投毒的人可以从那里把氰化钾放进他的杯子里。”

布洛尔不相信地说：

“我们都没看到外面有人，先生。”

隆巴德冷冷地说：

“我们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呢。”

阿姆斯特朗慢吞吞地说：

“是的。我们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大家丧魂失魄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自己辩解、发泄愤怒，没人关注其它的事。我想，这段时间内投毒的人是可以得手的……”

布洛尔耸了耸肩膀。

“他已经得手了！喂，先生们，我们开始吧。不过万一碰上了，没枪怎么行？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隆巴德说：

“我有枪。”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布洛尔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他说：

“你一直带在身上吗？先生？”

隆巴德说：

“一般是这样。你知道，我曾多次遇到麻烦。”

“噢，”布洛尔又说道，“你恐怕从未遇到过今天这样的麻烦。如果有个疯子藏在岛上，他身上恐怕装了个小军火库

——更不必说刀、匕首什么的了。”

阿姆斯特朗一阵咳嗽。

“你错了，布洛尔。许多杀人狂表面上非常平和、谦逊，很讨人喜欢的。”

布洛尔说：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那种类型的，阿姆斯特朗医生。”

## 2

三个人开始在岛上搜寻了。

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岛的西北部朝着海岸，是一片垂直于水面的峭壁悬崖，似乎从未有人上来过。岛的其它部分，也都是光秃秃的。三个人从岛的最高处开始，在岩石间仔仔细细地来回搜索，希望能够发现某个山洞的入口。但是，一个山洞也没找到。

最后，他们一直搜索到了海边，在那儿碰到了麦克阿瑟。他正坐在那儿望海。这块地方异常宁静，只听见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老人直直地坐在岩石上，眼睛盯着遥远的地平线。

他似乎不在意布洛尔等人的到来。这种冷漠的态度让人多少有些不舒服。

布洛尔想：

“这不正常——看上去他好像恍恍惚惚的。”

他清了清喉咙，走上前说：

“先生，你给自己找了块多么幽静的地方啊。”

上将皱起了眉头，他回头瞥了一眼布洛尔，说：

“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我想一个人呆在这儿。”

布洛尔温和地说：

“我们不会打扰你的。可以说，我们刚才在岛上巡视了一趟，奇怪的是，岛上好像藏了一个人。”

麦克阿瑟上将又皱起了眉头。

“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请走开吧。”

布洛尔退了回来。他对隆巴德和阿姆斯特朗说：

“他疯了……没办法和他说话。”

隆巴德好奇地问：

“他说什么？”

布洛尔耸了耸肩膀。

“什么没有时间了，他想一个人呆在这儿等等。”

阿姆斯特朗皱起了眉头。

他自言自语地说：

“奇怪，现在……”

## 3

搜查结束了。三个男人站在黑人岛的最高处，遥望着大陆。带着咸味的海风扑面而来，海面上没有一艘船。

隆巴德说：

“没有渔船出海，看样子要起风暴了。讨厌的是我们在这儿看不到对面的村子，无法发信号求救。”

布洛尔说：

"今晚我们点篝火。"

隆巴德皱着眉头说：

"倒霉的是一切都可能有所防备了。"

"怎么防备？"

"我怎么知道？也许这是一场恶作剧。我们被放逐到这儿，没人理会我们发出的任何信号。也许村里人被告知这是一场赌博，几个傻瓜干的勾当。"

布洛尔怀疑地问：

"你认为他们会相信？"

隆巴德冷冷地说：

"这比事实容易让人相信！如果村民们被告知，小岛将与大陆隔绝，直到欧文先生平静地杀死他所有的客人——你认为他们会相信吗？"

阿姆斯特朗说：

"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可是——"

菲利普·隆巴德撇了撇嘴：

"可是——就是这么回事！医生！"

布洛尔凝望着海水。

"我想，没人能从这儿爬下去吧？"

阿姆斯特朗摇了摇头。

"不可能的。这儿太陡了，他藏在哪儿呢？"

布洛尔说：

"也许峭壁中间有洞。如果有条船，我们可以绕岛一周，那就看得清楚了。"

隆巴德说：

“如果有船，我们恐怕已经快到大陆了。”

“是的，先生。”

隆巴德突然说：

“我们可以搜查一下这块悬崖。右下方似乎有块凹陷的地方。如果二位老兄能找到绳子，就把我放到下面去看看。”

布洛尔说：

“这样也许能查个明白，尽管看上去有些荒唐。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绳子。”

他脚步轻快地向山下的别墅走去。

隆巴德看看天空，云彩正在慢慢地向一起聚拢，风力也比刚才大了。

他瞥了一眼阿姆斯特朗，说：

“你怎么不说话，医生？想什么呢？”

阿姆斯特朗慢吞吞地说：

“我觉得奇怪，老麦克阿瑟怎么会疯了……”

## 4

维拉一上午都坐立不安的，她竭力回避埃米莉·布伦特，觉得她既可怕又可恶。

布伦特小姐坐在墙角的避风处织着毛线。

维拉一想到埃米莉·布伦特，就仿佛看到一张苍白的、头发上缠着海草的脸……这张脸曾经是那么美丽动人——也许是美丽淫荡——现在却变得那么可怜可怕，让人不寒而栗。

埃米莉·布伦特，温和而正派，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里编织。

庭院里，贾斯蒂斯·沃格雷夫缩成一团坐在椅子里，脑袋整个陷进脖子里了。

维拉看着他，就仿佛看见了一个站在被告席上的年轻人——金发碧眼，吓坏了的年轻人，爱德华·塞顿。她还似乎看见法官用一块黑布蒙住他的头，然后开始宣判……

过了一会儿，维拉慢慢地朝海边走去。远远地，她看到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仍旧坐在刚才的地方，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远方。

维拉的到来惊动了他。麦克阿瑟转过头，脸上是一种疑问掺杂着惊恐的复杂神情，把维拉吓了一跳。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维拉，足足有两三分钟。

维拉心想：

“真奇怪！好像他知道……”

他说：

“噢，是你！你来……”

维拉在他身边坐下。说：

“你喜欢坐在这里看海？”

他文雅地点点头。

“是的，”他说，“坐在这里很愉快。我觉得这里是等待的好地方。”

“等待？”维拉警觉地问，“你在等待什么？”

麦克阿瑟仍旧文质彬彬地回答：

“结局。我想你知道这个，不是吗？这是事实。我们每

个人都在等待结局。”

维拉迟迟疑疑地问：

“你什么意思？”

麦克阿瑟上将严肃地说：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离开黑人岛，这是计划好的，你当然完全明白。也许，你不理解这是一种解脱。”

维拉奇怪地问：

“解脱？”

他说：

“是的。当然，你太年轻了……你还不到该解脱的时候。但是它来了！当你明白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了，这就是神圣幸福的解脱——你再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了。你也会有这种感受的，总有一天……”

维拉声音嘶哑地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的双手一阵发抖，心里突然对面前这个平静的老人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麦克阿瑟又陷入了沉思。他用梦幻般的语调说：

“你知道，我爱莱斯利，我非常爱她……”

维拉问道：

“莱斯利是你妻子？”

“是的，我的妻子……我爱她——我为她骄傲。她是那么美丽、那么活泼。”

他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

“是的，我爱莱斯利，这就是我做那件事的原因。”

维拉问：

“你的意思——”然后不说了。

麦克阿瑟文质彬彬地点点头。

“现在没必要否认了——我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我把里士满送上了死路。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谋杀。真难以理解，谋杀——我一直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是这一次不是了。我不后悔，这是他咎由自取！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但是后来——”

维拉冷冷地问：

“后来怎么了？”

他摇了摇头，看上去茫然而悲伤。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莱斯利是不是猜到了……我不知道。但是，莱斯利好像变了一个人，离我很远很远。后来，她死了——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维拉说：

“一个人——一个人——”她的声音在岩石间发出了回声。

麦克阿瑟上将说：

“结局到来时，你也会高兴的。”

维拉站起来，厉声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麦克阿瑟上将说：

“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麦克阿瑟上将又把目光投向大海，他似乎忘记了身后维拉的存在。

他温柔地、轻轻地呼唤：

“莱斯利……”

## 5

布洛尔提着一卷绳子回来了，他看见阿姆斯特朗正站在原地朝悬崖下探望。

布洛尔气喘吁吁地问：

“隆巴德先生呢？”

阿姆斯特朗漫不经心地回答：

“想别的办法去了，一会儿就回来。看这儿，布洛尔，我真担心。”

“我们大家都担心。”

医生不耐烦地摆摆手。

“当然——当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正在想老麦克阿瑟。”

“他怎么了，先生？”

“我们正在找的那个人是个疯子。他会不会就是麦克阿瑟？”

布洛尔不相信地问：

“你说他是凶手？”

阿姆斯特朗含含糊糊地说：

“我不该这么说，不该这么说。我不是精神病医生，我也

没有和他认真交谈过——没有从那个角度观察过他。”

布洛尔说：

“那是个老糊涂！但是我也不能说——”

阿姆斯特朗打起精神，说：

“可能你是对的！该死的，一定有人藏在岛上！哎，隆巴德来了。”

他们小心地拴好绳子。

隆巴德说：

“我会当心的。你们小心绳子突然拉断。”

几分钟后，两人一起观察隆巴德的动作时，布洛尔说：

“灵活得像只猫，对吧？”

话里有弦外之音。

阿姆斯特朗说：

“我想他一定做过登山运动。”

“可能。”

沉默片刻后，前任警督又说：

“奇怪的家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是个坏蛋！”

阿姆斯特朗怀疑地问：

“你有什么根据？”

布洛尔嘟哝了一声，然后说：

“我不知道——真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

阿姆斯特朗医生说：

“我猜他一直过着一种冒险生活。”

布洛尔说：

“我敢断定他的冒险生涯是见不得人的。”他停了一下又问道：“你随身带着枪吗，医生？”

阿姆斯特朗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我？上帝呀，没有。我为什么要带枪呢？”

布洛尔问：

“隆巴德为什么带枪呢？”

阿姆斯特朗迟迟疑疑地说：

“我想是——习惯。”

布洛尔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绳子突然扯了一下，他们连忙往下放绳子。不一会儿，绳子松了。布洛尔说：

“人有各种各样的习惯！隆巴德先生应该带着手枪、睡袋、煤油炉、杀虫粉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习惯不应该让他带着那些东西到这儿来！只有在小说里，人们才理所当然地带着手枪到处转。”

阿姆斯特朗医生茫然地摇摇头。

他们探出头去观察隆巴德，隆巴德搜查得很仔细。布洛尔和阿姆斯特朗很快就明白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一会儿，隆巴德爬上来了，站定之后，一边擦汗一边说：

“喂，难搜的还在后面呢。那就是别墅和它周围的地方。”

## 6

别墅搜查起来很容易。他们先搜查了外面的仓库，然后又开始搜查里面的房间。在厨房餐具柜里发现的罗杰斯太太的卷尺给他们帮了忙。但是让他们迷惑不解的是，别墅里居然没有一个隐蔽之处，一切都是一目了然。他们搜查完底层，正准备往楼上去时，从落地窗里看见罗杰斯端着放满酒杯的托盘向庭院走去。

菲利普·隆巴德小声说：

“多好的仆人。可脸上总是毫无表情。”

阿姆斯特朗赞赏地说：

“罗杰斯是一流的管家，我要对他这么说！”

布洛尔说：

“他的妻子也是个相当出色的厨师。昨天的晚餐——”

他们走进第一间卧室。

五分钟后他们就从房间里出来了，面对面地站在楼梯平台上[1]。房间里没有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

布洛尔说：

“这边还有一个小楼梯。”

阿姆斯特朗说：

“它通往仆人的房间。”

布洛尔说：

[1] 平台：一段楼梯顶端的驻脚处，楼上门户朝此装设。——译注。

“佣人的房间下面肯定是锅炉房。下去看看，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就在锅炉房里，他们听到头顶上传来一阵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

阿姆斯特朗一把抓住布洛尔的胳膊，隆巴德赶紧竖起手指警示：

“轻点——听。”

声音又传来了——有人在鬼鬼祟祟地走动，就在头顶上。

阿姆斯特朗小声说：

“他在卧室里，就是放罗杰斯太太尸体的那间。”

布洛尔小声回答：

“当然！这是最好的藏身之处！没人会到那儿去。喂，安静点，别再出声了。”

三人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

在房间门口，他们停住了，屏息凝听，确实有人在房间里。里面传出轻微的嘎嘎声。

布洛尔小声说：

“跟我来。”

他“砰”的一声推开门冲了进去，阿姆斯特朗和隆巴德也跟着冲了进去。

刹那间，三个人像被钉子钉住了一般，全呆了。

房间里站着罗杰斯，手里抱着一堆衣服。

## 7

布洛尔最先反应过来。他说：

“对不起——哦——罗杰斯。我们听见有人在这儿走动，以为——嘿——”

他停住了。

罗杰斯说：

“很抱歉，先生们，我正在这儿收拾东西。我想住到空着的客房里，可以吗？最小的一间。”

他眼睛看着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赶紧回答：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快收拾吧。”

阿姆斯特朗尽量把目光避开床上用被单蒙着的尸体。

罗杰斯说：

“谢谢您，先生。”然后抱着东西下楼了。

阿姆斯特朗走到床边，撩起床单，凝视着罗杰斯夫人宁静的面容。这时候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只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阿姆斯特朗说：

“但愿能在这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我真想知道是什么药害死了这位夫人。”

然后他又转身对着布洛尔和隆巴德说：

“咱们算了吧，我确信咱们什么也找不到。”

布洛尔若有所思地盯着进人孔[1]的插销说：

“那家伙走路无声无息的。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在花园里，我们谁也没听见他上楼来。”

隆巴德说：

“所以我们才以为是个陌生人在上面走动呢。”

布洛尔转身钻进了黑洞洞的进人孔。隆巴德从口袋里掏出手电，也跟了进去。

五分钟以后，三个人站在楼梯平台上面面相觑。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灰尘和蜘蛛网，脸上的表情相当严峻。

岛上除了他们八个，再没有任何人了。

① 进人孔：指锅炉等的修理入口、供工人进入检查或修理用。 译注。

# 第 九 章

## 1

隆巴德缓缓地说：

“看来我们错了——全错了！就像是做了一场奇怪的恶梦！都是因为马斯顿和罗杰斯夫人的神秘死亡引起的！”

阿姆斯特朗表情严肃地说：

“咱们分析过这事。该死的，我是医生，对自杀身亡的特征是了解的。安东尼·马斯顿不像是自杀。”

隆巴德怀疑地说：

“不是自杀，会不会是意外事故？”

布洛尔不相信地“哼”了一声。

“该死的意外事故。”他咕哝道。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布洛尔又说：“那个女人——”话到中间又停住了。

“罗杰斯夫人？”

"是的。她会不会是个意外事故?"

菲利普·隆巴德说:

"意外?什么意外?"

布洛尔有点尴尬,砖红色的脸变成了紫红色。他脱口而出:

"喂,医生,是你给了她一些麻醉药,对吧?"

阿姆斯特朗盯着布洛尔。

"麻醉药?你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你自己说你给了她一些安眠药。"

"噢,那个,是的。没有什么副作用的镇静剂。"

"究竟是什么?"

"我给她服一剂乙基眠砜。这种药没有一点副作用。"

布洛尔的脸更红了。他说:

"喂,坦率地说,你没有给她服过量吗?"

阿姆斯特朗生气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布洛尔说:

"你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这种事是难免的。"

阿姆斯特朗尖刻地说:

"我绝不会犯这种错误。你这种想法太可笑。"

他停了一下,又冷冷地加上一句:"要不然就是你建议我给她超量服用?"

菲利普·隆巴德赶紧插进来说:

"喂,你们两个,冷静点,别再互相遣责了。"

布洛尔说:

"我只是说医生犯了个错误。"

阿姆斯特朗医生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冷冷地说：

"朋友，任何医生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布洛尔不慌不忙地说：

"假如留声机里的指控是真的，这就不是你第一次犯错误了！"

阿姆斯特朗的脸一下子变白了。菲利普·隆巴德生气地对布洛尔说：

"你有什么权力这么做？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应该齐心协力渡过难关。你不是也被控犯有伪证罪吗？"

布洛尔握紧拳头，逼近隆巴德，声音低沉地说：

"该死的伪证罪！那是可恶的谎言！你可以想办法让我闭上嘴，隆巴德先生，但我目前最想知道的还是你的事！"

隆巴德扬起了眉毛。

"我的事？"

"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把枪带到社交场合来。"

隆巴德说：

"你想知道，是吗？"

"是的，我想知道，隆巴德先生。"

隆巴德突然出人意料地说：

"你知道，布洛尔，你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傻。"

"很可能。枪是怎么回事？"

隆巴德笑了。

"我带枪是因为我料到自己陷入了麻烦。"

布洛尔怀疑地说：

“昨天晚上你可没告诉我们。”

隆巴德摇了摇头。

“你对大家隐瞒了实情?”布洛尔坚持说。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好啦,快把实情说出来。”

隆巴德慢吞吞地说:

“我让你们大家都以为我和你们一样,是被请到这儿来的。其实不是这样,实际上,我是被一个名叫莫里斯的小个子犹太人派到这儿来的。他给了我一百个几尼,让我来监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说我以困境中乐于助人而闻名。”

“还有吗?”布洛尔不耐烦地催促他。

隆巴德笑笑说:

“没有了。”

阿姆斯特朗医生说:

“想必他告诉你的还要多吧?”

“唉,不,没有。他的嘴很紧。要么干要么不干,他就这么对我说的。我手头正缺钱,所以接受了。”

布洛尔怀疑地看着隆巴德,说: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说?”

“亲爱的朋友,”隆巴德表情丰富地耸了耸肩膀,“昨天晚上我怎么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隐瞒了实情。”

阿姆斯特朗医生机警地问:

“但是现在——你的想法变了?”

隆巴德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他说:

"是的。现在我相信我和大家被拴在了一条船上。那一百几尼就是欧文先生诱我落入圈套的诱饵。"

他语调缓慢地说：

"我们都落入了圈套——我敢发誓！罗杰斯夫人死了！托尼·马斯顿死了。还有餐桌上消失的瓷人！唉，是的，欧文先生的手已经伸出来了——但是这个魔鬼究竟在哪里呢？"

楼下开午饭的铃声响了。

## 2

罗杰斯站在餐厅门口。布洛尔三人走下楼梯时，他迎上两步，不安地说：

"希望午饭能让先生们满意。有冷火腿和冷舌肉，我还煮了些土豆。另外还有奶酪和饼干，一些罐装水果。"

隆巴德说：

"听起来很不错。现在全靠库存的食品了？"

"食品还很多，先生——各种罐头，贮藏室里很丰富的。即便和大陆断绝联系，也够用一段时间的。"

隆巴德点点头。

罗杰斯跟着三个人走进餐厅，嘴里咕哝道：

"弗雷德·纳拉科特今天没有来，真让人担心。就像你们说的，这可太糟糕了。"

"是的，"隆巴德说，"太糟了。"

布伦特走进来了。她手里的线团不小心滚落在地，她赶

紧捡起来，又仔细地重新绕好。

在桌边落座时，她说：

“变天了。风很大，海上也涌起了白浪[1]。”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步伐缓慢地走了进来。他飞快地瞥了一眼餐厅里的人，幸灾乐祸地说：

“今天早上你们都没闲着。”

维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但愿没让你们等我。我晚了吗？”

埃米莉·布伦特说：

“你不是最后一个，麦克阿瑟还没来呢。”

大家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罗杰斯问布伦特小姐：

“布伦特小姐，是开始呢，还是再等一会儿？”

维拉说：

“麦克阿瑟上将还在海边坐着呢。我想他可能听不到铃声。”——她犹豫了一下——“我觉得他今天有点神智不清。”

罗杰斯马上说：

“我去通知他吃午饭。”

阿姆斯特朗医生一下子跳起来。

“我去，”他说，“你们先吃吧。”

他走出房间时，听见身后罗杰斯的声音：

“小姐，您是要冷火腿还是要冷舌肉？”

---

[1] 白浪：波峰有白色泡沫的海浪。——译注。

## 3

围坐在餐桌边的五个人一时竟找不到话题。

突然，一阵风破门而人。维拉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说：

“暴风雨要来了。”

布洛尔接过话头，说：

“昨天在火车上，有一个老头坚持说暴风雨要来了。这些老水手这么熟谙天气，真让人吃惊。”

罗杰斯绕着桌子收捡盛肉的盘子。

突然，他拿盘子的手停住了，满脸惊恐地说：

“有人跑来了……”

大家都听见了——沿着庭院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

刹那间，他们都明白了——不用说就明白了。

像是约定了一样，大家全站了起来，一起注视着门外。

阿姆斯特朗医生气喘吁吁地出现了。

他说：

“麦克阿瑟上将——”

“死了？”维拉脱口而出。

阿姆斯特朗说：

“是的，他死了……”

一片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七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

## 4

上将的尸体被抬进来时，暴风雨降临了。

人们都站在走廊上。

伴随着“哗哗”的雨声，传来阵阵海浪的呼啸声。

布洛尔和阿姆斯特朗抬着上将的尸体上了楼梯，这时，维拉·克莱索恩突然转身进了空无一人的餐厅。

他们离开时尚未动过的甜点，无滋无味地躺在桌上。

维拉走到桌子旁。几分钟后，罗杰斯轻手轻脚地进来了。

看见维拉，他吃了一惊，眼睛里发出一连串的问号。

他说：

“呃，小姐，我——我只是来看看……”

维拉大声叫了起来，刺耳的声音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你是对的，罗杰斯。你自己看看，只剩七个了……”

## 5

麦克阿瑟上将静静地躺在床上。

做完最后检查，阿姆斯特朗离开房间，下楼来了。他发现大家都在客厅里。

布伦特小姐在编织。维拉站在窗户边看着外边的雨柱发呆。布洛尔手放在膝盖上，端坐在椅子里。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坐在房间尽头的一把安乐椅里，半闭着眼睛。只有隆

巴德，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医生走进来时，贾斯蒂斯·沃格雷夫睁开了眼睛，声音尖利地问：

“喂，怎么样，医生？”

阿姆斯特朗脸色苍白。他说：

“不是心力衰竭等身体方面的问题。麦克阿瑟是被短棒之类的东西击中了后脑。”

房间里一阵骚动。法官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发现武器了吗？”

“没有。”

“你确信你的判断？”

“我确信。”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平静地说：

“我们完全清楚我们目前的处境。”

谁控制着屋里的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上午，老沃格雷夫一直蜷缩着坐在庭院里冷眼旁观。现在，出于长期的职业习惯，他摆出了一副权威的架子，好像是在主持法庭审判。

清了清嗓子，他又发话了：

“先生们，今天上午，我一直坐在庭院里观察你们的行动。毫无疑问，你们是在岛上搜寻杀害马斯顿和罗杰斯夫人的凶手？”

“是的，先生。”菲利普·隆巴德说。

法官继续说：

“看来，你们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马斯顿和罗杰斯夫人之死，既不是意外事故也并非自杀。你们还推论出欧文

先生诱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

布洛尔嘶哑着嗓子说:

"他是个疯子! 疯子!"

法官咳嗽一声。

"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个结论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拯救我们自己。"

阿姆斯特朗声音颤抖地说:

"这个岛上没有其他人,我告诉你。没有!"

法官摸摸下巴,温和地说:

"你说得对,是没有其他人。今天一大早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在岛上的搜查将会一无所获。但是我还是希望'欧文先生'(就用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在岛上,真的。有些独特的犯罪行为无法依靠法律实施公正的惩处,只能靠计谋。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文先生只能来黑人岛。"

"很清楚,欧文先生就在我们中间。"

## 6

"呃,不、不,不……"

维拉几乎是在哭喊了。法官转身瞪了她一眼。

他说:

"亲爱的小姐,没有时间回避事实了,我们都处在死亡的边缘。尤·纳·欧文就在我们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到岛上来的十个人中间,只有三个人是清白的,那就是

安东尼·马斯顿、罗杰斯夫人和麦克阿瑟上将。他们已经不在被怀疑之列了。还剩下七个人，我认为，这七个人中，有一个人是伪装的黑孩子。”

他说完后，环视一下众人。

“你们同意我的判断吗？”

阿姆斯特朗说：

“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我想你是对的。”

布洛尔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问我，我们有个好念头——”

老沃格雷夫迅速用手势制止了他，然后平静地说：

“现在，我希望大家就现实取得一致的意见。”

埃米莉·布伦特手上织着毛线，头也不抬地说：

“你的推论听起来符合逻辑。我也认为咱们中间有个人魔鬼附体了。”

维拉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相信……我不……”

沃格雷夫问：

“隆巴德，你呢？”

“我同意你的看法，先生，完全同意。”

法官满意地点点头。

他说：

“我们先查一下线索吧。首先，有怀疑某个人的理由吗？布洛尔先生，你好像有话要说。”

布洛尔重重地呼了口气，说：

“隆巴德带了枝枪。昨天晚上他没有说实话。他自己也承认了。”

菲利普·隆巴德轻蔑地笑了笑。

他说：

“我最好还是再解释一遍。”

他简要地把事情又说了一遍。

布洛尔尖刻地说：

“什么能证明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实你的故事。”

法官咳了一声，说：

“不幸的是，我们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只能听我们自己说了。”

他往前探探身子，说：

“你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看清目前的局面。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大家想想，在我们掌握的线索中，有没有人能够被排除嫌疑？”

阿姆斯特朗马上接口道：

“我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我被怀疑的想法——”

法官用手势制止了他。说：

“我也是一位名人！但是，亲爱的先生，这证明不了什么！医生们在这之前就发疯了。法官们也发疯了。”他看了一眼布洛尔，“还有警察们！”

隆巴德说：

“我想，你无论如何会把女士们排除在外的。”

法官耸起了眉毛。他用律师们非常熟悉的他那种特有的尖刻的口吻说：

“你认为女士们不会杀人?”

隆巴德生气地说:

“当然不是。但是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

他停住不说了,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仍然用那种酸溜溜的口吻问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医生,我想一位女士还是能够用棒子击倒可怜的麦克阿瑟吧?”

医生冷静地说:

“完全可以——如果用合适的器具,像橡皮棒、大头棍等等。”

“不需要用很大力气吗?”

“完全不需要。”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扭了扭乌龟一样的脖子,说:

“另外两个人是中毒而死的。那种事,力气最小的人也能办到。我这么说,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维拉生气地喊道:

“你真是疯了!”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的眼睛慢慢地落到维拉身上。那是一种审视的、冷若冰霜的目光。

维拉想:

“他看我,就像看一个标本。”她心里觉得奇怪,“他这么不喜欢我!”

法官字斟句酌地说:

“亲爱的小姐,设法控制你的感情。我不是在控告你。”他又对布伦特小姐点头说:“布伦特小姐,我希望你不要因

为我坚决主张大家平等地接受审查而生我的气。”

埃米莉·布伦特头也不抬地织着毛线，冷冷地说：

“我因杀人罪被指控——不是说那三个人——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觉得荒唐可笑。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互不了解。既然如此，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躲避审查。我说过的，魔鬼就在我们中间。”

法官说：

“这么说，大家都同意了。谁都不能因为名望或地位被排除在外。”

隆巴德说：

“罗杰斯呢？”

法官眼也不眨地盯着隆巴德。

“罗杰斯怎么了？”

隆巴德说：

“噢，依我看，罗杰斯最应该被排除在外。”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说：

“是吗？为什么呢？”

隆巴德说：

“首先，他没什么脑子。其次，他的妻子是被害者之一。”

法官又耸起了眉毛。他说：

“年轻人，在我的法官生涯中，碰到过几起控告丈夫谋杀妻子的案件，后来都被证实了。”

“嗯！我同意。丈夫谋杀妻子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就算是经常的吧！但不会是这种情况！我可以相信罗

杰斯因为害怕他妻子泄露秘密而杀死她，或者因为他讨厌她、喜新厌旧而采取这种手段。但是我不相信他会在疯子欧文指控他和他的妻子犯有谋杀罪之后，和欧文合谋杀害自己的妻子。”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你把传闻当成了证据。我们并不知道罗杰斯和他的妻子合谋杀害了他们的主人。这很可能是假话，以便使罗杰斯能在我们面前以共同受难者的面目出现。罗杰斯太太昨晚惊骇万分，可能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丈夫精神有些失常了。”

隆巴德说：

“好吧，随你的便。尤·纳·欧文就在我们中间。人人都得接受审查，谁也不能例外。”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我的意思是说不能以性格、地位，或是否有作案动机为依据把某些人排除在外。我们必须依据事实来排除某些人作案的可能性。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些人不是没有机会在安东尼·马斯顿的杯子里放氰化钾，就是没有机会给罗杰斯太太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还有就是没有机会打死麦克阿瑟？”

布洛尔一直表情沉重的脸豁然开朗，他往前探探身子。

“喂，你说得对，先生！”他说，“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马斯顿的死，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先前有种观点认为是有人在他最后一次斟满酒之前，从窗外把氰化钾放进了他的杯子里。实际上，房间里的人干这事更容易。我不记得罗杰斯当

时是否在房间里，但是当时在房间里的任何人都有干这事的可能性。”

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

“现在再说罗杰斯太太。当时守在她身边的只有她的丈夫和医生。他们两人都有可能在眨眼之间干下那件事。”

阿姆斯特朗一跃而起，气得浑身发抖。

“我抗议——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发誓我给罗杰斯太太服用的剂量完全——”

“阿姆斯特朗医生。”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使医生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话头。这个声音继续在房间里回响：

“你的愤怒可以理解，然而你必须承认事实。或者是你，或者是罗杰斯，可以非常容易地给罗杰斯太太服用足以致命剂量的安眠药。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在场的其他人的情况。我，布洛尔警督、布伦特小姐、克莱索恩小姐、隆巴德先生，我们有放毒药的机会吗？我们中间的哪一个人能完全排除嫌疑呢？”他停了一下，又说：“我看没有。”

维拉生气地说：

“我根本就没接近过那个女人！你们都可以证明。”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等了一会儿，然后又说：

“我记得事情是这样——如果我说错了，有人愿意纠正我吗？罗杰斯太太被安东尼·马斯顿先生和隆巴德先生抬到沙发上，阿姆斯特朗医生走到她身边，医生又派罗杰斯去取白兰地。这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然后我们大家都进了隔壁房间，只有布伦特小姐

没有动。她留在房间里——独自和昏迷不醒的罗杰斯太太在一起。”

布伦特小姐的脸涨得通红。她停下手里的毛线活，愤愤地说：

“真无耻！”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继续残忍地说：

“我们回到这个房间时，你，布伦特小姐，正俯身观察罗杰斯太太。”

埃米莉·布伦特说：

“仁慈也是罪行吗？”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然后罗杰斯拿着白兰地进来了。当然，他可以在进入房间之前把药放进酒里。罗杰斯太太喝了白兰地，过了一小会儿，罗杰斯和阿姆斯特朗把她扶回了卧室。就是在那儿，阿姆斯特朗医生给她服了镇静剂。”

布洛尔兴高采烈地大叫：

“就是这样。一丝不错。法官，隆巴德，我和克莱索恩小姐可以排除嫌疑了。”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冷冷地扫他一眼，低声说：

“呃，那怎么行？我们必须把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考虑在内。”

布洛尔盯着法官，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

“罗杰斯太太静静地躺在卧室里。这时候医生给她服用

的镇静剂开始产生作用，她已经昏昏欲睡。假如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给她送上点药，并且说，'医生让你把这个吃了'，你们想想，她会不顺从吗？"

一时无人说话。布洛尔不满地挪挪身子。菲利普·隆巴德说：

"你说的我一点不信。后来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们中间没有人离开客厅。因为发生了马斯顿的死和其它一些事情。"

法官说：

"晚些时候，有人可能从卧室到那里去。"

隆巴德反驳道：

"可是罗杰斯一直在那里。"

阿姆斯特朗医生激动了。

"不，"他说，"罗杰斯在楼下清理餐厅和卧室。这时有人可以在不被看到的情况下到罗杰斯太太的卧室去。"

埃米莉·布伦特说：

"医生，想必罗杰斯太太那时候在你给她服用的药物的作用下，已经睡熟了吧？"

"可能是这样，但是也不一定。给病人开药方时，医生无法断定病人对不同药物的反应。也就是在镇静剂产生作用前这一段时间内，我是无法断定它的作用的。这取决于病人身体本身对药物的独特反应。"

隆巴德说：

"你当然会这么说了，医生。这对你有利，是吗？"

阿姆斯特朗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刚要张嘴反驳，那个冷

冰冰的声音使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互相指责没有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想，还是有可能发生像我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还要看进去的是哪个人。如果布伦特小姐或克莱索恩小姐找个借口进去，病人不会起疑心。如果是我，或者是布洛尔、隆巴德进去，至少会让罗杰斯太太感到奇怪。不过我还是认为，不论谁去造访，罗杰斯太太都不会起真正的疑心，不会想到此人可能加害于她。"

布洛尔说：

"我们怎样才能开脱呢？"

## 7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摸摸嘴唇，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家，说：

"我们讨论了第二件杀人案，事实证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被完全排除嫌疑。"

他停了一下又说：

"现在我们来分析麦克阿瑟上将的死。这事发生在今天上午。我希望能够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人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宣布我自己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整个上午我都坐在庭园里考虑我们目前的处境，一直到吃午饭才离开。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我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跑到海边杀了上将，又回来坐到了椅子上。尽管事实上我从未离开过庭院。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自己说不行，必须有证据。"

布洛尔说：

“整个上午我都和隆巴德先生、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一起。他们可以为我证明。”

阿姆斯特朗说：

“你曾经回过别墅拿绳子。”

布洛尔说：

“是的，我去过。我拿了绳子就回来了。你知道的。”

阿姆斯特朗说：“你去了很长时间……”

布洛尔的脸涨得通红。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姆斯特朗医生？”

阿姆斯特朗说：

“我只是说你去拿绳子用了很长时间。”

“难道不需要找吗？绳子总不会自动飞到我手上。”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问道：

“布洛尔警督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人在一起吗？”

阿姆斯特朗急切地说：

“当然。就是隆巴德离开了几分钟，我留在原地没动。”

隆巴德笑着说：

“我想试试能不能用日光反射信号法给大陆发信号。想找个最合适的位置。我只离开了一两分钟。”

阿姆斯特朗点点头。他说：

“是的。那么短的时间来不及杀人，我可以担保。”

法官问：

“你们两个谁看手表了？”

“噢，没有。”

法官平静地说：

“一两分钟的说法不确切。”

他把头转向布伦特小姐。布伦特小姐仍然挺直身子坐着，只是手里的毛线活放下了。

“布伦特小姐？”

埃米莉·布伦特小姐说：

“我先是和克莱索恩小姐在山顶散了一会儿步，后来就一直坐在庭院里晒太阳。”

法官说：“我没有看到你在庭院里。”

“是的。我坐在房子东面的拐角处。那里避风。”

“你在那里一直坐到吃午饭？”

“是的。”

“克莱索恩小姐？”

维拉又快又清楚地说：

“开始我和布伦特小姐在一起。后来我自己又转了一会儿。最后我到海边和麦克阿瑟交谈了几句。”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打断维拉，问：

“那是什么时候？”

维拉第一次说不清了。她说：

“我不知道。大约是午饭前一小时，也可能不到一小时。”

布洛尔问：

“是我们同他交谈以后还是交谈以前？”

维拉说：

“我不知道。他——他显得非常古怪。”

维拉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他怎么古怪了?”法官想知道。

维拉低声说:

“他说我们大家都将死去——还说他正在等待结束。他——他真把我吓坏了……”

法官点点头。又问:

“后来你干什么去了?”

“我回别墅来了。然后,就是午饭以前,我又爬到别墅后面的山上。我整天害怕得坐立不安。”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摸了摸下巴,说:

“就剩下罗杰斯了。尽管我怀疑他是否能提供点什么。”

罗杰斯被叫来了。他一上午都在忙着做家务准备午饭,没什么可说的。午饭以前他把鸡尾酒端到庭院,然后上楼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上午他都没往窗外望一眼,所以任何可能和麦克阿瑟的死有关的情况,他都没看见。他还指天指地地发誓说,他摆午饭的时候,餐桌上的瓷人还是八个。

罗杰斯说完后,房间里一片沉寂。

“咳、咳,”贾斯蒂斯·沃格雷夫清了清喉咙。

隆巴德小声对维拉说:

“法官的总结开始了。”

老沃格雷夫说:

“我们尽最大力量调查了三件人命案的情况。尽管在这几起人命案中某些人被牵连进去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确切地认定哪个人是凶手。我重申我的看法,可怕的罪犯就在这间屋子里,就在我们七个人中间。至于是哪个人,现在还

无法证实。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设法和大陆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帮助(照现在这个天气很有可能)，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

“我要求大家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并把你们的建议告诉我。同时我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到目前为止，罪犯之所以屡屡得手，就是因为被害者毫无防备之心。从现在起，我们的任务就是怀疑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预先警告才能预先有所准备。大家切记提高警惕，不要冒险。我说完了。”

菲利普·隆巴德压低嗓子说：

“休庭了……”

# 第 十 章

## 1

“你相信吗？”维拉问隆巴德。

她和菲利普坐在客厅的窗台上。窗外大雨如注，狂风把窗玻璃拍打得簌簌作响。

菲利普歪了歪脑袋，问：

“你是问我相信不相信老沃格雷夫下的断语，也就是说我们七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是凶手？”

“对。”

菲利普·隆巴德慢吞吞地说：

“很难说。你知道，他的分析符合逻辑，可是——”

维拉抢先说了出来：

“可是难以置信！”

隆巴德做了个鬼脸。

“整个事件都难以置信！但是麦克阿瑟死了以后，这件

事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那不是意外事故或自杀的问题，而是确凿无疑的谋杀。截止目前的三件人命案都是如此。”

维拉哆嗦了一下。她说：

“简直像一场恶梦。我一直觉得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隆巴德深有同感地说：

“我知道。一会儿会有人敲门，把早茶送进来。”

“啊，真希望会出现那一幕！”

菲利普·隆巴德严肃地说：

“是的，但这不可能。我们都在做梦！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维拉压低声音问：

“如果——如果那家伙就在那几个人中间，你觉得会是谁？”

菲利普·隆巴德突然笑了。他说：

“你把我们俩排除在外了？很好。我知道自己不是凶手，我看你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维拉，你是我见过的最明智、头脑最冷静的姑娘。我拿我的名誉打赌。”

维拉苦笑一下，说：“谢谢你。”

隆巴德说：“维拉·克莱索恩小姐，你不想向我表达一下敬意吗？”

维拉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你知道，尽管你承认自己不是一个虔诚仁慈的人，但我还是觉得你不像炮制那张唱片的人。”

隆巴德说：

“完全正确。如果我想杀掉几个人的话，肯定是一个一

个地单独干，决不会采取这种集中清除的办法。好了，现在我们来全力对付那五个家伙。他们中间哪一个是尤·纳·欧文？要是猜的话，我就认定是沃格雷夫！”

“啊！”维拉惊奇地叫了起来。她想了一会儿，又问：“为什么？”

“很难说清楚。首先，他是一个老家伙，主持法庭审判多年。也就是说，每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扮演着全能的上帝的角色。这种角色会使人头脑发热。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掌握着人们的生杀大权——因而就可能再进一步，成为最高审判者和死刑的执行者。”

维拉声音缓慢地说：

“是的，我想有这种可能……”

隆巴德问：

“你认为是谁？”

维拉毫不犹豫地回答：

“阿姆斯特朗医生。”

隆巴德吹了声口哨。

“医生，啊？知道吗，我把他排在最后一位。”

维拉摇摇头。

“啊，不！两个死者都是中毒而亡，这都是和医生有关。另外，罗杰斯太太正是吃了他给她的安眠药。”

隆巴德说：

“是的，这是真的。”

维拉接着说：

“如果一个医生精神失常，在人们发现之前，肯定会有

很长时间的潜伏期。医生们大多操劳过度，情绪紧张。"

菲利普·隆巴德说：

"是的，但是我怀疑他是否有机会杀掉麦克阿瑟。因为我离开他的时间很短。除非他像兔子一样飞奔下去再飞奔回来，而且不露一点痕迹，这可能吗？"

维拉说：

"那一会儿不可能。后来他还是有机会的。"

"什么时候？"

"他下去喊麦克阿瑟吃午饭的时候。"

菲利普轻声打了个唿哨，说：

"你认为他是那个时候干的？相当冷静地干的。"

维拉不耐烦地说：

"那有什么冒险的？他是这里惟一懂得医学知识的人。他可以说人至少在一个小时以前就死了，谁又能反驳他？"

菲利普意味深长地看着维拉。

"知道吗，"他说，"你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我想……"

## 2

"他是谁，布洛尔先生？我想知道。他是谁？"

罗杰斯的面孔不停地抽搐，拳头紧紧握着。

前警督布洛尔说：

"啊，伙计，这还是个问号！"

"阁下说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我想知道是谁？谁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这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的。"布洛尔说。

罗杰斯机警地说：

"可是你已经看出眉目了，布洛尔先生。你看出来了，不是吗？"

"我是看出了一点眉目，"布洛尔慢吞吞地说，"但是现在还无法肯定。也可能我看错了。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冷酷的家伙——非常冷酷。"

罗杰斯擦擦头上的汗，声音嘶哑地说：

"真像是一场恶梦。"

布洛尔用探询的目光盯着罗杰斯，问：

"你自己怎么看？"

管家摇摇头，嘶哑着嗓子说：

"我不知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真把我吓死了。脑子里一团乱麻……"

## 3

阿姆斯特朗医生激烈地说：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离开——必须离开！不惜一切代价！"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手里玩弄着眼镜腿。他说："我对天气预报不内行。但是我觉得这种天气船来不了。即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二十四小时之内也不可能。只有等风停了才行。"

阿姆斯特朗医生手捂着脸，连连叹息。

他说：

“这段时间内，我们都会被杀死在床上。”

“但愿不会。”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说，“我要尽可能阻止这类事情发生。”

阿姆斯特朗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像法官这样的老头，他们的生命力往往比年青人还旺盛。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经常对这种现象惊奇不已。自己比法官年轻二十多岁，却直想如何保全自己。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心想：

“杀死在床上！这些医生都一个样——满嘴陈词滥调，迂腐透顶。”

医生说：

“别忘了，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当然。不过，你也别忘了，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厄运的。而我们已经有所警惕了。”

阿姆斯特朗悲伤地说：

“我们能做什么呢？早晚——”

“我想，”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说，“我们可以做几件事。”

阿姆斯特朗说：

“我们甚至弄不清会是谁——”

法官摸摸下巴，低声说：

“嗯，知道吗？我不想说这个。”

阿姆斯特朗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你是说你知道?”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谨慎地说:

“法庭上需要的那种证据,我承认我没有。不过回想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有一个人已经露出马脚了。对,是这样。”

阿姆斯特朗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嘴里喃喃地说:

“我不明白。”

## 4

布伦特小姐回到楼上的卧室。

她取来《圣经》,走到窗边坐下。

她打开《圣经》,犹豫了一下,又把它放到一边,走到梳妆台旁,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黑色封面的小本子。

她翻开本子,在上面写道: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麦克阿瑟上将死了(他的堂兄娶了埃尔西·麦克弗森)。很明显,他是被谋杀的。午餐后法官发表了一通有趣的演说。他认定杀人犯是我们中间的某个人。这意味着我们中间有个人魔鬼附体了。这我早就猜到了。但究竟是谁呢?他们都在想这个问题。只有我知道……”

她停下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睛呆呆的,笔也从她的指缝里滑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她又用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写道:

“谋杀者的名字叫比阿特丽斯·泰勒……”

布伦特小姐闭上了眼睛。

突然，她打了个颤，猛地睁开了眼睛。盯着眼前的笔记本，她一声惊叫，一下子用笔把最后一行潦草的字迹划掉了。嘴里还喃喃地说：

“这是我写的？我写的？我一定是疯了……”

## 5

暴雨夹着风，越下越大。

大家都在客厅里。表面上无精打采地坐在一起，实际上都在不露声色地相互观察。

罗杰斯手端托盘一进来，大家都跳了起来。罗杰斯说：

“我把窗帘拉上好吗？那样会舒服些。”

见众人没有异议，罗杰斯拉上窗帘，把灯也打开了。房间里顿时有了几丝温馨的气氛，人们心头的阴霾也仿佛消散了一些。瞧着吧，到明天，暴雨一定会停的，船也一定会来的……

维拉·克莱索恩问布伦特小姐：

“你要茶吗，布伦特小姐？”

老妇人回答说：

“不，亲爱的，你给自己倒吧。那个茶壶太沉了。我丢了两团灰毛线。真烦人。”

维拉走到茶桌旁。桌上摆着一套漂亮的陶瓷茶具。这时，客厅里的气氛恢复正常了。

这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午茶！整个茶点的气氛都挺轻松。

非利普·隆巴德和布洛尔低声交谈，不时地发出笑声。阿姆斯特朗医生甚至讲了一个幽默故事。就连平日讨厌喝茶的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也满意地喝了几杯。

就在这时，罗杰斯进来了。

他一脸惊恐，语无伦次地说：

"对不起，先生们，谁知道浴室的窗帘是怎么回事？"

隆巴德一下子抬起头。

"浴室窗帘？究竟是怎么回事，罗杰斯？"

"它不见了，先生，无影无踪了。我本来打算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可是浴室的不见了。"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问：

"今天上午还在吗？"

"在，先生。"

布洛尔问：

"什么样的窗帘？"

"红油绸的，先生。和浴室的红瓷砖一样的颜色。"

隆巴德问：

"它不见了？"

"不见了，先生。"

大家面面相觑。

布洛尔沉重地说：

"算了——有什么关系呢？真是疯了，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其实也无关紧要。你不可能杀死裹着红油绸窗帘的任何人。把这事忘了吧。"

罗杰斯说：

“是，先生，谢谢你，先生。”

他走出客厅，随手把门关上了。

房间里，重新弥漫起沉重的恐怖气氛。

人们又在偷偷地相互观察。

## 6

晚饭送来了，人们吃得一干二净。这是一顿简单的晚餐，大部分是罐头食品。

夜色渐浓，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厅里压抑、紧张的气氛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

九点钟时，埃米莉·布伦特小姐站了起来。

她说：

“我要去睡了。”

维拉说：

“我也去睡了。”

隆巴德和布洛尔把二位女士送到楼上。在楼梯口，他们看着二位小姐走进各自的卧室，关上了门。随即传来锁门的声音。

布洛尔笑着说：

“看来没必要嘱咐她们锁门！”

隆巴德说：

“是的，今晚她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两个人又下楼去了。

## 7

四个男人又在客厅里坐了一个小时才去睡觉，他们是一起离开客厅的。正在餐厅里为明日早饭做准备的罗杰斯看到他们一起上楼，并且听到他们在楼梯口停了下来。

法官说：

“先生们，我不必告诫你们锁门了。”

布洛尔说：

“还要用椅子把门顶上。因为有很多办法可以从外面把锁弄开。”

隆巴德低声说：

“亲爱的布洛尔，你最大的麻烦就是知道得太多。”

法官严肃地说：

“晚安，先生们。愿我们明早平安相见！”

罗杰斯走出餐厅，悄悄来到楼梯中间。他看见四个人分别走进自己的卧室，随即就响起了四把锁转动的声音。

罗杰斯满意地点点头。

“一切都好。”他低声咕哝了一句。

罗杰斯走回餐厅。明早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的视线停在了七个小瓷人身上。

一丝微笑掠过他的面颊。

他自言自语地说：

“今晚无论如何不会有人捣鬼了。”

穿过房间，他锁上了通向厨房的门。然后又从另一扇门

走到门厅，锁好大门、把钥匙放进了口袋里。

最后，他关上所有的灯，三步两步地上了楼，回到自己的新卧室里。

这间卧室里，只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是那个又高又大的衣柜。罗杰斯一进屋，先打开衣柜看看，然后才放心地锁好门，准备上床睡觉。

他自言自语地说：

“今晚不会再有黑鬼的把戏了。我看见……”

# 第十一章

## 1

菲利普·隆巴德养成了黎明即醒的习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早晨也不例外。他用肘撑起身子，侧耳倾听。风力多少有点儿减弱，但依然在吹。他听不到一丁点雨声……

八点钟的时候，风刮得越来越强劲了，但难以灌进隆巴德的耳朵里。他又进入梦乡了。

九点半的时候，他坐在床沿看手表，把手表贴近耳朵听。接着他微微一笑，又紧闭双唇。这种男人一看就让人觉得难以理解，阴险狡诈。

他轻轻说道：

"我觉得这会儿该行动了。"

九点四十五分，他敲着布洛尔紧闭的房门。

布洛尔小心翼翼地开了门。他头发蓬乱，睡眼惺松。

菲利普·隆巴德和蔼地说：

“睡了一整天吧？瞧，多自在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呀。”

布洛尔直截了当地说：

“怎么了？”

隆巴德答道：

“是不是有人叫你，或者给你送茶水？你知道是几点钟吗？”

布洛尔隔着他的肩膀望了望放在床边的小型旅游钟。

他说：

“九点四十五分。真不相信我还能睡到这个时辰。罗杰斯呢？”

菲利普·隆巴德说：

“这不正是我要你回答的吗？”

“你话里有话吧？”另一个警觉地问道。

隆巴德说：

“我的意思是，罗杰斯失踪了。他不在自己的房子里，别的地方也找不到。而且，炉子上没搁水壶，甚至连火也没有生。”

布洛尔低声骂了两句，说：

“他究竟能在哪儿？去岛上某个地方转悠了？等我拿几件衣服穿上。看看别人是否知道情况。”

菲利普·隆巴德点了点头，然后便顺着几个紧闭的门走去。

他发现阿姆斯特朗已经起来，也差不多穿上了衣服，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跟布洛尔一样，是被人唤醒的。维

拉·克莱索恩也穿戴好了。埃米莉·布伦特的房间空无一人。

这一小伙人在这栋房子里走着。罗杰斯的房子，正如菲利普·隆巴德早就断定的那样，已是人去屋空。床上有人睡过，而且他的剃须刀、海绵擦和肥皂还湿漉漉的。

隆巴德说：

“他的确起床了。”

维拉试图对此事有个结论，低声说：

“你认为他不会藏在什么地方——等我们吗？”

隆巴德说：

“小姑娘，我早就打算好了，对每个人的所有情况都要加以考虑。我建议大家呆在一起，直至找到罗杰斯。”

阿姆斯特朗说：

“他肯定在岛上某个地方。”

布洛尔早就同他们在一起了，他穿上了衣服，只是仍然没有刮脸。他说：

“布伦特小姐到哪儿去了——又一个谜吧？”

可当他们来到客厅时，埃米莉·布伦特小姐身披一件雨衣从前门进来。她说：

“海水涨得真厉害。我觉得今天不会有船出海。”

布洛尔说：

“布伦特小姐，你一直孤身一人地在这岛上闲逛吗？你不觉得自己的举动特蠢吗？”

埃米莉·布伦特说：

“布洛尔先生，我敢打包票，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

守望口。”

布洛尔咕哝了一声，说：

“看见罗杰斯什么了？”

布伦特小姐吃惊地瞪着眼睛。

“罗杰斯？不，我今天早上没看见他。怎么啦？”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刮完了胡子，穿好衣服，然后套上假牙，从楼上走了下来。他走到开着的餐厅门口说：

“哈，我看摆桌子吃早饭吧。”

隆巴德说：

“他昨晚就该干这活儿。”

大家都进了餐厅。盘子和刀叉已摆放整齐，餐具柜上摆有一排酒杯，毡制的衬垫是准备用来放咖啡壶的。

是维拉第一个发现情况的。她的手指快速而有力地抓住法官的胳膊，疼得这老头儿退缩了一下。

她叫喊起来：

“瞧！黑人儿！！这张餐桌的当中仅仅放着六个瓷人儿！！！”

## 2

他们很快便发现了罗杰斯。

他是在院子那边的小洗衣房里被发现的。他当时正在砍枝条，以备厨房生火用，手里仍旧握着那把小斧头。门上还斜放着一把大一些而且重一些的斧头——金属上粘有一层暗淡的褐色血迹。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罗杰斯后脑勺上

那深深的伤口……

## 3

“显而易见，”阿姆斯特朗说，“凶手肯定是从他后面悄悄跟上来，趁他弯腰之际，手起斧落，砍在他头上。”

布洛尔在专心致志地研究着那把斧头柄和从厨房里带出来的面粉筛。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问道：

“医生，杀人真需要很大的力气吗？”

阿姆斯特朗郑重其事地说：

“按你的意思，女人也能杀人了。”他扫了大家一眼。维拉·克莱索恩和埃米莉·布伦特已经退回到厨房。“这姑娘只要出手麻利，杀人就可能容易些。从外表看，布伦特小姐长得弱不禁风，但这种类型的女人常常有许多韧劲和蛮力。切记，凡是神经失常的人都会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力气。”

法官深思熟虑地点了点头。

布洛尔叹息着，站了起来。他说：

“没留下指纹。凶手事后把斧柄擦净了。”

一阵笑声传来。他们转身一看，原来是维拉·克莱索恩正站在院子里。她浑身震颤着，疯狂大笑，扯开嗓门尖声叫喊道：

“告诉我，他们在这岛上养蜂了吗？从哪里可以搞到蜂蜜？哈！哈！”

他们莫名其妙地盯着她看，好像这位神经正常、心态平

和的姑娘在他们面前一下子疯了。她继续用那种极不正常的高嗓门叫道：

“别这样盯着我！你们觉得我疯了，是吧？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蜂，蜂箱，蜂！哦，没听懂吗？没读过那首愚蠢的诗吗？它就在你们大家的卧室里，专供你们来研究的！要是我们悟出点儿什么，我们早就直奔这儿来了。‘七个小黑人儿，在砍树枝条。’还会有下一行的，告诉你们，我对这整个事件都熟记在心！‘六个小黑人儿，在玩一蜂箱。’正因为这，我才问各位——他们在这岛上养蜂了吗？——这事难道不可笑吗？——难道不他妈的滑稽吗……？”

她又一次疯狂大笑起来。阿姆斯特朗医生跨步上前，随手给了她一巴掌。

她气喘吁吁，不住地打嗝，到最后平静下来。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分钟，然后说道：

“谢谢你……我现在好了。”

她的声音又变得镇静自如了，犹如一个操纵全局的女主人。

她转过身，横穿院子进了厨房，说：“我和布伦特小姐一道给你们做早饭。你们能抱些柴火吗？要生炉子。”

她脸上还留有医生的巴掌印，红通通的。

当她进了厨房，布洛尔就说：

“好，大夫，你这一手挺奏效。”

阿姆斯特朗的话里带有辩解的意味：

“逼上梁山！我们总不能撇下别的事来专门对付这种歇斯底里的事吧。”

菲利普·隆巴德说：

“她可不是那种发癔病的主儿。”

阿姆斯特朗赞同地说：

“哦，对。这姑娘相当聪明，只不过受了点儿惊吓。无论谁遇上都会有这种情况的。”

罗杰斯被害之前曾砍了那么一大堆木柴。他们把这些收集起来送到了厨房。维拉和埃米莉·布伦特忙个不停。布伦特在扒炉灰，维拉在切熏猪肉片。

埃米莉·布伦特说：

“多亏有你。咱们赶快点儿，估计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就好了。”

## 4

前任警督布洛尔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对菲利普·隆巴德说：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菲利普·隆巴德说：

“当然是你正要告诉我的呀，何必让人费心思猜呢。”

布洛尔这个人特别认真。他根本没领会别人旁敲侧击的意思，还是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在美国出了这么一个案子。老夫妇俩被人用斧子砍死，时间是清晨。房间里除了他们的女儿和女佣外，别无他人。女佣已被证实没有作案嫌疑。女儿已年届中年，尚未婚配，处处受人尊敬。大家都觉得她不可能行凶杀人。结果被

判定为无罪。但他们总是找不到其它的解释。"他停顿了一下,"当我看到这把斧头,我就想起了上边说的凶案——后来我进了厨房,却发现她穿戴整齐、镇定自若。丝毫未损呀!可这姑娘,却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当然,你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得合情合理——你不就是这样认为的吗?"

菲利普·隆巴德说得很干脆:

"也许吧。"

布洛尔继续说道:

"但是另一个呢!裹着围裙,我猜想是罗杰斯夫人的围裙吧,显得那么端庄整洁,却说:'早饭大约半小时后就好了。'我敢说这个女人是个十足的疯子!好多老处女都这德性——我并不是说她们杀人成癖,只是说她们脑子有毛病。不幸的是,她也不例外。她是宗教狂热分子,是上帝手中以资利用的玩意儿!你知道吗?她坐在自己家里看《圣经》。"

菲利普·隆巴德叹了口气,说:

"布洛尔,说人家神经失常,难以确证呀。"

但布洛尔仍然不厌其烦地说:

"她后来出去了——披了件雨衣,说是去看海景了。"

另一个摇了摇头。

他说:

"当罗杰斯砍柴时——也就是说他起床后干第一件事时被杀害了。布伦特小姐无需在案发后去外面闲逛几个时辰。我可以回答你,凶手杀人后会心情舒畅地上床打鼾。"

布洛尔说:

"隆巴德先生你忽略了一点。要是这个女人天真单纯,

她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哪敢独自一人去闲逛呢？如果她清楚自己无所畏惧，她就敢于。这就是说如果她自己是罪犯的话……”

菲利普·隆巴德说：

“这个思路不错……只是，我没想到这一点。”

他咧着嘴，有气无力地笑了笑，又说：

“很高兴你一直不怀疑我。”

布洛尔的口吻相当不好意思：

“刚一开始我就想到你，想到了那把手枪，还有你说的那么奇怪的经历，只是，我没有讲出来罢了。但是，我现在已觉得这个凶杀案确实有点儿太显山露水了。”他停顿了一下，说：“希望你对我也产生同样的感觉。”

菲利普深思熟虑地说：

“当然，我也会错的。不过，我总觉得你在这方面想象力不够丰富。我是说，如果是你杀了人，而且特别善于随机应变，那我就佩服你。”他压低了声音：“布洛尔，只咱们俩吧，估计咱们俩可能不到第二天就成了一对死鬼，我想你干脆来个现场伪证算了，行吗？”

布洛尔极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终于开了口：

“现在恐怕不能弄什么大乱子吧。哦，你看，兰多头脑也太简单了。这帮家伙让我与人作对，不过，咱们俩让他尝到了厉害。注意，我不会承认这事的……”

“倘若有什么证据，”隆巴德露齿而笑，“也仅限于你我之间。好了，希望你把事情办得漂亮点儿。”

“千万别让我老补窟窿。珀塞尔这群卑鄙之徒。尽管我

高升了。"

"不过，兰多已被劳教，死在监狱里。"

"我无法得知他会死，对吧？"布洛尔要求道。

"对，那是你倒霉。"

"我？你是说他倒霉吧。"

"当然是你喽。因为到头来，你却是个可怜的短命鬼。"

"我？"布洛尔盯着他，"你认为我会步罗杰斯和其他人的后尘吗？绝对不会是我！我能跟你说的是，我会善待自己的。"

隆巴德说：

"好了，我又不会跟人打赌。不管怎么说，要是你死了，我不会趁火打劫的。"

"喂，隆巴德，你这话什么意思？"

菲利普·隆巴德张大了嘴巴。他说：

"好一个布洛尔呀，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你得不到什么机会！"

"怎么讲？"

"你没有想象力，活脱脱的一个出气筒。欧文干坏事特别有创造力，只要他或者她乐意，随时会把你勒死。"

布洛尔的脸绯红。他气呼呼地问道：

"那你呢？"

菲利普·隆巴德的表情冷酷而充满杀机。

"我自己可是有相当丰富的想象力。刚才我还山重水复疑无路呢，现在呢，早已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觉得自己不多唠叨，但我认为自己有摆脱困境的才能。"

## 5

锅里煎着好多鸡蛋。维拉烤着面包，自个儿想：

“我何必把自己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傻瓜呢?真是大错特错。傻姑娘，你可要沉着，要冷静呀。”

她总是为自己能够镇定自若而深感自豪。

“克莱索恩小姐真了不起——能保持冷静——西里尔毙命后能马上开始游泳。”

怎么想起这事了?一切都完了，都完了。她还没靠近那块岩石，西里尔就早已化为乌有了。她曾感觉到水流载着她，猛地把她推向大海。索性让自己听天由命，静静地游呀，漂呀，最后，那只船翩翩而至……

他们曾对她的勇敢和歌声大加赞赏。

然而不是雨果，雨果只是望着她……

天哪，多伤心呀！这个时候了还提及雨果……

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他结婚了吗？

埃米莉·布伦特尖声叫道：

“维拉，烤焦了。”

“哦，真抱歉，布伦特小姐，真烤焦了。我真笨呀!”

埃米莉·布伦特从嗞嗞作响的油中捞出最后一个鸡蛋。

维拉把一片新鲜面包放在烤叉上，好奇地说：

“布伦特小姐，你可真冷静呀。”

埃米莉·布伦特按着嘴唇神秘地说：

"我自小就养成了处变不惊的习惯,而且从没出过什么乱子。"

维拉的脑子在机械地转着:

"从小就受压制……这颇能说明……"

她说:

"你不担惊受怕吗?"

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

"或者说,你不在意死亡吗?"

死!这个字眼犹如一把尖锐的小手钻,嵌入埃米莉·布伦特那凝结成固体的脑壳里。死?但,她不会去死!别人会死,是的,不过,不是她——埃米莉·布伦特。这姑娘真是不懂!埃米莉天生就无所畏惧。她的家人没有一个怕这怕那的。家里所有人都参加礼拜,面对死亡,谁也不会退缩。与埃米莉·布伦特一样,他们过着正直而又坦诚的生活。她从来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这样,她当然不会去死……

"王公贵族为自己考虑。""你不必为夜晚降临的恐惧而害怕,也不必为白昼飞来的暗箭而不安……"现在是朗朗白昼,没有什么恐怖。"我们谁也不会离开这个岛。"谁说过的话?当然是麦克阿瑟上将喽,他的亲戚同埃尔西·麦克弗森结婚了。他似乎并不关心、他似乎,也确实欢迎这种想法。真邪恶!这种感觉邪恶透顶。有些人很少想到死,结果呢,他们反而失去自己的生命。

比阿特丽斯·泰勒……昨晚她还梦见比阿特丽斯呢,——梦见她在外边,脸贴着窗户在呜呜地哭、哀求着让她进屋。但埃米莉·布伦特不想让她进来。因为,如果她进

了屋，灾祸就会降临……

埃米莉一下子醒过神来。另一个姑娘奇怪地打量着她。她用轻松的口吻说：

“准备好了，是不是？咱们吃早饭吧。”

## 6

早饭吃得稀里糊涂的。每个人都那么彬彬有礼。

“布伦特小姐，给我加些咖啡，可以吗？”

“克莱索恩小姐，来片火腿怎么样？”

“再来一片面包？”

六个人都外表矜持，一派谦谦君子风范。

那么内心呢？想法就像松鼠在笼中打转一样。

“下一步呢？下一步呢？该谁了？哪一个？”

“我想知道凶杀还会进行吗？值得一试。倘若时间允许。老天哪，倘若时间允许……”

“宗教狂热，说得真好……看她的举动，虽然你无法相信……假如我搞错了呢……”

“疯狂——一切都疯了，我也会疯的。羊毛不见了——红油绸窗帘——能说明什么呢。我的脑子真不开窍。”

“这个大笨蛋，他对我唯命是从。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得小心行事。”

“六个小瓷人儿……只剩下六个——今天晚上会是多少呢？”

“还剩一个鸡蛋了，谁吃？”

"果酱呢?"

"多谢,我能给你切几片面包吗?"

这六个人,早餐时的言谈举止多么规矩呀……

# 第十二章

## 1

这顿早饭总算吃完了。

贾斯蒂斯清了清嗓门，以权威性的口吻说：

“依我看，我们有必要聚在一起谈谈眼下这种情况。半小时后去客厅谈好吗？”

大家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维拉开始往一块儿摞盘子。

她说：

“我来洗涮盘子吧。”

菲利普·隆巴德说：

“我们帮你往厨房送吧。”

“多谢了。”

埃米莉·布伦特站起来又坐了下来，说：

“哎哟。”

法官说：

"又怎么了，布伦特小姐？"

埃米莉带着歉意的口吻说：

"真对不起。我想帮帮克莱索恩小姐，可不知怎么了，我感到有点儿头晕。"

"哦，头晕，"阿姆斯特朗医生走上前来，"很正常。还心有余悸吧？我可以给你……"

"不！"

这就像一颗炸弹，震得每个人惊诧不已。阿姆斯特朗也闹了个大红脸。

她脸上明显地露出一种恐惧和疑虑的表情。阿姆斯特朗的口吻有些不自然：

"随便你吧，布伦特小姐。"

她说：

"我什么药都不吃，根本不愿意吃。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等会儿就不头晕了。"

他们把吃饭的餐具都收拾干净了。

布洛尔说：

"克莱索恩小姐，我特别爱干家务活儿，给你当下手吧。"

维拉说："多谢了。"

餐厅里就只剩下埃米莉·布伦特一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微弱的谈话声。

布伦特的头晕症已经消失，只是觉得特别困，似乎倒头便睡。

耳朵里传来嗡嗡叫的声音，或者这房间里真有嗡嗡声？

她想：

“像是蜂的声音，是一种野蜂发出的声音。”

她马上看到了那只蜂，它正在玻璃窗上蠕动。

维拉·克莱索恩今儿个早上可提及过蜂呀。

蜜蜂和蜂蜜……

她爱吃蜂蜜。你自己可以用细纱兜榨滤出蜂房里的蜜。一滴、二滴、三滴……

这屋里有人……这个人浑身湿淋淋的，还滴答着水……比阿特丽斯·泰勒从河里露出来了……

待她一转过头，就会看见她的。

但她转不过头来。

要是她大声喊叫……

但也叫不出来……

这屋子里再没别人，只有她孤零零一个。

她听到了脚步声，这脚步声在轻轻地拖着地走，在她身后跟上来。那个被淹死的姑娘在蹒跚地走着……

她的鼻孔充塞着一股潮湿阴冷的味道。

那只蜂仍在玻璃窗上嗡嗡、嗡嗡……

接着她感到一阵刺痛。

那只蜂蜇了她的脖子……

## 2

他们在客厅等着埃米莉·布伦特。

维拉·克莱索恩说：

“我去唤她来，好吗？”

布洛尔急忙说：

“再等等。”

维拉又坐下。大家都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布洛尔。他说：

“各位请注意，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只需要去客厅寻找这些凶杀案的策划者就可以了。我敢发誓，那个女人正是我们要查找的凶手。”

阿姆斯特朗说：

“那么，动机何在呢？”

“宗教狂热。医生，你意下如何？”

阿姆斯特朗说：

“很有可能。我没有不同意见。不过，当然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维拉说：

“我们准备早饭时，她表现得非常古怪。她的那双眼睛——”她颤抖着身子。

隆巴德说：

“你可不能凭这作判断。现在我们大家都有些走火入魔了！”

布洛尔说：

“还有呢。她是惟一一个无法对那个唱片做出解释的人。怎么讲呢？因为她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维拉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说：

“你可是真错了。她后来跟我讲了。”

沃格雷夫说：

“克莱索恩小姐，她跟你讲什么了？”

维拉又把比阿特丽斯·泰勒的经历说了一遍。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总结性地说：

“这个故事再简单不过了。我个人完全能够领会。克莱索恩小姐，你说，她是因内疚感而受折磨呢，还是因同情心而烦恼不堪？”

“什么也不是，”维拉说，“她完全无动于衷。”

布洛尔说：

“这些正儿八经的老处女呀，真是铁石心肠！更确切些，是妒忌！”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说：

“现在差五分十一点。我觉得咱们应该让布伦特小姐参加我们的秘密会议。”

布洛尔说：

“难道你不采取什么行动吗？”

法官说：

“我不想看到我们要把她怎么样。现在看来，怀疑仅仅只是怀疑。不过，我会让阿姆斯特朗医生仔细观察布伦特小姐的一举一动的。咱们都进餐厅吧。”

他们发现埃米莉·布伦特跟原先一样仍坐在椅子上，从身后看不出什么毛病，只不过，她似乎听不到他们进来。

她的面孔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她的脸上到处是血，嘴唇青紫，双目惊愕。

布洛尔说：

"天哪,她死了!"

## 3

贾斯蒂斯轻轻说道:

"我们中间总有人是无罪的——悔之晚矣!"

阿姆斯特朗弯下腰察看这个死去的女人。他嗅了嗅死者的嘴巴,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又仔细察看死者的眼睑。

隆巴德显得不耐烦了,说:

"医生,她怎么死的?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呀!"阿姆斯特朗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脖子右侧的一个小点上。

他说:

"这是皮下注射所致。"

窗户上传来嗡嗡叫的声音。维拉叫喊道:

"看——一只蜂——一只野蜂。千万别忘记我早上说的话!"

阿姆斯特朗寸步不让,说:

"这可不是野蜂叮的!只有人才能拿动注射器。"

法官问道:

"注射的什么毒液?"

阿姆斯特朗回答道:

"我猜是氰化物一类的。也许是氰化钾,安东尼·马斯顿就是这样死的。她肯定是由于窒息而马上毙命的。"

维拉叫喊道:

“可是那只野蜂呢？不会是巧合吧？”

隆巴德的口气也不示弱，说：

“哦，是的，不是巧合！是我们的凶手放的烟幕弹！这家伙爱耍小聪明。还特别爱用他那蹩脚的儿歌！”

他的声音初次听起来那么不舒服，甚至让人感到恐怖，就好像一个人，因长期从事危险的职业而导致神经紧张，最后被搞得精疲力竭。

他以激烈的口吻说：

“疯了！——彻底疯了——我们都疯了！”

法官冷静地说：

“我倒希望大家仍具有推理能力。有没有人在这间屋里放皮下注射器？”

阿姆斯特朗挺了挺身子，口气有点儿底虚，说：

“有，是我带的。”

四双眼睛顿时充满了深深的敌意和猜疑，一起紧盯着他。他只好强打起精神，说：

“我出门旅游总要带一只。好多医生都这样呀。”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冷静地说：

“确实如此。医生，你能告诉我们那只注射器的下落吗？”

“在我房间的小提箱里放着。”

沃格雷夫说：

“可能就要水落石出了。”

这五个人悄无声息地往楼上走去。

小提箱里的东西全被翻腾到地板上。

结果没有发现那只注射器。

## 4

阿姆斯特朗气呼呼地说：

“肯定有人拿走了！”

房间里一片沉寂。

阿姆斯特朗背靠窗户站着。四双眼睛充满着疑心和谴责的目光，仍旧盯着他。他看看沃格雷夫，又看了看维拉，然后以无助的、无力的口吻重复道：

“我告诉你们，肯定有人拿走了注射器。”

布洛尔望着隆巴德。隆巴德早就不盯着阿姆斯特朗了。

法官说：

“这间屋子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凶手。这个地方危险丛生。为确保我们四个无辜者的安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阿姆斯特朗医生，我现在问你，你带的是什么药品？”

阿姆斯特朗说：

“我这儿有个小药盒，你可以检查一下。有些安眠药，如乙基眠砜片，还有一袋溴化物乳剂，有碳酸氢钠和阿斯匹林。别的没什么了。我没带任何一种氰化物药品。”

法官说：

“我自己也有一些像乙基眠砜这样的安眠药片，我想我没有记错。我认为，如果加大剂量，这些药片也会致人于死地。你呢，隆巴德先生，带枪了吧。”

菲利普·隆巴德警觉地说：

"带了又怎么样？"

"这就好。我建议一下吧，这个医生的供应药品、我自己带的乙基眠砜片、你的手枪以及其它麻醉类的药品或者枪械都集中在一起，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放好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检查——包括我们个人和我们随身带的东西。"

隆巴德说：

"要是我交出枪，我就不是人！"

沃格雷夫严厉地说：

"隆巴德先生，你是个身体强壮、体力过人的小伙子，但是，前任警督布洛尔体格也非常健壮。我不清楚你们俩谁能打过谁，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本人、阿姆斯特朗先生和克莱索恩小姐会站在布洛尔一边，尽最大努力帮助他；这样一来，你就会意识到，背道而驰总归没有好下场。"

隆巴德向后一扬头。他真想打开牙关，大声咆哮。

"嗯，那就算了吧。既然你们安排得好。"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点了点头。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的枪呢？"

"在我床边桌子的抽屉里。"

"这多好。"

"我去取吧。"

"我觉得一同去取更合大家的心意。"

菲利普面带微笑，但心里却是义愤填膺。他说：

"真是个疑神疑鬼的恶棍，不是吗？"

他们沿着走廊来到了隆巴德的房间。

菲利普跨步来到床边的桌子跟前，然后猛地拉开抽屉。只见他骂咧咧地往后退。

抽屉里空空如也。

## 5

“满意了吧？”隆巴德问道。

他好像剥光了衣服一览无余。其他三个人非常细致地检查了他的房间。维拉·克莱索恩呆在外面的走廊里。

搜查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阿姆斯特朗、法官和布洛尔都轮流接受了这种检查。

这四个人从布洛尔的房间里出来，接下来该检查维拉。这次发话的是法官。

“克莱索恩小姐，我们不搞特殊，希望你理解。那枝枪必须找到。你好像带游泳衣了吧？”

维拉点了点头。

“那么我就请你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把它穿上，再出来到我们这儿。”

维拉进了房间，把门关上。她不到一分钟就又出现在众人面前，穿了一件带褶的紧身丝质游泳衣。

沃格雷夫点头以示满意。

“谢谢你，克莱索恩小姐。现在，你呆在这儿，我们去检查你的住处。”

维拉在走廊里一直等到他们出来后，才走进住处，换好

了衣服，然后再出来同他们汇合。法官说：

“我们现在放心的是，我们五个人当中谁也没带致命的武器或者毒药。这很不错。现在要把这些药品放好。哦，有个银白色箱子，在厨房里吧？”

布洛尔说：

“这太好了。不过，让谁掌管钥匙呢？我看你来吧？”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没有吱声。

他进了厨房，其他人也紧随其后。这里摆着一个小箱子，是专门用来放置银器皿和盘子的。大家依法官的安排，把各种药品放进去，然后上了锁。接着又按法官的意思，将这个箱子放进碗碟橱里，也上了锁。妥当之后，法官把箱子的钥匙给了菲利普·隆巴德，而碗碟橱的钥匙则交布洛尔保管。

他说：

“你们俩体格最健壮，谁也别想从对方手头夺走钥匙。我们这三个就更不可能了。砸开碗碟橱或者箱子肯定会弄出响声，况且又不好下手；要想趁人不注意搬走一个，比登天还难。”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

“我们仍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隆巴德先生的手枪怎么丢的？”

布洛尔说：

“我似乎认为，自己的孩子自己最熟不过了。”

菲利普·隆巴德真是气不打一出来。他说：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傻瓜！你听着，我的枪已被人偷走

了！”

沃格雷夫说：

“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放在抽屉里的。以备不测呀。”

法官点了点头。

他说：

“肯定是今天早上偷的。趁我们找罗杰斯的当儿，要不就是尸体被发现之后。”

维拉说：

“手枪肯定藏在这栋房子的某个地方。我们必须找到它。”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用手抚摩着下巴，说：

“我真拿不准这种搜查会有什么结果。凶手可是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怎样把枪藏得稳妥。哪能那么容易地把枪找到呢。”

布洛尔的口气很硬。他说：

“我不知道这把手枪的下落，但我敢说别的，那支注射器的下落我就清楚。跟我来！”

他打开前门，然后绕着这栋房子走了走。

在离餐厅窗口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那只注射器。旁边还有一个打碎了的瓷人儿——第五个被打碎了的小黑人。

布洛尔得意洋洋地说：

“只有这个地方才能找到。凶手杀了她之后，就打开窗户扔掉了注射器，紧接着从桌子上拿起这个瓷人，随手抛了

出去。”

注射器上没有作案痕迹，显然被仔细擦过了。

维拉说得很坚决：

“现在就去找那支枪吧。”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说：

“当然可以。不过，大家需呆在一起，小心行事。切记，我们一旦分开，凶手就会趁隙而入。”

他们很认真地从顶楼搜查到地下室，仍没有收获。那支手枪依然不见踪影。

# 第十三章

## 1

“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其中之一……”

这絮絮不休的声音一连好几个钟头都在大家脑子里萦绕着。

五个人——五个惊恐不已的人。你监视着我，我监视着你，已不像以前那样极力掩饰自己了，个个都显得那么紧张不安、敏感多疑。

大家说起话来毫无遮拦——现在有什么可做作的呢，自我保护的本能把这五个互相敌视的人联在了一起。

说来也怪，这五个人猛地看起来不像人样，更像是回复到残忍的兽类了。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像个胆小怕事的老乌龟，驼着个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而一双眼睛却警觉得很。布洛尔看上去五短三粗，走起路来像个慢腾腾的动物；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脸上一副既残暴又愚蠢的复杂表情；

样子就如陷入困境的野兽，随时准备去袭击敌人。菲利普·隆巴德的感觉并不麻木，可以说是特别敏锐，哪怕是风吹草动，他的耳朵反应也很快；他走起路来又轻又快，姿态也特别优雅；总是微微一笑，露出一副洁白细长的牙齿。

维拉·克莱索恩非常镇静。她多数时间都是蜷缩在椅子里。两只眼睛旁若无人地盯着上空，一副茫然的表情。她的样子就像一只鸟，猛地撞在玻璃上，然后又被人捡起。这只鸟现在蜷缩在那里，惊恐万状，一点儿也不能动弹，只想着就靠这个样子来挽救自己的性命。

阿姆斯特朗的神经紧张到既可怜又可笑的地步。他抽搐着身子，两只手抖动着。他不停地点烟，随即又把烟捻熄。大家被迫坐在那里，死气沉沉的，搞得他心里比谁都痛苦。他神经紧张得憋不住了，就时不时地乱说一通：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傻坐着！找点儿事干。我们肯定有事干。点堆篝火怎么样？”

布洛尔沮丧地说：

“这种天气行吗？”

外面又是倾盆大雨。一阵狂风吹来。单调低沉的雨声真能把大家逼疯了。

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按原先的安排坐在宽大的客厅里。只有一个人离开了一会儿，另外四个人一直等到他回来。

隆巴德说：

“仅仅是时间问题。天气一变好，我们就有事干了——发求救信号，点火，做个木筏。总有事做！”

阿姆斯特朗突然格格地笑着说：

“时间问题——时间？我们可熬不过！大家都会毙命的……”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说起话来非常坦率，饱含着激情和决心：

“如果我们谨慎些，就不会死。大家务必谨慎呀……”

午饭开得很准时，不过这次没有那些瞎讲究。这五个人都进厨房去吃。他们在里边发现了很多罐装食品，便打开一听口条和两听水果，站在桌子周围吃完了饭。饭后，大家又成群结队地回到客厅，坐在那里，你监视着我，我监视着你。

此时此刻，每个人的想法那么反常、狂热病态……

“是阿姆斯特朗干的……刚才我见他在旁边看着我……他眼神凶猛……非常凶猛……也许他根本不会看病……对啦，绝对是这样的！……是个精神病，从某个医生那里逃出来的——摇身一变，成了医生……没错儿……我能告诉他们吗？……能大声叫喊吗？……不，不能让他提防……而且，他神智似乎很正常……几点了？……才三点一刻！……噢，老天爷，我快发疯了……没错，凶手就是阿姆斯特朗……瞧，他在监视我……”

“他们不会抓到我！我自己会留心的……先前可是险象环生呀……那把手枪究竟在哪儿？……是谁拿了……又是谁的？……谁也没有这玩意儿——我们心里清楚。大家都受到了检查……没有人能够拥有它……可是有人清楚它的下落……”

“他们发疯了……他们都会发疯的……害怕死……我们大家都害怕死……我害怕死……是的，但这怎么能阻止

死神的来临呢……‘先生，棺材就放在门口！’我在哪儿看到的？这个姑娘……我要监视这个姑娘，是的，我要监视这个姑娘……”

“三点四十……才三点四十……也许那个钟不走了……我不懂——是的，我不懂……这种事发生不了……它正在发生……我们何不振作起来？打起精神——上帝的最后审判——不，不是！要是我能思考就好了……我的脑袋里面要出什么事……它要爆炸了，它要裂开了……这种事情不能发生……几点了？哦，老天爷，才三点四十五。”

“我务必冷静……我务必冷静……要是我能冷静多好……太清楚了，都水落石出了。但是谁也不必去猜疑。凶杀案会有结果的。也必须有个交待！哪个家伙？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谁呢？我认为，嗯，我总是认为，嗯，是他。”

时钟敲响了五点，他们都跳了起来。

维拉说：

“有人想喝茶吗？”

片刻寂静过后，布洛尔说：

“我想来一杯。”

维拉站起来，说：

“我去给你准备。你们都呆在这儿。”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柔和地说：

“我亲爱的女士，我觉得大家都愿意看着你沏茶。”

维拉瞪大了眼睛，随即发出短暂的歇斯底里的笑声。

她说：

“当然可以！你们做得出来！”

五个人都进了厨房。维拉和布洛尔沏好茶并喝完了。其他三个喝的是威士忌。他们打开酒瓶，用吸管来喝。

法官诡秘地笑了笑，咕哝着：

“我们务必谨慎……”

他们又返回客厅。虽然是夏天，但客厅的光线很暗。隆巴德按了几个灯的开关，灯没有亮。他说：

“难怪呀！因为罗杰斯没去那儿看看，发电机就没有转。”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我看咱们出去把它发动起来吧。”

贾斯蒂斯·沃格雷夫说：

“我见厨房的食橱里放着一包蜡烛，不妨点着吧。”

隆巴德走了出去。其他四个坐下来互相监视着。

他拿着一盒蜡烛和一叠茶托走进客厅。大家点着了五根蜡烛，然后把它们放在客厅四周。

差一刻六点。

## 2

六点二十分，维拉觉得长时间坐着真是受不了，头部和太阳穴疼得厉害，她想去自己的住处，洗个冷水澡。

她站起身子，向门口走去。然后她像是记起什么了，便返回客厅，从盒中拿了一根蜡烛。

她点着蜡烛，往茶托上滴了几滴蜡漆，然后把它紧紧地粘在上面。她走出客厅时随即把门关上，这样客厅里边就剩

下四个男人了。她上了楼梯，沿着通道向她的房间走去。

当她开门时，她突然停住，木然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的鼻子抖动着。

大海……圣特里德尼克那一带大海的气息。

是这味儿，她不会弄错。当然喽，谁都会在岛上闻到大海的气息的，不过，这种气息截然不同。那一天，那个海滩、那种气味——潮落之后，那些岩石粘着海藻，海藻接受阳光的烘烤。

“克莱索恩小姐，我能游到那个岛上吗?”

“我为什么不能往那个岛上游? ……”

娇生惯养、哭哭啼啼的讨厌鬼！倘若这凶杀不是针对他，雨果就成了有钱人……有能力同他的心上人结婚……

雨果……

好——好——雨果在她身旁吗?不在，他正在这间屋子等她……

她向前迈了一步。风从窗外吹进来，吹得火苗摇曳不定，最后熄灭了……

黑暗中，她突然感到害怕……

“别犯傻了，”维拉·克莱索恩给自己壮胆，“平安无事。楼下还有别人呢，他们四个都在。这屋里没有一个人，也不可能有人。傻姑娘，你胡思乱想什么。”

但是那种气息——圣特里德尼克那一带海滩的气息……这可不是凭空想象的。真有这种气味。

这么说，有人已经在这屋里了……她听到了什么——的确，她听到了……

于是，她站在那里，侧耳倾听——一只冰凉、粘糊糊的手摸着她的喉咙——湿淋淋的，大海的气味……

## 3

维拉尖声叫喊起来。她恐怖到极点，发出了绝望的求救声。

椅子被撞倒了，门打开了，人们踏着楼梯往上跑——楼下的这些声音她根本听不见。她只知道自己害怕得要死。

几根蜡烛的火光在门口闪烁着，人们正急着往里闯。——她的神智在慢慢恢复。

“究竟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的老天，怎么啦？”

她抖动着身子，向前走了一步，倒在地板上。

她迷迷糊糊地意识到有人在弯下腰抱她，有人正用力把她的头部按到她的两膝处。

有人突然惊叫起来：“老天爷，快瞧！”

维拉这时已醒过神来。她睁开双眼，抬起头，映入她眼帘的是这几个男人手持蜡烛望着她的画面。

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她说：

“是海藻害的，绝对是海藻，而且正是那种味道……”

没等说完，她感到全身虚弱无力，一阵阵恶心。又有人扶着她的头，用力按到她的两膝处。

恍恍惚惚过了很长时间。他们送来了喝的，把杯子凑到她嘴上。她闻到了白兰地的味道。

她正要把这杯烈酒一饮而尽的时候，突然她脑子里像

是有警铃响起。她推开酒杯，腾地坐起。

她警觉地说："这酒从哪儿搞到的？"

布洛尔盯了一分钟，应声说道：

"我从楼下拿的。"

维拉叫喊道：

"我不想喝……"

一片沉寂过后，隆巴德哈哈大笑。

他带着欣赏的口吻说：

"了不起，维拉。警惕性很高嘛——你可是早被吓得魂飞魄散呀。我给你拿一瓶没有开启的。"

他随即走了出去。

维拉闪烁其辞：

"我现在好了。我要喝点儿水。"

她挣扎着要站起来，阿姆斯特朗帮了帮她。她紧紧抓着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水池旁，打开水龙头，然后灌满了杯子。布洛尔颇为不满地说：

"那杯白兰地味道很棒。"

阿姆斯特朗说：

"你怎么知道？"

布洛尔气呼呼地说：

"我又没有往里边放什么东西。我清楚你想说什么。"

阿姆斯特朗说：

"我并没有说你放了。你有可能做，要么有人趁刚才慌乱之中做了手脚。"

隆巴德很快回到了这里。

他手里拿着一瓶新的白兰地和一把螺丝锥。

他把这密封的瓶子凑到维拉的鼻子前。

"给你带来了,小姑娘。绝对不骗你。"他剥开锡箔,拔出软木塞。"这地方备有许多烈性酒,真幸运呀!欧文考虑得真周到。"

维拉剧烈地颤抖着。

阿姆斯特朗端起杯子,菲利普往里倒上了白兰地。他说:

"克莱索恩小姐,你最好喝了这杯。刚才的刺激太大了。"

维拉饮了几口,脸上又恢复了红润。

菲利普·隆巴德哈哈大笑,说:

"嗬,看来,凶手也有失算的时候。"

维拉几乎是在窃窃私语:

"你这是弦外有音吧?"

隆巴德点着头,说:

"真想不到你能死里逃生!有些人就不行,是不是啊,医生?"

阿姆斯特朗不在意他的话。他模棱两可地说:

"嗯,哪能说清楚呢。一个人既年轻又健康,没有任何心脏病患,但也未必能活。另一方面——"

他端起布洛尔给他的白兰地酒,将一个手指浸进去,小心翼翼地尝了尝。他表情非常平静,含糊其辞地说:"嗯,味道好极了。"

布洛尔愤怒地跨步向前,说:

“如果你要说我搞什么鬼，我敲掉你的混头。”

因喝了白兰地，维拉的脑子也活跃起来，她转移着话题，说：

“法官去哪儿了？”

三个男人互相看着对方。

“这就怪了……原以为他跟我们上这儿来了。”

布洛尔说：

“我也这么想……医生，你跟在我后边上楼来着，怎么回事？”

阿姆斯特朗说：

“我想他跟着我呢……当然喽，他肯定走不快。他是个老头儿了。”

他们又都互相看着对方。

隆巴德说：

“怪得出奇……”

布洛尔叫喊道：

“我们务必去找他。”

他朝门口走去，其他人紧随其后，维拉最后一个跟上。

他们下楼时，阿姆斯特朗向后扬了扬头，说：

“当然，他也许呆在起居室里。”

他们穿过了大厅。阿姆斯特朗扯开嗓门叫道：

“沃格雷夫、沃格雷夫，你在哪儿？”

无人应答。房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雨在轻柔地滴答着。

等走进客厅，阿姆斯特朗突然停下来。其他人拥上来，

隔着他的肩膀望着。

有人叫出声来。

在客厅的一角，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正端坐在高背椅里。他身子两边各亮着一支蜡烛。但是，使大家震惊和恐惧的是，他头上戴着法官的假发，身披猩红色长袍，坐在那里……

阿姆斯特朗示意其他人往后退。他自己则像一个醉鬼，摇晃着身子走到这个死无声息、双目圆睁的人跟前。

他伏下身子，仔细盯着这张僵死的面孔。接着，他非常麻利地掀开这头假发。假发掉在地板上，露出光秃秃的前额。在前额正当中，有一个模糊的小窟窿，血已经流出来。

阿姆斯特朗抬起一只苍白的手，试了试脉搏，然后转向其他人。

他的声音缺乏激情，死气沉沉，而且恍恍惚惚的。他说：

"他，给打死了。"

布洛尔说：

"天哪——那支手枪！"

医生仍然用冷冷的口吻说：

"把他处理掉。刻不容缓！"

维拉弯腰拿起假发。她的声音因恐惧而颤抖着：

"布伦特小姐丢失了灰羊毛线……"

布洛尔说：

"而且，那个红油绸窗帘是在浴室丢的。"

维拉窃窃私语：

"这正中他们下怀呀……"

突然，菲利普·隆巴德大笑起来，笑声极为别扭。

爱好法律的五个小黑人儿：一个进了大法院，然后就剩下四个。这就是该死的贾斯蒂斯·沃格雷夫的下场。再也不会宣布判刑了！再也不必戴那顶职业黑帽了！他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审判！再不会对讼案作综述了，也再不会将无辜者送进地狱了。要是他在这儿，爱德华·塞顿不知怎么大笑特笑呢！天哪，看他笑的。

他慷慨激昂，搞得其他人惊恐不已。

维拉叫喊道：

"就在今儿个早上，你说过他是凶手！"

菲利普·隆巴德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压低声音说：

"我是说过……哦，我冤枉他了。我们这里边不止一个被证明是清白的——悔之晚矣！"

# 第十四章

## 1

他们把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弄到楼上他的房子里，然后将其平放在床上。

他们又从楼上下来，站在大厅里互相看着对方。

布洛尔沉重地说：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

隆巴德轻快地说：

“吃点儿东西。咱们得吃点儿东西。”

他们再一次走进厨房，又打开一听口条罐头。他们硬着头皮吃着，几乎是食之无味。

维拉说：

“我以后再也不吃口条了。”

吃过饭，他们围坐在餐桌旁彼此相互紧紧盯着。

布洛尔说：

"就剩我们四个人了……下一个该谁呢?"

阿姆斯特朗凝视着,下意识地说:

"我们务必小心——"他停住了。

布洛尔点了点头。

"他说过这话,可现在他死了!"

阿姆斯特朗说:

"我真纳闷这事怎么发生的?"

隆巴德郑重其事地说:

"真是瞒天过海!那东西放在克莱索恩小姐屋里,而且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大家都想着她要出事,急忙冲上去。结果呢,慌乱之中,就忘了照顾这老头儿了。"

布洛尔说:

"可怎么听不到枪声。"

隆巴德摇了摇头。

"你想,当时克莱索恩小姐尖声喊叫,风呼呼地刮,我们跑着、喊着,自然就听不见了。"他停了一下,"不过,这个把戏再不会用第二次。下一步,他还会玩别的。"

布洛尔说:"想必会的。"

他的语调让人听起来不舒服,这两个人互相盯着对方。

阿姆斯特朗说:

"我们这四个人,而且我们不知道谁……?"

布洛尔说:

"我知道……"

维拉说:"我完全能拿得准。"

阿姆斯特朗慢吞吞地说:

“我觉得，我的确不知道……”

他们又一次相互看着对方。

维拉摇晃着身子站起来，说：

“我感到很可怕。我得睡觉……我吓死了。”

隆巴德说：

“也好。坐在这儿互相监视也没什么意义。”

布洛尔说：“我不反对。”

医生咕哝着：

“这是万全之策——尽管我怀疑各位是否能睡着。”

他们走到了门口。布洛尔说：

“我弄不明白，那把手枪现在在哪儿了？”

## 2

他们上了楼。

接下来，大家的行动就有些滑稽可笑了。

四个人中，每个人都站在各自的卧室门口，手里握着门把柄。然后，好似一声令下，大家都迈进各自的家门，随即把门关上。里边便传来插门、锁门以及搬弄家具的声音。

## 3

菲利普·隆巴德把一把椅子顶在门把柄下，随之轻松地呼了一口气。

他悠闲地走到镜架台前。

借着闪烁摇曳的烛光，他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面孔。

他心态平和地想着。

“嗬，这种事把你折腾得乱了手脚。”

他突然阴险地笑了笑。

他麻利地脱了衣服。

他上了床，将手表放在床头的桌子上。

然后，他打开了那个抽屉。

他怔在那儿，眼睛死死地盯着抽屉里的那把手枪……

## 4

维拉·克莱索恩躺在床上。

身旁的蜡烛仍在燃着。

她还不敢鼓起勇气把它吹灭。

她害怕黑暗……

她不住地自言自语：“你直到早上还安然无事呀。昨晚平安无事，今晚也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不会有事的。你既插了门又锁了门。谁也无法靠近你……”

她猛然想到：

“当然没事！我能呆在这儿！门锁得死死的！吃饭问题不要紧！我可以平安无事地呆在这儿，直到有人前来搭救！哪怕等一天或者两天呢……”

呆在这儿。可是，她能呆得住吗？熬好几个小时，没有人聊天，也没有事可做，只是一味地想……

于是，她想起了康沃尔郡，想起了雨果，想起她对西里

尔说过的话。

哭哭啼啼的小讨厌鬼，总是折磨得她心烦……

“克莱索恩小姐，我为什么不能游到那块岩石上去？我能，我知道我能。”

真是她答话的声音吗？

“当然，你能，西里尔，真的。我清楚。”

“克莱索恩小姐，这么说我可以去了？”

“哦，你看，西里尔，你妈妈特别担心你。我会告诉你怎么回事的。明天你可以游到那块岩石上。我就在海滩上跟你妈妈聊天，这样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等她看到你，你早已站在那块岩石上向她挥手致意了。这肯定会是个大大的意外！”

“哦，真好！克莱索恩小姐！那多有趣呀！”

她现在说这话多好，明天！雨果就会去纽基。等他回来时，一切都结束了。

“是的，不过，假如没有结束呢？假如中间出了差错呢？西里尔可能会被及时搭救。这样，他就会说，‘克莱索恩小姐说过我能的。’”哟，这怎么进行呢？人总得冒某种危险！如果最糟，她也厚着脸皮活下去。“西里尔，你怎么能撒下这么恶毒的谎呢？当然我从来不说谎！”他们总是对她的话信以为真。西里尔常常编故事讲。他这小子爱说谎，极不诚实。西里尔肯定会知道的。不过，这有什么要紧的呢……而且，不管怎样，一切都会进行得顺利。她会装成游泳的样子紧随其后。可是，她到得会很迟……任何人都不会猜疑的……

雨果曾起过疑心吗？难怪他用奇怪、含糊的眼神打量着

她？……雨果以前知道吗？

这就是他在调查之后匆匆消失的原因吗？

她给他写过信，但没有回音……

雨果……

维拉在床上辗转反侧。不，不，她不可以想雨果。伤心之极！一切都结束了，况且，事已至此……必须忘掉雨果。

为什么，在这个夜晚，她突然感觉到雨果跟她都在这间屋子里？

她抬起双眼，死死盯着天花板，盯着房子正中央的那只黑乎乎的大铁钩。

她以前可从来没注意到这只铁钩。

海藻就是从那上面掉下来的。

她想起了自己脖子上那种冰凉、粘糊糊的触摸，便颤抖着身子。

她不喜欢天花板上的那只铁钩子。它牵扯着你的双眼，弄得你神魂颠倒……一只黑乎乎的大铁钩。

## 5

前警督布洛尔坐在自己的床边。

他那红肿而又充血的小眼睛在这僵硬呆板的脸上显得非常机警。他就像一头未阉的公猪，随时都会袭击人。

他没有丝毫睡意。

威胁在步步逼近……已经有六个人了。

由于他的精明、谨慎和伶俐，那个老法官已经命归西天

了。

布洛尔压抑不住内心的满意哼哼着鼻子。

那个怪老头儿原先说过什么话呢？

“我们必须谨慎……”

一本正经、自以为是的伪君子。坐在法庭上，感觉就像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真是罪有应得……再不会去操什么心了。

可现在呢，剩他们四个人了。那个姑娘、隆巴德、阿姆斯特朗，还有他本人。

要不了多久，他们中又有一个要命归西天……不过，绝不会是威廉·亨利·布洛尔。他要好好看着这出戏。

（但是那枝手枪……那枝手枪的下落呢？那枝手枪可是个不安定因素！）

布洛尔坐在床上，双眉紧蹙；一考虑到那把手枪的麻烦事，他的小眼便眯了起来。

周围一片寂静，楼下传来钟的敲击声。

午夜。

他休息了一会，甚至还在床上躺了躺。但他没有脱衣服。

他躺在那儿思考着。他有条不紊、认认真真地将这整个凶杀从头滤了一遍，这是他当警督时养成的习惯。结果现在还这么严谨认真。

烛光渐渐弱了。他干脆吹灭，看看是否能轻易拿到火柴。

好生奇怪呀，他发现黑暗让人心神不安。这种感觉就像

好多个千年之久的妖魔鬼怪苏醒过来，在他脑子里拼命地争夺王位，好多脸在空中飘浮——法官的脸上装饰着冒牌的灰羊毛线，罗杰斯太太的脸上冰冷、呆滞，安东尼·马斯顿的脸痉挛着，颜色紫红。

还有一张脸——灰白灰白的，架着一副眼镜，留有一撮淡黄色的胡子。

他曾很长时间地看过这张脸——可是什么时候呢？不是在这个岛上。不，时间久远了。

多好笑啊，他叫不出名字来……确实是那种傻乎乎的脸——看起来像罪犯的家伙。

没错！

他脑子里一闪。

兰多！

想来也怪，他完全不记得兰多长什么模样了。就在昨天，他还使劲地回想着这个家伙的长相，只是徒劳一场。

而现在呢，已经认出来了，每个特征都那么清晰和明显，似乎他就在昨天见过面。

兰多曾经有过妻子，是那种身材单薄而瘦长的女人，脸上老是忧心忡忡的。还有一个孩子，是个十四岁的姑娘。他第一次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惊奇。

（那把手枪。那把手枪最后怎么样了？这才是更为重要的呢。）

他越是考虑这个问题，他越感到迷惑……他搞不清楚这把手枪的事。

这座房子里的人拿走了那把手枪。

楼下的钟敲了一下。

布洛尔的思绪被打断了。他从床上坐起来，一下子警觉起来。因为他听到了声音，一种非常微弱的声音，是在他卧室门口外边的某个地方传来的。

有人在这座黑的房子里走动。

他脑门上马上流出了汗。是谁在这走廊里鬼鬼祟祟地走动呢？他敢打赌，肯定是个无聊的家伙！

尽管他身子很重，他还是不出声地从床上下来，然后两步跨到门口，站在那儿竖起耳朵听。

可是，声音又没了。但布洛尔坚信自己没有听错。他曾听到有人就在门口的外面走动。他的头发轻轻地直立起来。他又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恐惧。

有人今天晚上在鬼鬼祟祟地游荡。

他侧耳倾听，但那种声音再也没有出现。

现在，新的诱惑在向他逼近。他真想拼着命地冲出去，仔细查看一番。他只要看一下是谁在黑暗中游荡就行了。

但是，打开门就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极有可能会上了另一个人的圈套。那个家伙甚至还设想让布洛尔去听原先听到的声音，指望着他出门查看呢。

布洛尔僵硬着身子站在那里听，现在，他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噼啪声、沙沙声、神秘的耳语声——但他的脑子很清醒，知道这些声音是他自己胡思乱想的结果。

接着，他突然听到某种远非他想象中的东西。脚步声，非常轻柔，非常谨慎，但对于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布洛尔来说，很容易听得清楚。

它们轻柔地沿着走廊走过来(相比之下,隆巴德和阿姆斯特朗两人的住处离楼梯口远得多),它们从他的门口走过,听不到一点儿蹒跚的感觉。

就在它们走过的当儿,布洛尔决心已定。

他想看看这个人是谁！这脚步的确是经过他的门口要去楼梯那儿的。这个人要去哪儿?

布洛尔这个人看上去笨重缓慢,但他行动起来却快速而又惊人。他蹑手蹑脚地返回床铺,顺手将火柴放进口袋,将床边电灯的插头拆开,拿到手中,缠绕上花皮线。这种花皮线是一种铬金属,外面一层厚厚的硬胶皮——这可以当武器用。

他悄然无声地全速穿过房间、移开支在门扶手下的椅子,然后警觉地打开门锁,抽开门栓。他跨步来到走廊。楼下大厅里传来一种微弱的声音。布洛尔脚上穿着袜子,悄然无声地跑到楼梯口。

就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为何能这么清楚地听到这些声音。风早就彻底平息了,天空也可能清朗了。微弱的月光透过平台的窗户照射进来,照亮了楼下的大厅。

布洛尔突然瞥见一个人刚刚穿过前门消失了。

他下楼去追赶,途中停住了。

他又在犯傻了!这可能是个圈套,目的是引诱他走出这座房子!

但是,另外那个人意识不到自己犯一个错误,也意识不到自己已犯在布洛尔手中。

楼上那三间住人的房子中,现在有一间必定是空的。最

要紧的是确认是哪一间！

布洛尔轻轻地顺着走廊往回返。

他首先停在阿姆斯特朗医生的门口，然后敲门。没有任何反应。

他等了一下，然后来到菲利普·隆巴德的门口敲门。

马上有人答话了。

“谁呀？”

“是布洛尔。我看阿姆斯特朗不在家里，稍等片刻。”

他走到走廊尽头的那个门口，又敲起来。

“克莱索恩小姐，克莱索恩小姐。”

维拉的声音哆哆嗦嗦的，回应着。

“谁呀？什么事啊？”

“平安无事，克莱索恩小姐。稍等片刻。我就回来。”

他匆匆返回隆巴德的房间。当他开门时，房门打开了。隆巴德站在那里，左手举着蜡烛，宽大的睡衣裤外面套了条裤子；右手揣在上衣的口袋里。他厉声说：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布洛尔立刻解释了原因。隆巴德的眼睛放着光。

“阿姆斯特朗？嘀，这么说他是我们大家都要找的目标！”他移到阿姆斯特朗的门口。“对不起，布洛尔，我还是不能相信一切。”

他激烈地敲着门。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

没人应声。

隆巴德蹲下身子，透过锁眼往里瞧。他将小手指小心翼

翼地插进锁子里。

他说：

“钥匙不在这个门的里边。”

布洛尔说：

“这就是说，他从外面锁上门，随身带走了。”

菲利普点了点头。

“仍然要保持警惕，我们会抓到他的，布洛尔，这次，我们会抓到他的！很快。”

他匆忙来到维拉的住处。

“维拉。”

“在呢。”

“我们要去抓阿姆斯特朗，他跑了。你无论如何不能开门。听明白了吗？”

“是的，我明白。”

“要是阿姆斯特朗来你这儿说我被害或者说布洛尔被害，千万别上当。明白吗？如果是我和布洛尔两人跟你说话，你才能开门。听懂了吗？”

维拉说：

“懂了。我又不是大傻瓜。”

隆巴德说：

“听懂就好。”

他同布洛尔呆在了一起。他说：

“现在呢，抓住他！追捕开始了！”

布洛尔说：

“我们最好当心点儿。别忘了，他可有手枪。”

菲利普·隆巴德轻声笑着匆匆下了楼。

他说：

“你就错在这儿。”他打开前门，说，“门闩往后一推，这样，他又能轻易进来了。”

他继续说：

“我拿了那支手枪！”说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截。“今天晚上发现它被放回到抽屉里的。”

布洛尔僵硬地停在门阶上。他的脸色都变了。菲利普·隆巴德注意到了。

“布洛尔，别他妈的犯傻了，我不会杀死你的！你要愿意，就回去把你圈起来吧！我去抓阿姆斯特朗。”

他走了出去，来到月光之下。布洛尔呢，犹豫了一下，便紧跟了他上来。

他心里想。

“我想我要探问清楚。毕竟——”

他以前毕竟抓过许多持枪犯。布洛尔缺什么也不缺勇气。而对这种危险，他有胆量对付。他不怕别人开明枪，而是怕有人放暗箭。

## 6

维拉留下来等结果。她起了床，穿好衣服。

她不止一次地瞥着门口。门非常结实，上着栓，锁着门，扶手处还牢牢地卡着一把橡木椅子。

凭气力是破不开的。阿姆斯特朗医生不是那种身强力

壮的人，当然无法打开了。

如果她是阿姆斯特朗，想要杀人，最聪明的办法是雇用杀手，而不是凭借气力。

她找到了自我消遣的办法——就是去仔细考虑他可能会怎样雇用杀手。

正如菲利普暗示过的，他会声称那两个男人中有一个已命丧黄泉。或者他可能会假装自己受了致命伤，会拖着身子在她门口痛苦地呻吟。

还有其它可能。他可能告诉她房子起火了。甚至，他还真会把房子点着……是的，这很有可能。引诱那另外两个男人离开这座房子，然后，他会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点着。这样，她像一个白痴，把自己圈在家里，后悔也晚了呀。

她来到窗口。不算太糟，危急时还能从这里逃生。肯定是从这儿往下跳，不过近处有个花坛。

她坐下来，拿出日记，开始清晰、流畅地写起来。

必须把这段时间打发掉。

突然，她绷紧了神经。她已经听到一种声音，她觉得像打碎玻璃的声音，而且是从楼下某个地方传上来的。

她认真听着，只是这声音再也没有了。

她听到了或者以为自己听到了鬼鬼祟祟的脚步声、上楼梯的吱嘎声、走动时衣服发出的窸窣声——不过，还有模棱两可的声音，而且，她断定，正如布洛尔早些时候所断定的，这些声音出自她自己的想象。

但是现在，她耳朵里传来更为实在具体的声音。楼下人们在走动，还咕咕哝哝地说着话。然后，肯定是有人在上楼

梯，门开了随即又关上，脚步朝着头顶上的阁楼爬去。那儿传来一阵嘈杂声。

最后，脚步顺着通道走来。是隆巴德的声音说着：

“维拉。你没事吧？”

“很好。发生什么事了？”

布洛尔的声音说：

“可以让我们进去吗？”

维拉走到门口。她挪开椅子，打开门锁，然后抽开门栓，开了门。这两个人气喘吁吁的，双脚和裤脚都浸湿了。

她又说：

“发生什么事了？”

隆巴德说：

“阿姆斯特朗失踪了……”

## 7

维拉尖叫道：

“什么？”

隆巴德说：

“完全从这个岛上消失了。”

布洛尔附和着说：

“消失——说得很对！就像某种要命的魔法。”

维拉不耐烦地说：

“胡说八道！他正藏在某个地方。”

布洛尔说：

“不，他没有！我跟你说，这个岛没有藏身之地。就像你赤手空拳一样！外面有月光，就如朗朗白昼。可是他还是没踪影。”

维拉说：

“他又返回这座房子了吧。”

布洛尔说：

“我们考虑到了，还搜查了这座房子。你可能听见我们在干什么了。他不在这里，我告诉你，他走了，完全消失了，突然消失了……”

维拉不轻易相信，说：

“我不相信这种说法。”

隆巴德说：

“是真的，我亲爱的。”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还有不太重要的事实。餐厅窗户上的一格玻璃碎了，而且，餐桌上只剩下三个小黑人儿了！”

# 第十五章

## 1

三个人坐在厨房里吃早饭。

屋外，太阳照耀着。天气真不错，暴风雨已成了昔日的风景。

由于天气的变化，岛上这些囚犯们的心情也随之改变了。

他们现在的感觉就像刚从恶梦中醒来一样。有危险吗？有，但它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危险。昨天，当屋外的狂风怒吼时，那种令人心悸的恐惧气氛就像一块毛毡将他们团团围住，而现在，这种感觉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隆巴德说：

"我们今天试着在岛上最高处安一个日光反射镜。我想，在那个断崖处游逛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求救信号，晚上，我们可以点上篝火——只是没有多少柴——况且他们

还以为有人在搞篝火晚会呢。”

维拉说：

“肯定有人能看懂《海象》这本书。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前来救我们出去。根本到不了傍晚。”

隆巴德说：

“天气好得很，只是海水还没有落潮，浪涛依然猛涨！在明天以前，他们无法让船靠近咱们。”

维拉叫喊道：

“又得在这鬼地方呆一夜！”

隆巴德耸了耸肩。

“认命吧！我觉得要呆二十四小时。只要我们能坚持到最后，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布洛尔清了清嗓门，说：

“我们最好把问题搞得清清楚楚，阿姆斯特朗是怎么回事？”

隆巴德说：

“哦，我们已经有了一条线索。餐桌上只剩下三个小黑人儿了。看来，阿姆斯特朗似乎已命丧黄泉了。”

维拉说：

“那为什么死不见尸呢？”

布洛尔说：

“精辟！”

隆巴德摇了摇头，说：

“真见鬼了，是没找到。”

布洛尔带着怀疑的口吻说：

“可能被抛进海里去了。”

隆巴德厉声说：

“被谁？你？我？你看见他从前门出去了，就跑过来，发现我在家里，我们一块儿出去的，又一块儿搜寻。我到底是什么时间杀了他？又到底是什么时间在这个岛上扛着他的尸体的？”

布洛尔说：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

隆巴德说：

“什么事？”

布洛尔说：

“那把手枪。就是你的手枪。它现在可在你手里。无法表明你一直没有拿它。”

“怎么样，布洛尔，我们谁也逃脱不了检查。”

“是的，出事前你把枪藏起来了，事后你又拿出来了。”

“你这榆木脑袋，有人把它放回到我抽屉里了，我向你保证。它让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什么是惊诧。”

布洛尔说：

“你请求我们相信这种事！阿姆斯特朗或者别的任何人究竟为什么把枪放回原处？”

隆巴德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我总不能胡说吧，这件事真是怪诞。谁也想不到，似乎也没什么特殊之处。”

布洛尔同意他的说法。

“是的，没有。你不妨构思一个更好听的故事。”

“我说的是事实，相当清楚了，不对吗？”

“我不这样看问题。”

菲利普说：

“你是不会的。”

布洛尔说：

“瞧，隆巴德先生，你要是诚实无欺，当你假装——”

菲利普咕哝着：

“我什么时候声称自己诚实的？没有，我的确没有说过这话。”

布洛尔也不理睬，继续说：

“如果你讲的是真话，那就仅有一件事要干。只要你有枪，我和克莱索恩小姐就受你摆布了。最公平的办法就是把你那把枪同锁好的其它东西放在一起——我和你仍掌管那两把钥匙。”

菲利普·隆巴德点了一支烟。

他喷了一口烟，说：

“别耍弄人了。”

“你不同意？”

“我不会同意的。手枪是我的，我需要自卫——我要带着它。”

布洛尔说：

“既然这样，我们就该达成一个协议。”

“难道我是欧文？亏你他妈的想得出。不过，我要问你，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拿枪打你呢。不然，你早死过二十次了。”

布洛尔摇了摇头。

他说：

"我不知道。不过那是事实，你可能出于某种考虑。"

维拉一直没有掺和进来讨论。她现在很激动，说：

"我看你们俩的作法真像一对傻瓜。"

隆巴德看着她。

"此话怎讲？"

维拉说：

"你们已经忘了那首摇篮曲，难道还看不出其中的线索吗？"

她用意味深长的声音吟诵起来：

四个黑孩子去出海，

熏鲱鱼吞吃一个剩三个。

她继续说：

"一条熏鲱鱼——很重要的线索，阿姆斯特朗没有死……他拿走了那个小瓷人儿，搞得你们以为他死了。你怎么说都行，比如说阿姆斯特朗还在岛上。他的失踪就恰似一条熏鲱鱼一晃而过……"

隆巴德又坐了下来。

他说：

"你看，你可能是对的。"

布洛尔说：

"是的，不过，如果是这样，他在哪儿？我们把这个地方搜了个底朝天。"

维拉嘲笑着说：

“我们不是都在找那把手枪吗？找不到吧？但它一直在某个地方！”

隆巴德咕哝着说：

“小姑娘，偌大个人还找不到一支小枪。”

维拉说：

“我不在乎，我确信自己说得对。”

布洛尔低声说：

“权当他自杀了，不是这样吗？儿歌里确实谈到了一条熏鲱鱼。他可能一直在写近来有点儿反常的事情。”

维拉叫道：

“但是，难道你不明白他疯了吗？完全疯了！从那首摇篮曲来看，整个事情的发展很不正常！给法官着上盛装，杀死正在砍柴的罗杰斯，让罗杰斯太太吃药使其睡死，布伦特死的时候正好有野蜂出现！这可真像某个让人讨厌的小孩玩的游戏。真是丝丝入扣呀。”

布洛尔说：

“你说的对。”他想了想，“总之，这个岛上没有动物园，他要蒙混过关还真有点儿麻烦。”

维拉叫喊道：

“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就是动物园！……昨天晚上，我们再也不属于人类了。我们就是动物园！……”

## 2

他们在悬崖峭壁上花了一上午时间，轮流对着陆地进

行镜子反射。

种种迹象表明，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也没有信号反应。天气非常好，阳光还有点儿耀眼。下面，海水涨得汹涌。没有船出海。

他们又进行了一次搜寻，毫无所获。那位失踪的医生没有任何线索。

维拉在他们站立的地方抬头看了看那座房子。

她微微屏了一口气，说：

“这里感觉安全多了，在露天……咱们别再回那座房子了。”

隆巴德说：

“主意不错嘛。”

维拉说：

“我们将呆在这儿。”

布洛尔说：

“总得找个地方过夜吧。那么，我们一会儿还得返回那座房子。”

维拉颤抖着。

“我无法忍受，我不能再回去住一夜！”

菲利普说：

“把自己锁在家里，你就会保险了。”

维拉咕哝着：

“我也想这样呀。”

她摊开双手，低声念叨着：

“又能感受到阳光了，天气真好……”

她想：

“多可笑呀……我开心极了。可是我还设想自己危在旦夕呢……现在，我也不晓得了，似乎不要紧……白天不会的……我感觉浑身是劲，我觉得自己不会死……”

布洛尔看着他的手表，说：

“两点钟了，午饭怎么吃？”

维拉仍不让步，说：

“我不回那座房子，我要呆在这儿，露天呆着。”

“哦，你看，克莱索恩小姐，填饱肚子才有劲呀。”

维拉说：

“真让我看到口条罐头，我非吐不可！我什么都不想吃。人们节食的时候有时什么都不吃，还不是照样挺几天吗。”

布洛尔说：

“哦，我是该吃的时候就要吃。你呢，隆巴德先生？”

菲利普说：

“你看，我是特别地不想吃口条罐头。我跟克莱索恩小姐呆在这里。”

布洛尔拿不定主意。维拉说：

“我绝对会没事的。你担心的是，等你一转身，他就会把我打死。我想他不会的。”

布洛尔说：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约定过我们不该分开的。”

菲利普说：

“你这种人就喜欢冒险。乐意的话，我同你一块去。”

“不，不用，”布洛尔说，“你呆在这儿吧。”

菲利普大笑。

“这么说，你还在担心我吗？嗨，只要我愿意，我现在这个时间就可以把你们俩打死。”

布洛尔说：

“当然可以，不过，这么一来就会打乱计划的。整个计划是一次杀一个，而且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哦，”菲利普说，“你好像什么都清楚呀！”

“当然，”布洛尔说，“孤身一个走进那座房子总有些心惊肉跳呀——”

菲利普轻轻地说：

“因此，你就等我说，我可以把我的手枪借给你用吗？告诉你，我不会这样，我不愿意！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谢谢你。”

布洛尔耸了耸肩，然后便开始顺着陡坡朝房子走去。

隆巴德轻轻地说：

“动物园喂食的时间到了！动物有条件反射的习惯……”

维拉焦急地说：

“这不是送死吗？他在干什么？”

“按你的意思是很冒险，我觉得不是这样。你看，阿姆斯特朗赤手空拳，布洛尔不管怎么说，有相当于两倍的体力，而且还特别警觉。再说，阿姆斯特朗能在那座房子里的可能性极小极小，我知道他不在那里。”

“可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菲利普轻声说：

“就是布洛尔了。”

“哦，你真的认为——？”

“听着，小姑娘，你听了布洛尔给你讲的故事。有一点你得承认，如果真有其事，我可能就不会事事都要与阿姆斯特朗的失踪挂在一起来考虑。他说的事我弄明白了，但他自己并不明白。我们只是听他一面之词，说什么他听到了脚步声，而且看见一个人下楼梯最后穿过前门出去了。这整个经过可能是他捏造的。说不定他在这个故事前几个小时就干掉了阿姆斯特朗。”

“怎么干掉的？”

隆巴德耸了耸肩。

“那我们就不清楚了。不过你要问我，我们恐惧的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布洛尔。我们对这个家伙了解多少呢？一无所知！说他以前当过什么警察，可能就是瞎编的！他也许是个不正常的百万富翁，也许是个古怪的商人，也许是个越狱犯。这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罪行，极有可能都是他干的！”

维拉的脸早就煞白了，她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说：

“那，假如他盯上——我们？”

隆巴德拍拍口袋里的那把手枪，轻声说：

“我将多加小心，他得不了手。”

然后，他好奇地看着她。

“维拉，难道你就不提信任我的事？非常相信我不会杀你吧？”

维拉说：

“人总得相信人呀……其实，我觉得你错怪布洛尔了。我仍然认为凶手就是阿姆斯特朗。”

她突然转向他：

“你感觉不到——自始自终——有某个人吗?某个人在观察和等待吗?”

隆巴德慢吞吞地说：

“神经紧张而已。”

维拉急切地说：

“那么你已经感觉得出了?”

她抖动着身子，往近凑了凑。

“告诉我——你认为没有——”她突然停住，又继续说，“我曾经读过一本小说——讲的是两个法官来到一个美国小城的事——是高等法院的。他们主持正义——简直就是正义之神，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隆巴德扬起了眉毛。

他说：

“哦，上帝的使者?不，我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种事靠人类就足够了。”

维拉低声说的：

“有时，我也不大信……”

隆巴德看着她。他说：

“那是良心……”片刻寂静过后，他温和地说，“看来，你真的把那个家伙淹死了?”

维拉激烈地说：

“我没有干！我没有干！你没有权利这样说！”

他轻松大笑起来。

“哦，是的，你没干，我的小姑娘！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又绝对不能虚构。这里边可能是个男人在捣鬼。说的对吗？”

蓦地，一阵疲劳、厌倦的感情袭上身来，她有气无力地说：

“对——这里面有个男人……”

隆巴德温和地说：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想搞清楚的……”

维拉突然吓了一跳，惊叫起来：

“清楚什么了？不会是地震吧？”

隆巴德说：

“不，不会。真不可思议，尽管轰隆一声震了震地面。而且我想——你听到一种哭叫声了吗？我听到了。”

他们抬起头凝望着那座房子。

隆巴德说：

“事情就发生在那里。我们最好上去看一看。”

“不，不。我不去。”

“那就自便吧。我去。”

维拉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我跟你去。”

他们便沿着这面坡来到了这座房子。阳台在阳光照射之下宁静安详，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们犹豫了一下，没有从前门进去，而是小心翼翼地绕着房子走。

他们发现了布洛尔。他四仰八叉地躺在东边的石制阳

台上，脑壳破碎了，被人用一大块白色大理石砸死的。菲利普抬头看着，说：

“这正上方是谁的窗户。”

维拉压低了声音，哆哆嗦嗦地说：

“是我的，那个钟挂在我的壁炉台上……我现在记起来了。它的样子就像一头熊。”

她的声音哆哆嗦嗦的。她不住地说：

“它的样子就像一头熊……”

## 3

菲利普抱住她的肩膀。

他带着紧迫而又不祥的口气说：

“这就对了。阿姆斯特朗就藏在房子里，我去抓他。”

但是维拉紧紧抱着他，叫喊道：

“别干傻事。现在就我们了，我们是下一个目标！他想让我们去找他！他巴不得呢！”

菲利普停下来，他深思熟虑地说：

“里边有情况呀。”

维拉叫喊道：

“无论如何，你现在必须承认，我是对的。”

他点了点头。

“好，你赢了！绝对是阿姆斯特朗。可是他到底躲在哪儿？咱们可是认认真真地搜查了。”

维拉急切地说：

"如果你昨天晚上没发现他，那你现在也不会发现的……这是常理呀。"

隆巴德有点儿勉强，说：

"说得对，不过——"

"他可能事先就找好了藏身的地方——这很自然——当然他也会这样做的。你看，这就像一个牧师在破旧的庄园住宅里找了间小房子。"

"这可不是那种破房子。"

"他可能已经找到了一处。"

菲利普·隆巴德摇了摇头，说：

"我们量过那个地方——刚来的第一个上午，我敢说，我们把这个地方都摸透了。"

维拉说：

"一定有……"

隆巴德说：

"我就是想看——"

维拉叫喊道：

"是的，你就是想看！而且他就知道你想看！他在那儿——在等着你。"

隆巴德从口袋里抽出一枝手枪，说：

"你看，我带着这家伙呢。"

"你说布洛尔没事的——说他略胜阿姆斯特朗一筹，又说他体格如何如何，又特别警觉等等。但是，你似乎意识不到，阿姆斯特朗是个疯子！而且疯子总是占着优势。他比任何正常的人都要狡猾两倍。"

隆巴德把手枪放回口袋。他说：

“那就算了吧。”

## 4

隆巴德终于说话了：

“夜晚来临的时候，你将会做什么？”

维拉没有应声。

他以谴责的口吻继续说：

“你就不考虑这？”

她无助地说：

“我们能做什么？哦，老天，我吓死了……”

菲利普·隆巴德深思熟虑地说：

“天气很不错，月亮会出来。我们必须找个地方，可能要靠近悬崖峭壁的顶头。我们可以坐在那儿，一直等到天亮。我们不可以睡觉……必须自始自终提防。一旦有人朝我们走来，我就开枪！”

他停顿了一下，说：

“你可能会感冒的，穿这么薄的衣服？”

维拉哈哈大笑，说：

“感冒？我宁愿感冒，也不愿意死呀。”

菲利普·隆巴德温和地说：

“那当然喽……”

维拉脚步没有停下来。

她说：

“我要老坐在这儿,会发疯的,咱们走走吧。”

“好吧。”

他们沿着可以眺望大海的一排岩石蹒跚地走着。太阳正往西偏,阳光金黄金黄的,柔和而又圆润。他们融进其中了。

维拉突然神经质地格格一笑,说:

“可惜我们不能游泳……”

菲利普正俯视着大海。突然,他说:

“那是什么?那儿。你瞧,那块大石头旁是什么?不,右边偏远一点儿。”

维拉瞪大了双眼。她说:

“看着像人的衣服!”

“哦,一件游泳衣吗?”隆巴德笑着,“奇怪,我还以为是海藻呢。”

维拉说:

“咱们过去看看。”

“是衣服,”当他们往前走了走,隆巴德说道,“一堆衣服,还有一只长筒靴。快,咱们从这里爬上去。”

他们攀过了那排岩石。

维拉突然停下来。她说:

“那不是衣服——是个人……”

那个人被死死卡在两块岩石之间,今天早些时候被海浪冲到那儿的。

隆巴德和维拉终于爬到了出事地点,他们弯腰一看。

一张青紫色的、脏兮兮的脸——被淹死的,那么狰狞可

怕……

隆巴德说：

“我的天哪！原来是阿姆斯特朗……”

# 第十六章

## 1

永恒不复存在……世事瞬息万变……时光静止……眼前的一切都已凝滞——穿越于几千年……

不，它就在转眼之间发生的……

两个人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这具尸体……

维拉·克莱索恩和菲利普·隆巴德，非常缓慢、非常缓慢地抬起头，然后各自盯着对方的眼睛……

## 2

隆巴德发出了笑声。

他说：

“原来是这样？维拉。”

维拉说：

“这个岛上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除了我们俩以外……”

她的声音很低——再听不到什么了。

隆巴德说：

“说得正是。所以我们清楚我们的处境，不是吗？”

维拉说：

“那个大理石挂钟的戏法是怎样进行的呢？”

他耸了耸肩。

“我的小姑娘，这是魔术变出的玩意儿，非常精彩……”

他们又四目相对。

维拉动着脑子想：

“我以前怎么就从来没有完完整整地瞧过他的脸呢？一只狼——就这种感觉——一张阴险奸诈的面孔……那些牙齿多让人毛骨悚然啊……”

隆巴德说起话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一种杀气腾腾的意味。他说：

“这就是下场，你明白了吧。我们现在已得到了真相。况且，一切到此为止……”

维拉轻轻地说：

“我明白……”

她凝望着大海。麦克阿瑟上将也曾经这样凝望着大海——什么时候——就在昨天吗？或者发生在前天？他也这样说过，“这就是下场……”

他以前可是打心底里高兴而说这话的。

但是，对维拉来说，这些字眼——这种观点——只能导

致反叛。不，它不应该到此结束。

她低头看着这具尸体。她说：

“可怜的阿姆斯特朗先生……”

隆巴德冷言冷语地说：

“怎么？女人的同情心吗？”

维拉说：

“为什么不呢？难道你就不抱以同情？”

他说：

“我绝不可怜你，千万别指望！”

维拉再一次低头看了看死者。她说：

“我们得把他搬走。把他弄到房子里去。”

“我猜，是不是要跟其他死者放在一起呀？摆得真整齐呀。我个人认为，他呆在原地好了。”

维拉：

“咱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从海滩上移走。”

隆巴德大笑起来，说：

“只要你乐意。”

他弯下腰，用力拖着这具尸体。维拉靠在他身上给他当下手。她拼命地拉着、拽着。

隆巴德气喘吁吁，说：

“真不是个轻松活儿。”

不过，他们总算把这具尸体拖到高水位线之上了。

隆巴德直起了身子，说：

“满意了吧？”

维拉说：

"相当满意。"

她的语调带有警告他的意味。他急忙掉转身,伸手一摸口袋,才知里边空了。

她早已在一两码之外,手中握枪,正对准他。

隆巴德说:

"难怪你这么一副女人心肠!你是想摸我的口袋呀。"

她点了点头。

她死死地举着手枪,一点儿也不颤抖。

现在,死亡就离他一步之遥。他心里清楚,它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紧挨着他。

不过,他还没有被打死。

他用命令的口吻说:

"把枪给我。"

维拉大笑。

隆巴德说:

"快点儿,把它递过来。"

他的脑子在飞快转动着。哪种方式——哪种方法——尽量说服她——让她有安全感,要不,就猛地冲过去——

在他的一生中,隆巴德早已经历过这种场面了。他现在要孤注一掷。

他用商讨的口吻慢慢地说着:

"现在,你瞧,我的小姑娘,你只需听着——"

没等说完,他身子一跃,动作就如猫科类中的黑豹一样迅疾……

维拉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

隆巴德那跳跃的姿势在空中顿了一下，然后便重重地摔倒在地。

维拉警惕着向前走了走，手中那把枪时刻提防着。

但是，已经无需提防了。

菲利普·隆巴德被击穿了心脏——死了……

## 3

维拉真有说不出的轻松。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的神经再也不会紧张了……

岛上只有她一个人了……

孤零零地与九具尸体呆在一起……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是她还活着……

她坐在那里，心情非常愉快，内心非常宁静……

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 4

紧张之后的虚脱早已使她一动都不想动了。那种特别安全的感觉完全占据了她的内心。当维拉终于挪地方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的光景。

她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又饿又困。主要是困得厉害。她真想倒在床上，美美地睡一觉……

明天，也许吧，他们会来搭救她的——但她真的不在意这些。呆在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现在也不在乎自己孤身一人了……

哦！真寂静……

她站起来，然后抬起头扫了那座房子一眼。

再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没有什么恐怖等着她了！只不过是一栋风格现代的普通住宅。不过，今天早些时候，她一看见它就直打哆嗦……

恐惧——多么奇怪的事呀！

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渡过了灭顶之灾的难关，又靠着自己的机智和灵活，转败为胜，把那个自以为是的凶手杀死。

她开始朝着那座房子向上走去。

太阳正在下落，西边的天空一抹橘红色，非常美丽、宁静……

维拉想：

“整个事情可能是一场梦……”

她多累呀，实在太累了！她浑身疼痛，眼睑垂下了。再不怕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她孤身一人在这个岛上，所以她就能安然入睡。孤零零的只剩下一个小黑人了。

她对自己笑了笑。

她从前门走了进去。这座房子也让人觉得出奇地安静。

维拉想：

“通常情况下，谁也不会喜欢在几乎每个卧室一具尸体的地方睡觉的！”

她会去厨房给自己弄点儿吃的吗?

她犹豫了片刻,决心不予理睬。她实在是太累了……

她停在餐厅门口。餐桌正中依然放着三个小瓷人儿。

维拉大笑起来。

她说:

"小家伙们,你们赶不上趟了。"

她拿起两个瓷人儿,然后从窗户里扔出去。她听到了它们撞在阳台石头上的破碎声。

第三个小人儿,她拿起来,握在手中。

她说:

"你能跟我在一起,小家伙,我们赢了!"

大厅在微弱的光线下显得很昏暗。

维拉手里紧紧握着小黑人儿开始往楼上走。她登得非常吃力,因为她的两条腿突然变得很沉、很累。

"孤单单只剩下一个小黑人儿。"怎么结尾呀?哦,想到了!"他已结婚成家,结果就一个也没剩下。"

结婚……真可笑,她怎么突然又感觉到雨果在这座房子里。

感觉太强烈了,是的,雨果在楼上等着她。

她心里说:

"别犯傻了。真把你累得糊涂了……"

她缓慢地上着楼……

在楼梯口,她手里的东西掉在柔软厚实的地毯上居然没有一点儿声响。她没有注意到手枪已掉在地上。她一门心思紧紧握着小瓷人儿。

这座房子真静啊！而且，根本不像没人的样子……

雨果，在楼上，正等着她……

“孤单单只剩下一个小黑人儿。”最后一行又是什么呢？是说结婚成家的事，还是其它事呢？

她现在已经来到自己的门口。雨果在里边等着她——她对此深信不疑。

她打开房门……

她喘了一口气……

那是什么？——吊在天花板上的铁钩上，已准备好了带绞索的绳子？而且还放着把椅子——一把可以被踢开的椅子。

这可是雨果所想干的……

是的，当然，童谣的最后一行是这样的：

“他走过去上吊自杀，结果一个也没剩下。”

那个小瓷人儿从她手中滑落，趁人不注意滚了两滚，最后撞碎了。

维拉机械地走上前去。这就是结局——那双冰冷、湿淋淋的手（当然是西里尔的）已经摸到了她的喉咙……

“你可以去那块岩石，西里尔……”

这就是谋杀的全部——就这么容易。

不过，后来，你接着记起……

她登上椅子，眼睛迷茫，像得了夜游症……她调了调绞索，然后套进脖子。

雨果在那儿看着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

她踢开了椅子……

# 尾　声

伦敦警察厅厅长助理托马斯·莱格大发雷霆：

"但这整个事情真令人不可思议！"

警督梅因恭恭敬敬地说：

"是的，长官。"

这位厅长助理继续说：

"十个人都死在一个岛上，而且岛上没有一个活人。这讲不通呀！"

警督梅因以平淡的口吻说：

"不过，它确实发生了，长官。"

托马斯·莱格先生说：

"真糟糕，梅因。肯定有人杀了他们。"

"这只是我们的考虑，长官。"

"警医报告中没有有用的线索吗？"

“没有，长官。沃格雷夫和隆巴德是被枪杀的，前者被击穿了头部，后者被击透了心脏。布伦特小姐和马斯顿都死于氰化物中毒。罗杰斯太太因过量服用氯醛而毙命。罗杰斯的头被劈开。布洛尔的头被敲碎。阿姆斯特朗溺水而亡。麦克阿瑟的脑壳被人从后脑勺打破，而维拉·克莱索恩被人吊死。”

这位厅长助理眨了眨眼，说：

“真是乱七八糟。”

他考虑了片刻，然后怒气冲冲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未能从那些斯蒂克黑文人手里获取任何有用的线索？真可恶，他们肯定了解情况。”

警督梅因耸了耸肩。

“他们是平民百姓，就知道老老实实地出海捕鱼。他们知道那座岛被一个叫欧文的人买下了——而且他们就只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谁给岛上提供必需品并且对所有的必需品进行安排？”

“有个叫莫里斯的人。艾萨克·莫里斯。”

“那么，他最有发言权了？”

“他开不了口，长官，他死了。”

厅长助理皱起了眉头。

“我们知道这个莫里斯的底细吗？”

“哦，是的，先生，我们了解。莫里斯先生是个有身份的人，但名声极坏。他与三年前发生的本尼托股份诈骗案有牵连——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敢打包票，而且他还参与毒品

交易。同样，我们也找不到证据。莫里斯这个人非常谨慎。”

“那么他在幕后操纵岛上生意吗？”

“是的，长官，虽然他明着说是在为不知什么样儿的第三者组织来购买黑人岛，其实，价格由他说了算。”

“肯定能从财务方面找到突破口，能吗？”

“你要是了解了莫里斯，就不能！他会做假账；即使派最厉害的会计师来查账，也搞不清楚他和他的手下人谁有罪！在本尼托案子中，我们已经领教了他的厉害。他早就隐匿了自己雇主的情况。根本发现不了线索。”

另外一个人叹了口气。警督梅因继续说：“在斯蒂克黑文那儿全盘筹备给养的正是莫里斯。他声称自己在为‘欧文先生’工作。而且，正是他这个人，对那儿的渔民解释说，有人要进行某种实验——赌一赌能否在一个‘荒岛’上生活一周，而且告诫渔民对岛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都不要予以理睬。”

托马斯·莱格不安地走动起来。他说：

“所以，你是在讲那些人并没有看出什么苗头来吗？甚至那个时候都看不出来吗？”

梅因耸了耸肩，说：

“你忘了一点，长官。黑人岛原先属于年轻的埃尔默·罗布森，他是个美国人。他在那儿有一群离奇古怪的伙伴。当地人的眼睛里根本揉不进他们那种沙子，干脆就把他们消灭了。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当地人对这个岛也习以为常了，并且已经开始感觉到，凡是与黑人岛相关的必然是离奇古怪的。长官，当你渐渐想清楚时，便觉得这是很自然而

然的事。”

厅长助理算是勉强同意了他的这种推断。

梅因说：

“弗雷德·纳拉科特——就是那个把十名死者带出来的人——真的说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他说看到这些死者的样子就感到非常惊奇。‘根本不像罗布森先生那一伙人。’我觉得事实是这样的：他已听说了有关求救信号的事。当他看到他们死去的样子时，也就不顾莫里斯的什么告诫了，便开着小船来到岛上。”

“他和其他人是什么时候去的？”

“十一日上午，一帮童子军看到了求救信号。当天根本不可能出发到那儿。这些人十二日下午到那儿的，一到那儿就可能先把船开到岸上。他们非常自信，认为在他们没来之前，是不会有人离开岛的。暴风雨之后，海水涨得很凶。”

“难道不可能有人游到岸上？”

“到海岸有一英里多的路程，而且岸边海水汹涌，激浪飞溅。悬崖上站着一些渔民、童子军和其他人，他们朝着那个岛望着，仔细观察着。”

厅长助理叹了一口气，说：

“你在那座房子里发现的唱片怎么样呢？难道就捕捉不到可能起作用的线索吗？”

警督梅因说：

“我一直在研究它。它是由一家公司提供的。这家公司灌制了许多戏剧和电影的录音。这张唱片是由艾萨克·莫里斯转交送给欧文先生的。我理解，这张唱片是业余爱好者

演奏的，但到现在还没有公开演出呢。随它一同来的还有一份演奏的说明文件。”

莱格说：

“嗯，那么它的主题呢？”

警督梅因认真地说：

“快有眉目了，长官。”

他清了清嗓门：

“我彻底调查了那些诉状。先从第一个抵达岛上的罗杰斯夫妇入手。他们给一个叫布雷迪的小姐当仆人。布雷迪是突然死亡的。那个医生给她做医疗护理。但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明确的线索。他说他们当然没有给她投毒，或者根本不会加害于她；不过，他私下里认为这事出得蹊跷——她是在他们疏于职守的时候毙命的。他说这种事情是很难有据可查的。

“至于贾斯蒂斯·沃格雷夫先生呢，可以说一说。他是个法官，曾审判过塞顿。

“顺便说一下，塞顿是有罪的，这一点是不会弄错的。他被绞死以后，证据找到了；毫无疑问，他死有应得。可是当时就有人议论纷纷——十个人中有九个就认为塞顿是清白无辜的，还说法官总结案情是出于报复心理。

“那个叫克莱索恩的姑娘呢，我发现，她给一家人当过保姆，这家里有人被淹死了。表面看来，她似乎与这家人没任何关系，其实呢，她行为举止非常得体，还游到水里去救人，结果却被冲到海里，幸亏被及时搭救。”

“继续说吧。”厅长助理叹息着说。

梅因深呼了一口气。

"现在说阿姆斯特朗先生吧。这个人知名度很高。在哈利街开了一家诊所。他医德高尚，为人坦诚。没有任何非法行医的记录。倒是有一次，是一九二五年吧，他在雷斯摩尔的一家医院工作，曾给一个名叫克利斯的妇女施行腹膜手术；她死在了手术台上。可能他的手术技术不很熟练——毕竟阅历浅呀。不过，笨手笨脚毕竟算不上违法犯罪嘛。这里边当然没有什么动机。

"接着谈埃米莉·布伦特小姐吧。有个叫比阿特丽斯·泰勒的姑娘侍候着她。这个女仆因为怀孕被女主人赶出家门，到后来就溺水而死。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但又不是什么犯罪。"

"这，"厅长助理说，"似乎有眉目了。欧文打了擦边球，法律奈何不得呀。"

梅因仍不动声色地往下说：

"小伙子马斯顿是个相当鲁莽的小车司机，因为他的执照上有两次肇事记录。依我看，早就应该吊销他的驾驶执照，禁止他开车。他犯的事也很简单。有两个人，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露西·库姆斯，他们在靠近剑桥的地方被马斯顿开车撞死了。他的哥儿们给他提供了证据，最后对他从轻处理，罚款了事了。

"麦克阿瑟上将身上也捞不出什么油水。他没什么不良记录。只知道他在军队服役。阿瑟·里士满在法国跟着他干，最后死在战场上。他和这位将军没发生过任何磨擦。事实上，他们俩交情很深。这位将军那一次可以说是酿成了大

错——命令军官们做出了无谓的牺牲——这一次可能也是大错吧。”

“也许吧，”厅长助理说道。

“现在就讲讲菲利普·隆巴德吧。隆巴德与各地一些严密的犯罪团伙有牵连。有一两次差点儿触犯了法律。这种人靠敢于冒险和办事果断出了名。真有可能在月黑风高时杀死几个人。”

“该说布洛尔了。”梅因犹豫了一下，“嘿，当然了，这是我们下的一个注。”

另外一个人按捺不住了。

“布洛尔，”厅长助理强调说，“是个大坏蛋！”

“你这样看，先生？”

“我总这样看。但他太狡猾，犯了事却能摆脱干系。我觉得他在兰多一案中作了伪证。当时我对这很不满意，但又发现不了什么。我只好将哈里斯结了案，而他自己却没有任何干系。但是，我现在仍然认为，要是我们当时知道如何着手，就能有新的发现。这个人不诚实。”

停顿了一下，托马斯·莱格说：

“你是说艾萨克·莫里斯死了吗？什么时候死的？”

“我觉得你会提这个问题的，先生。艾萨克·莫里斯是八月八日的晚上死去的。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我想是巴比妥之类的。没有迹象表明是他杀还是自杀。”

莱格慢条斯理地说：

“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梅因？”

“如果可能的话，长官。”

莱格郑重其事地说：

“莫里斯死得也太是时候了！”

警督梅因点了点头，说：

“我想你会说这句话的，长官。”

这位厅长助理的拳头“砰”地打在桌子上。他大声叫喊：

“整个事情稀奇古怪的，真无法相信。十个人死在一个光秃秃的岛上，而且我们搞不清楚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人，怎么杀的人。”

梅因咳嗽起来。他说：

“喂，长官，不完全是这样呀。我们确实知道为什么，或多或少而已。凶手可能对正义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总想把那些逍遥法外的人绳之以法，于是精心挑选了十个人——他们是否真的犯了罪都无关紧要——”

厅长助理激动起来。他严厉地说：

“无关紧要？我似乎认为——”

他不说了。警督梅因谦恭地听着他说。莱格叹息着摇了摇头。

“继续讲吧，”他说，“刚才我觉得自己听懂了点儿。可以说是抓住了线索。现在又糊涂了。接着你刚才说的往下讲吧。”

梅因继续说：

“这十个人都是要被执行死刑的家伙，可以这么说吧。他们已经被处决了。欧文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自己快速而又神秘地从岛上消失了。”

厅长助理说：

“精彩的藏身术呀！不过你明白，梅因。总得有个说法呀。”

梅因说：

“你想想呀，长官，如果这个人不在岛上，也就谈不上什么离开，而且据有关的当事人记载，他从来就没在岛上露过面。哦，那么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实际上是十个人中的一个。”

厅长助理点了点头。

梅因非常认真地说：

“我们想到了这一点，长官。我们也深入调查了这个案子。现在呢，第一步，我们非常清楚黑人岛上发生的事。维拉·克莱索恩记了日记，埃米莉·布伦特也记了日记。老沃格雷夫做了一些记录，内容就是一些不加渲染的流水账，神秘兮兮的；但这些记录相当清晰。而且布洛尔也做了记录。所有的记录都丝丝入扣，没有一点儿出入。死亡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马斯顿，罗杰斯太太，麦克阿瑟，罗杰斯，布伦特小姐，沃格雷夫。沃格雷夫死后，维拉·克莱索恩的日记讲到阿姆斯特朗在晚上离开了这座房子，又讲到布洛尔和隆巴德已去追赶他了。布洛尔在他笔记本的扉页上只写了几个字：阿姆斯特朗失踪了。

“现在，长官，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我想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解决办法。阿姆斯特朗被人淹死了，这一点你没忘记吧。假定阿姆斯特朗是个疯子，那么是什么东西阻止他去杀其他几个人，尔后自己从悬崖上跳海自杀的？或者也许是在拼命向陆地游的时候溺水而死的？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它不能说明问题。是的，长官，它无济于事。我先说一说警医提供的证据。他是八月十三日早晨抵达那个岛的。他说的话给我们帮不了大忙。他只是说所有的人死了至少三十六个钟头了，而且时间可能会更长些。不过，他对阿姆斯特朗的情况很有把握。说他的尸体在被冲上岸之前肯定在水里浸泡了八到十个小时。由此可以推断，阿姆斯特朗的尸体在十日到十一日的晚上这个期间肯定在海里呆了一段时间——我会解释为什么的。我们发现了尸体被冲上岸的那个地方——尸体被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还扔着几块布条、头发之类的东西。它肯定是在十一日涨潮时被抛在那儿的——也就是说大约在上午十一点左右。然后，暴风雨平息了，那么，接连不断的高水位线也就大大下降了。

“我想，你可能会说，阿姆斯特朗在那天晚上没淹死之前就想办法干掉另外三个人。但是又有一点而且是你不能忽略的一点。阿姆斯特朗的尸体被人拖到高水位线之上了，我们发现它在任何海浪都冲不到的地方。它被人平放在地上——非常整齐和干净。

“所以这就明确地解决了一点，阿姆斯特朗死后，岛上还有人活着。”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这接着就剩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处在十一日早晨这个时间上。阿姆斯特朗‘失踪了’（淹死）。这样我们还剩三个人：隆巴德、布洛尔和维拉·克莱索恩。隆巴德被打死了，尸体就在海边——挨着阿姆斯特朗。维拉·克莱索

恩被人发现吊死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布洛尔横尸在阳台上。他的头被一挂很重的大理石钟打碎，似乎有理由认为这挂钟是从上面窗户上砸下来的。"

厅长助理机警地问：

"谁的窗户？"

"维拉·克莱索恩的。现在，先生，让咱们一个一个地来分析。先说菲利普·隆巴德吧。假设他把那块大理石砸到布洛尔头上，然后他给维拉·克莱索恩施行麻醉，再把她吊上去。最后，他来到海边把自己打死。"

"但是如果这样，谁拿了他的手枪呢？因为那把手枪是在那座房子的楼上发现的。正好在楼梯口处的那个门里面。是沃格雷夫的房间。"

厅长助理说：

"上边有指纹吗？"

"有的，长官，是维拉·克莱索恩的。"

"但是，活着的人，然后——"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长官。就是维拉·克莱索恩了。她打死隆巴德，把手枪带回到那座大房子，用大理石将布洛尔砸死，然后便上吊自杀。"

"说得不错，有点儿道理。她卧室里有把椅子，而且椅座上有海藻的碎屑，跟她鞋上的一模一样。这样看来，好像她站在椅子上，将绳子套在脖子上，然后踢开了椅子。"

"但是，那把椅子并没有发现被踢翻呀。像其它所有的椅子一样，它被人整齐地放回到靠墙的地方。这是维拉·克莱索恩死后别的人干的。"

“就剩下布洛尔了，如果你跟我说，他杀了隆巴德，再引诱维拉·克莱索恩上吊自杀之后，就走出去，把绳子系到一大块大理石上后再把它拽下来砸在自己头上——哦，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任何人都不那样自杀，而且更重要的是，布洛尔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们了解布洛尔——他不是那种因追求抽象正义而被谴责的人。”

厅长助理说：

“我同意。”

警督梅因说：

“因此，先生，岛上肯定有别的人。当整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他干了些收拾整理的工作。但是他自始自终在什么地方？又去了哪里？斯蒂克里文的渔民总是确信，在营救船到达之前，是不会有人离开黑人岛的。可是在这个案子中——”

他停了下来。

厅长助理说：

“在这个案子中——”

他叹息着。他摇了摇头。他向前倾了倾身子。“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他说，“谁杀了他们呢？”

一份由“埃玛·简”号渔船的船长寄给伦敦警察厅阅览的手抄文件：

在我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是一团矛盾的混合体。一出世，我就得了胡思乱想这么一个不治

之症。小时候读惊险小说时，老是有把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瓶子扔进大海里的动作描写，看到这里，我总是激动不已。我现在仍然激动不已，就因为我采取了这个办法——写出我的坦白，将其装在瓶子里，把瓶子密封好，然后把它扔进海里。我想，我的这份坦白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可以重见天日——那么（或者我高估自己了？）一桩迄今未解的凶杀之谜就会大白于天下了。

除了胡思乱想外，我生来还有别的性格特征。看到死亡或者引起别人死亡时，我绝对有一种施虐的快乐。我记得拿很多黄蜂做实验，拿各种各样的园中害虫做实验……打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强烈地知道自己有杀人的欲望。

但是与之相连的是一种反差极大的性格特征——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因为我个人的行为使得无辜的人或生灵受尽折磨或者命丧黄泉，这是绝对违背我的意愿的，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就是，正义应该战胜一切。

我的心理特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便选定法律为我的职业。这种选择人们可能会理解。我认为，心理学家肯定会理解。律师这个职业几乎满足了我身上所有的本能。

犯罪与惩罚总是让我着迷。我喜欢看每一种侦探故事和恐怖小说。纯粹出于个人消遣，我精巧设计着谋杀的方案。

后来，我负责了法庭审理工作，这助长了我的又一种隐藏于心的本能。当死神在一步一步地向正受审的罪犯逼近时，他会因痛苦而辗转不安，遭受着地狱的折磨。看到他那种沮丧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请注意，看到无辜的

人在那受审，我是高兴不起来的，当我意识到被告无端受冤时，我便中止了庭审，命令陪审团撤消诉讼。这样的情况至少有两次。不过，好在我们警察局讲求公正和效率，绝大多数被起诉的人在受审前就已犯了杀人罪。

我现在要讲一讲爱德华·塞顿的诉讼情况。他的外表和举止都具有迷惑性，因而陪审团对他印象颇好。但是，有关他的证据虽不太起眼却很确凿，加之我自己的经验，我就知道，毫无疑问，他确实犯了他被指控的罪行——残忍地杀害了一位信任他的老太太。

大家都传闻说我审案子悬而不决，但这很不公平。我了结案子时总是抱着严谨认真、慎之又慎的态度。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不要让陪审团受辩护人慷慨激昂的吁求所支配而下感情判断。我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实实在在的证据上。

有好几年了吧，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我渐渐地管不住自己了——我不愿意断案，我渴望行动。

我一直想——让我说心里话吧——自己去犯杀人罪。我认为这是艺术家表现自身的一种欲望！我就是，或者可以成为一名犯罪方面的艺术家！我的想象因我的职业所限而受到严格的钳制，后来却神秘地转化为巨大的力量。

我必须——我必须——我必须要犯一次杀人罪！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来一次非同寻常的谋杀！要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要轰轰烈烈！要非凡异常！在犯罪这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依然有着青春冲动时期的想象。

我想要有戏剧性的效果，让人难以置信！

我想杀人……是的，我想杀人……

但是，无辜的人不应该受到折磨。我内心固有的正义感抑制着我杀人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内心充满了矛盾。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聊天当中，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出现。跟我聊天的是一个医生、一个什么病都看的无名小卒。他无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必须实施而法律又无能为力的谋杀占有多大比例？

接着他举了一个特殊的例子——说的是一个老太太，他的病人，最近刚死去。他说侍候她的是夫妇俩，等她死后，他们就能得到一大笔财产。他非常自信地说这位老太太的死是由于他们不给她服用急救药所致。他解释说这种事情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他补充说，类似这种精心谋杀而法律却徒之奈何的案件很多很多，一直在发生着。

我豁然开朗。他的话便成了我这整个谋杀案的引子。而且我下定了决心，我搞的绝不仅仅是谋杀，而是要轰轰烈烈地来一次。

我回想起了儿时的一首充满孩子气的歌谣——那首关于十个小黑人儿的歌谣。两岁的我听了心魂荡漾。而现在，无情的岁月使我那种迷恋在慢慢消失。

我便着手，秘密地，搜集牺牲品……

我不会在这里占用篇幅讲我搜集牺牲品的细枝末节。我跟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番某种常规式的谈话，而且谈话的结果都确实让人惊奇。我在一家私人诊所住

院时，搜集到了阿姆斯特朗的情况。照料我病情的是一位绝对主张戒酒的护士。她特别想向我证明饮酒的罪恶，于是就讲了很多年前在医院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有个医生在酒精的刺激下将正在接受他手术的一名病人杀死了。我们老是谈论这件事。我很快在一个漫不经心的问题中获取了重要信息。我毫不费力地掌握到了故事中提到的医生和病人的情况。

两个老兵在俱乐部的闲聊使我找到了麦克阿瑟上将。有个刚从亚马逊河回来的人给了我一份残缺的有关菲利普·隆巴德的活动简历。有位住在马霍卡的太太详细叙述了那个清教徒埃米莉·布伦特及其可恶的女仆的情况。我从一大堆犯了同样错误的人群中选定了安东尼·马斯顿，我觉得，他在对生命承担责任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十足的麻木和无能使得他对社会产生了一种危险，也使得他难以立足。我的一些同行哥儿们在带劲儿地讨论兰多的案子时，我便非常自然地选定了前警督布洛尔。我对他的犯法曾严肃地思考过。作为法律的忠实维护者，警察机关必须有完整的严密的秩序。因为他们的言词必然代表着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

最后就是维拉·克莱索恩的情况了，那是我横穿大西洋的时候，在一个很晚很晚的夜里，呆在吸烟室里的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个长相英俊的人。他叫雨果·汉密尔顿。

雨果·汉密尔顿的心情很不愉快。他喝了很多很多酒，为的是忘却心中烦恼。他这时候非常抑郁伤感，很容易相信别人。我对结果没有报太大希望，便自动地开始我非常规性

的谈话。他的回答让人吃惊，我现在都忘不掉他说的话。他说：

“你说得对。谋杀就是给人一点儿砒霜和把他们推下悬崖等诸如此类的行为。大多数人是想不出来的。”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几乎面挨着面了。他说：“我跟你说，我认识了一个女杀手——特别了解她。而且，我还对她特别着迷……我敢断言，有时候，我觉得我至今还……真见鬼，我跟你讲呀，真见鬼！你看，她那样做多少是为了我（据我以往想的并不是）。女人都是魔鬼——十足的恶魔。——你觉得一个姑娘不会像这样的——她可是个爽快开朗的姑娘——你觉得她不会做这件事，是吗？她曾经把一个小孩带到海里，然后把他淹死——你觉得一个女人能做这样的事吗？”

我对他说：

“你敢肯定是她干的？”

他说话的时候，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了，他说：

“我敢肯定。谁也想不到这事是她干的，但是，当我回来时，我一看见她，我就明白了，后来……她清楚我知道了……可她没有意识到，我喜欢那个小孩……”

他说不下去了，但这个故事很简单，我完全能够回想起来并在这里重叙一遍。

我需要第十个牺牲品。我在一个名叫莫里斯的男人身上发现了目标。他个子很矮，很少露面。他最爱做毒品生意。他引诱我的朋友的女儿染上毒瘾。这姑娘自杀时才仅仅二十一岁。他真是罪孽深重。

在调查搜集期间，我的计划渐渐在脑子里形成了。现在

已是万事俱备，就差同哈利街上的医生谈我的病情了。我提到过自己动过手术的。我的医疗顾问把我的情况巧妙地瞒了过去，但我有猎取真相的老习惯。从谈话中我知道自己再动一次手术也无济于事。

我不愿意寿终正寝似的慢慢死去，我不愿意。我应该在极度兴奋之中死去。我死之前，我会活着的——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医生。

现在，我交待一下黑人岛的谋杀方案。把这个岛弄到手真是易如反掌。我用莫里斯来做我的挡箭牌。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行家里手。我把这些人的有关情况制成了图表，这样就能给每一个人精心做一个可口的诱饵。我的计划非常灵验。八月八日，我的所有的客人都抵达黑人岛。我自己也在其中。

莫里斯已经被杀死。他有消化不良的毛病，特别痛苦。离开伦敦前，我给了他一粒胶囊，说这种药治我的胃酸有奇效。我让他在晚上顶不住的时候再服用。这家伙是个轻微的癔病症患者，因而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根本不用担心他会把一些谈判的文件或者备忘录丢下。他不是那种人。

我处心积虑地安排好了岛上死亡的顺序。我觉得，在我的客人们中间，罪行的大小各不相同。我决定让那些罪行最轻的人先死，这样就不必长时间地遭受那些冷酷的罪犯将要经历的精神紧张和心理恐惧。

首先是安东尼·马斯顿和罗杰斯太太。一个立即毙命，另一个是在安详的睡梦中踏上地狱之路的。我是很了解马斯顿的。他是一种生来就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他没有宗教

信仰，与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罗杰斯太太呢，毫无疑问，她受她丈夫的影响做作得很厉害。

我无需详尽地描述这两个人是怎么死的，警察将来能够很容易查清的。我从灭杀黄蜂的主人那里轻易地搞到了氰化钾。我趁大家听了留声机后心情紧张的当儿，顺手将氰化钾放入马斯顿那几乎空着的杯子里。

可以说，在客人们告发的当儿，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的面部表情，而且凭着我多年的法庭经验，我敢肯定，他们都是有罪的。

近来，我身体一直疼痛。别人给我买了一种叫水合氯醛的安眠药。积攒它太便利了。久而久之，我便保存了好多这种足以致人死地的药。当罗杰斯提出要给他妻子一些白兰地时，他将杯子放在桌上，然后我在递杯子时将安眠药放进去。当时大家还没有彼此猜疑，所以很容易得手。

麦克阿瑟上将死时没有一点儿痛苦。他听不见我从他身后走上来。当然喽，我还得瞅准时机非常小心地离开阳台，不过，这一切很成功。

正如我预料到的那样，岛上已经开始了搜查。结果发现，岛上除了我们自己七个人外再没有一个人。怀疑心理随即产生。根据我的计划，我应该立刻找一个助手。我便选定了阿姆斯特朗充当这个角色，他特别轻信于人，仅凭一面之晤和我的名气就认为了解了我；他根本想象不到我这样有名望的人会是一个真正的凶手！他把所有的怀疑都对准了隆巴德，而且我还装模作样地附和他。我揭示他，我设计了一个方案，凭这就极有可能让凶手自投罗网。

尽管搜查了每个人的住处，但还没有开始搜查到他们自己身上。不过，这个行动很快就要开始。

八月十日早晨，我杀死了罗杰斯。他当时正在为生炉子砍柴，也就没有听到我走近的脚步声。我发现他口袋里装着餐厅门上的钥匙。他是头一天晚上锁上门的。

我们发现了罗杰斯的尸体。混乱中，我溜进隆巴德的住处，偷走了他的手枪。我清楚他身上会带一枝枪的——其实，我已经让莫里斯在会晤他的时候给他提出建议。

吃早饭时，我趁着给布伦特小姐的杯子里添咖啡的机会，将最后一剂乙基眠砜放了进去。我们把她一个撇在了餐厅。我便溜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她几乎失去了知觉。这样我就很容易将刺鼻的氰化物溶液注射到她体内。那个野蜂的风波真的是太孩子气了。但是，你看不知怎么回事，它却使我很高兴。我喜欢尽可能地去亲近我的摇篮曲。

之后，果然不出所料，事情马上发生了——说真的，我相信是我自己启发出来的。我们都接受了严格的检查。我早就把那把手枪藏好了，而且手头也没有什么氰化物或者氯醛。

就在那个时候，我提示阿姆斯特朗，意思是必须实行我们的计划了。这个计划很简单——我必须装做死去的样子。这样一来，凶手就可能慌了手脚——总而言之，一旦我被当成了死人，我就可以在这座房子里走动，就能监视那个神秘的凶手了。

阿姆斯特朗非常喜欢这个想法。那天傍晚我们便开始行动。我的前额粘了一小块红泥巴，用红窗帘、羊毛等道具

将我化妆了一番。几支蜡烛的火光忽隐忽现、摇曳不定。而且,唯一会仔细检查我的人便是阿姆斯特朗。

这活儿干得无懈可击。我早已在克莱索恩小姐的房里精心布置了海藻,当她发现时,便尖叫起来,声音高得能震塌房子。他们都冲了上去,而我呢,便开始摆弄我被杀死的姿势。

他们发现我时所产生的反应正是我渴望的。阿姆斯特朗很在行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们把我抬到楼上,再把我放到我的床上。谁也不会担心我了,他们人人自危、个个恐惧。

一点四十五分,我在那栋房子的外面约见了阿姆斯特朗。我带他上了房子后面的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正好在悬崖的边界。我说,万一有人向我们靠近,我们在这里就能看见。我还说,因为所有的卧室正对着另一条路,别担心房子里的人会看见我们。他仍然没有起一点儿疑心——"一条熏鲱鱼吞食了一个……"摇篮曲这一句的词儿如果他还记着的话,他就应该有所警觉。他确实抓过那条熏鲱鱼。

杀死他太容易了。我惊叫一声,身子斜过悬崖,告诉他,看,那不是洞口吗?他身子正好也斜过悬崖。我猛地一推,他失去平衡,随即便扑通一声掉进下面汹涌的大海里。我返回那座房子。布洛尔听到的肯定是我的脚步声。我回到阿姆斯特朗的房间呆了一会儿之后又离开了。这次为了让人听见,我故意弄大了响声。等我下到楼梯底时,我听到门开了。我出前门的时候,他们肯定瞥见了我的身影。

在他们寻找我的前一两分钟,我已经很快地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站在餐厅的开着的窗口里面。我关上窗户,然后打碎了玻璃。紧接着我上了楼,又重新躺在自己的床上。

我估计他们会重新搜查这座房子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仔细盯着任何一具尸体看的。他们只需扯开被单，便会发现我这具尸体早已没有了原先阿姆斯特朗检查时的模样儿。这样就真相大白了。这才正是要发生的事呢。

忘了说了，我将那把手枪放回到隆巴德的住处。有人对在搜查期间手枪藏在哪儿这个问题可能会感兴趣。食橱内放着一大堆罐装食品。最底层的一个，我想里面装的是饼干。我打开它，把手枪固定好，然后用胶带按原样封好。

我估计，而且估计得很准确，谁也不会想到去搜查一堆显然没人动过的食品原料，特别是在堆顶上还放着一大片。

我早就把那挂红窗帘和羊毛线藏起来了。一个平放在客厅的一把椅子座上，上面盖一张擦光印花布；一个呢，我在座垫上剪了一个小孔，将它塞了进去。

现在，我所预料的事情出现了——三个人都很害怕对方，有点儿草木皆兵的味道——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有枪的。我从那座房子的窗户里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当布洛尔孤身一人走过来时，我早已将那个很重的大理石钟举起来。见鬼去吧，布洛尔……

从自己房间的窗户里，我看见维拉·克莱索恩开枪打死了隆巴德。这个姑娘真是胆大勇敢、能随机应变。我总是认为她与他可谓棋逢对手，甚至她还略占上风。隆巴德一被打死，我便在她的卧室里布置开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实验。她意识到自己有罪，杀人之后又处在精神紧张状态，再加上周围有一种让人昏昏欲睡的气氛，这些是否足以引起她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我想会的。我言中了，我站在她的衣柜的近旁，亲眼看见她把自己套进了绞索。

现在该收拾了。我走过去，拿起那把椅子，将它放在靠墙的地方。我开始找那把手枪，最后发现它被这个姑娘掉在楼梯口了。我很小心地保留了枪上她的指纹。

那么现在呢？

我要写完了。我要把它密封进一个瓶子里，然后将这个瓶子抛入大海。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呀，为什么呢？

我的目的就是要发明一桩谁也解不开的谋杀谜。

但是，我现在意识到，面对艺术，没有一个艺术家愿意孤芳自赏的。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一种渴望得到别人认可和赏识的正常心理。

我还是谦虚地承认吧，我有一个让人同情的想法，渴望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何等聪明……

这么说吧，假设黑人岛之谜仍没有解开。当然喽，警察可能要比我认为的聪明得多。毕竟 三条线索呀。第一，警察断定爱德华·塞顿犯了罪。这样，他们就清楚岛上的十个人中必有一个不是杀人犯。接下来就有些似是而非了。从逻辑推理上来讲，这个人必定是真的杀人犯。第二条线索就在那首摇篮曲的第七行诗中，阿姆斯特朗的死与一条"熏鲱鱼"有关。他吃过熏鲱鱼，或者更确切些是熏鲱鱼吞食了他。这就是说，这里面显然预示着某种咒语，然而阿姆斯特朗受了迷惑，结果丧了性命。其实只要对一种可疑迹象仔细推敲

一下就会真相大白，因为当时只有四个人，而在这四个人当中，我显然是惟一一个可能敢唆使他的人。

第三条线索是象征性的，我死亡的方式都标在额头上。亚当的长子该隐曾杀害了他的弟弟。我和他一样犯了杀人罪。

我想，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将瓶子和里边的材料托付给大海后，我就会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躺在床上。我眼镜上系着一条漂亮的黑细绳，但它是有弹性的松紧绳。我俯卧在床上，将门把手用松紧绳绕好，然后，不那么太紧地系在手枪上。我想接下来是这样发生的。

我用包着手帕的手扣动扳机。枪响手落。这把手枪由于有松紧绳拽着，便反弹到门上；又由于受门把手的震动，它就会自动脱离松紧绳，然后掉在地上。这条松紧绳，由于能量释放，就会很容易地从门上掉到身旁的。而掉在地上的手帕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有人就会发现，我整齐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前额被击穿。这与我的那些死者同伙所记载的一模一样。在验尸之前，死亡的时间是很难作出精确判断的。

当海水落潮的时候，救援的船只和渔民便从陆地上赶来了。

他们便会发现十具尸体，还有一个黑人岛上的难解之谜。

（签字）

劳伦斯·沃格雷夫